

列传第四十八

魏知古 卢怀慎 子旻 源乾曜 从孙光裕 光裕子洵
李元紘 杜暹 韩休 裴耀卿 孙佖

魏知古，深州陆泽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长安中，历迁凤阁舍人、卫尉少卿。时睿宗居籓，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擢拜吏部侍郎，仍并依旧兼修国史，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明年，丁母忧去职，服阕授晋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

景云二年，迁右散骑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观，虽属季夏盛暑，尚营作不止。知古上疏谏曰：

臣闻《谷梁传》曰：“古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礼》曰：“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不可兴土功以妨农。”又曰：“季夏行冬令，则风寒不时。”《语》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兴化立理之教，为政养人之本。今陛下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祐。但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国有简册，君举必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如是，则君之所举，可不慎欤！微臣备位谏诤，兼

秉史笔，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臣愚必以为不可。伏愿俯顺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罢功役，收之桑榆。

疏奏不纳。

顷之，又进谏曰：“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自陛下翦除凶逆，君临宝位，苍生颺颺，以为朝有新政。今风教颓替，日甚一日，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员日增。今诸司试及员外、检校等官，仅至二千余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仓之米粟难给。又金仙、玉真等观造作，咸非急务，臣先奏请停，竟仍未止。今岁前水后旱，五谷不熟，若至来春，必甚饥馑。陛下为人父母，欲何方以赈恤？疗饥拯溺，须及其时。又突厥为患，其来自久，本无礼仪，焉有诚信。今虽遣使，来请结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则卑顺，强则骄逆。属草衰月满，弓劲马肥，乘中国饥虚，在和亲际会，倘或窥犯亭障，国家何以防之？臣所论者，事甚急切，伏愿特垂详察。”睿宗嘉其切直，寻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宫，又令兼左庶子。未几，迁户部尚书，余如故。明年，擢拜侍中。

先天元年冬，从上畋猎于渭川，因献诗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未及去，翾飞岂暇翔。非熊从渭水，瑞雀想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是故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予顷向温泉，观省风俗，时因暇景，掩渭而畋，方开一面之罗，式展三驱之礼，躬亲校猎，聊以从禽。岂意卿有箴规，辅予不逮，自非款诚夙著，其

孰能继于此耶？今赐卿物五十段，用申劝奖。”

二年，累封梁国公。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及怀贞诛，赐实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赏犹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预奏其兆。事君之节，良有可嘉，可更赐实封一百户。”其年冬，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事，深以为称职，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选，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挠。镜已澈则妍媸必鉴，衡已举则轻重罔违。朕远闻之，益用嘉叹。今赐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怀。”

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三年卒，时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赠幽州都督，谥曰忠。

知古初为黄门侍郎，表荐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璟、前右内率府骑曹参军柳泽。及知吏部尚书事，又擢用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右补阙封希颜、伊阙尉陈希烈，后咸累居清要，时论以为有知人之鉴。文集七卷。

卢怀慎，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愬，为灵昌令，因徙焉。怀慎少清谨，举进士，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中，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以陈时政得失。今略载其三篇。

其一曰：

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昔子产相郑，更法令，布刑书，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畴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二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教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终有遗爱，流芳史策。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

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或有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望，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礼义未能兴行，风俗未能齐一，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空虚，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教；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力，偷安爵禄，但养资望。陛下虽勤劳之怀，宵衣旰食，然侥幸路启，上下相蒙，共为苟且而已，宁尽至公乎？此国之病也。昔贾谊所谓蹢躅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为膏肓，虽和、缓不能疗，岂蹢躅而已哉！

汉宣帝综核名实，兴理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赐金，以旌其能，而不迁于颍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庾氏，即其后也。《书》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臣望请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者，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劝能。其政绩无闻及犯贪暴者，免归田里。以明圣朝赏罚之信，则万方之人，一变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其二曰：

臣闻《尚书》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义也。又云：“官不必备，惟其才。”又云：“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为官择人之义也。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所在委积，多者数十倍，近古以来未之

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天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亿万，空竭府藏而已，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可胜纪。况边隅未静，兵革犹兴，节用爱人，正在今日，增官广费，岂曰其时？倘水旱成灾，租税减入，水衡无贯朽之蓄，京庾阙流衍之储。或疆场外守，兵车远出；或收茂无岁，赈救在辰。此军国之急务也，陛下将何以济之乎？《书》云：“无轻人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见是图。”此皆慎微之深旨也。

臣窃见员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台阁旧人，或明习宪章，或谙闲政要，皆一时之良干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禄俸，滞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尽其力。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岂其然欤？必有异于此矣。臣望请诸司员外官有才能器识、众共闻知，堪为州牧县宰及上佐者，并请迁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

其三曰：

臣闻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贪人败类，取兴大风。则知冒于宠赂，侮于鰥寡，为政之蠹，莫先于兹。臣窃见内外官人，有不率宪章，公犯赃污，侵牟万姓，剽割蒸人，鞫按非虚，刑宪已及者，或俄复旧资，虽负残削之名，还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岭、碛，微示惩戒，而徇财黷货，罕能俊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闻明主之于万姓也，必暢以平分，而无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奸，恤近遗远矣。凡左降之人，鲜能省过，必怀自弃，长恶滋深。则小州远郡，蛮陬夷落，何负于圣化，独受其弊政乎！昔孟尝廉明，方临合浦；隐之清絜，乃莅番禺。郢都之镇静朔方，耿恭之辑宁疏勒。地则遐僻，

必择贤良，务以宁济为怀，岂以遐荒见隔？况边徼之地，夷夏杂处，负险恃远，易扰难安，弥藉循良，以寄绥抚。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剥蕃部，小则坐致流亡，大则起为盗贼。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况于猾吏乎！其内外官人有犯赃贿推勘得实者，臣望请削迹簪裾，十数年间不许齿录。

《书》云：“旌别淑匿，黜陟幽明。”即其义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奖或未之偏，担赃负贿，侥幸或即蒙升，则赏罚无章，沮劝安寄？浮竞之风转扇，廉耻之行渐隳，其源不塞，为蠹斯甚。

疏奏不纳。累迁黄门侍郎，赐爵渔阳伯。

先天二年，与侍中魏知古于东都分掌选事，寻征还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书。其秋，以疾笃，累表乞骸骨，许之。旬日而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怀慎临终遗表曰：

臣素无才识，叨沐恩荣，待罪枢密，颇积年序。报国之心，空知自竭；推贤之志，终未克申。孤负明恩，夙夜惶惧。臣染疾已久，形神欲离，鳬雁之飞，未为之少，而犬马之志，终祈上闻，其鸣也哀，乞求圣察。

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于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李杰勤苦绝伦，贞介独立，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干时之材，众议推许。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赡，守文奉法，颇怀铁石之心，事上竭诚，实尽人臣之节。卢从愿清贞谨慎，理识周密，始终若一，朝野共知，简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比经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轻，所贬者远。日月虽近，谴责伤深，望垂矜录，渐加进用。

臣窃闻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风、力也；帝尧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裸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贤良者风化之源，得人则庶绩其凝，失士则彝伦攸斁。臣每见陛下忧劳庶政，勤求理道，慎举群司，必期称职，使鹓鹭成列，草泽无遗。故得岁稔时和，政平讼理，比陛下用贤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识天心，瞑目不遥，厚恩未报。黜殡之义，敢不庶几，城郢之言，思布愚恳。

上深嘉纳之。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及车驾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怀慎忠清直道，终始不亏，不加宠赠，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贰伯石。明年，上还京师，因校猎于城南，经怀慎别业，见家人方设祥斋，悯其贫匮，赐绢百匹。仍遣中书侍郎苏颋为其碑文，上自书焉。

子奂，早修整，历任皆以清白闻。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陕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审其能政，于 事题赞而去，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寻除兵部侍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钜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佑先、李朝隐及奂。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银青光禄大夫。经三年，入为尚书右丞，卒。弟弈，亦传清白，历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见《忠义传》。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辅，别有传。

源乾曜，相州临漳人。隋比部侍郎师之孙也。父直心，高宗时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岭南而卒。乾曜举进士，景云中，

累迁谏议大夫。时久废公卿百官三九射礼，乾曜上疏曰：“夫圣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窃以古之择士，先观射礼，以明和容之义，非取一时之乐。夫射者，别正邪，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臣窃见数年已来，射礼便废，或缘所司惜费，遂令大射有亏。臣愚以为所费者财，所全者礼。故孔子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今乾坤再辟，日月贞明，臣望大射之仪，春秋不废，圣人之教，今古常行，则天下幸甚。”乾曜寻出为梁州都督。

开元初，邠王府僚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为王府长史者，太常卿姜皎荐乾曜公清有吏干，因召见与语。乾曜神气清爽，对答皆有伦序，上甚悦之，乃拜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寻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无几，转尚书左丞。四年冬，擢拜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旬日，与姚元之俱罢知政事。

时行幸东都，以乾曜为京兆尹，仍京师留守。乾曜政存宽简，不严而理。尝有仗内白鹰，因纵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丛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之罪，上一切不问之，众咸伏乾曜临事不慑，而能引过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

八年春，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窃见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义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与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从之，于是改其子河南府参军弼为绛州司功，太祝絜为郑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

在枢近，深惟谦挹，恐代官之咸列，虑时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让德，既请外其职，复降资以授。《传》不云乎：‘晋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之人，于是大和。’道之或行，仁岂云远！”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资次处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余人。俄又有上书者，以为“国之执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宠，何以责其尽心？”十年十一月，敕中书门下共食实封三百户，自乾曜及张嘉贞始也。

乾曜后扈从东封，拜尚书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纁、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荐，遂擢用；及皎得罪，为张嘉贞所挤，乾曜竟不救之，议者以此讥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迁太子少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十九年，驾幸东都，乾曜以年老辞疾，不堪扈从，因留京养疾。是年冬卒，诏赠幽州大都督，上于洛城南门举哀，辍朝二日。

乾曜从孙光裕，亦有令誉。历职清谨，抚诸弟以友义闻。初为中书舍人，与杨滔、刘令植等同删定《开元新格》。历刑部户部二侍郎、尚书左丞，累迁郑州刺史，称为良吏。寻卒。光裕子洧，亦早有美称。闺门雍睦，士友推之，历践清要。天宝中，为给事中、荊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访使。及安禄山反，既犯东京，乃以洧为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道采访防御使、摄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为襄州刺史、本州防御守捉使以御之。洧至镇卒。

李元纁，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万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业中屯卫大将军。属关中贼起，炀帝令粲往京城以西

二十四郡逐捕盗贼，粲抚循士众，甚得其心。及义旗入关，粲率其众归附，拜宗正卿，封应国公，赐姓李氏。高祖与之有旧，特蒙恩礼，迁为左监门大将军，以年老特令乘马于宫中检校。年八十卒，谥曰明。祖宽，高宗时为太常卿，别封陇西郡公。父道广，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宽猛折衷，称为善政，存收慰抚，汴州独不逃散。寻入为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累封金城县侯。卒，赠秦州都督，谥曰成。

元纁少谨厚。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时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硞，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纁遂断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大惧太平势，促令元纁改断，元纁大署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竟执正不挠，怀贞不能夺之。俄转好畤令，迁润州司马，所历咸有声绩。开元初，三迁万年县令，赋役平允，不严而理。俄擢为京兆尹，寻有诏令元纁疏决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硞，以害水田，元纁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又历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杨易、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元纁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纁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赐衣一副、绢二百匹。明年，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顷之，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清水男。

元纁性清俭。既知政事，稍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时初废京司职田，议者请于关辅置屯，以实仓禀。元纁建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闲无役，地弃不垦，发闲人以耕弃地，省馈运以实军粮，于是乎有屯田，其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职田，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

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征发丁夫，征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补失，或恐未可。”其议遂止。

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有诏特令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及张说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纁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撰录，遂令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有凭，旧章不坠矣。”从之，乃诏说及吴兢并就史馆修撰。

元纁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得封物，皆散之亲族。右丞相宋璟尝嘉叹之，每谓人曰：“李侍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刘晃之贪冒，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后与杜暹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上不悦，由是罢知政事，出为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户部尚书，仍听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为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赠太子少傅，谥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阳人也。父承志，则天初为监察御史。时怀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属，为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贬，授方义令。累转天官员外郎。既罗织事起，承志恐惧，遂称疾去官而归，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初举明经，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俄授郑尉，复以清节见知。华州司马杨孚，公直士也，深赏重之。寻而孚迁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结罪，孚谓人曰：“若此尉得

罪，则公清之士何以劝矣？”特荐之于执政，由是擢拜大理评事。

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时暹已回至凉州，承诏复往碛西，因入突厥骑施，以究虔瓘等犯状。蕃人赍金以遗，暹固辞不受。左右曰：“公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惊，度碛追之，不及而止。暹累迁给事中，丁继母忧去职。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或荐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夺情擢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单骑赴职。明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

十四年，诏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谒见，又赐绢二百匹、马一匹、宅一区。后与李元纁不叶，罢知政事，出为荊州大都督府长史。又历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为户部尚书，便令扈从入京。行幸东都，诏暹为京留守。暹因抽当番卫士，缮修三宫，增峻城隍，躬自巡检，未尝休懈。上闻而嘉之，赐敕书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干。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肃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宫室，随事修营，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怀也。”俄代李林甫为礼部尚书，累封魏县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余，诏赠尚书右丞相。

暹在家孝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然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时亦矫情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

家视其丧事，内出绢三百匹以赐之。尚书省及故吏赠赙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太常谥曰“贞肃”。右司员外郎刘同升、都官员外郎韦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谥不尽其行，建议驳之。太常博士裴总执曰：“杜尚书往以墨绶受职事，虽云奉国，不得为孝。请依旧为定。”孝友又诣阙陈诉上闻，而更令所司详定，竟谥曰贞孝。

韩休，京兆长安人。伯父大敏，则天初为凤阁舍人。时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诬告，云有逆谋，则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谓大敏曰：“行褒诸李近属，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祸将不细，不可不为身谋也。”大敏曰：“岂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则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构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与知反不告同罪，赐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

休早有词学，初应制举，累授桃林丞。又举贤良。玄宗时在春宫，亲问国政，休对策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为乙第，擢授左补阙。寻判主爵员外郎，历迁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知制诰，出为虢州刺史。时虢州以地在两京之间，驾在京及东都，并为近州，常被支税草以纳闲廐。休奏请均配余州，中书令张说驳之曰：“若独免虢州，即当移向他郡，牧守欲为私惠，国体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许之。休复将执奏，僚吏曰：“更奏必忤执政之意。”休曰：“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执奏获免。岁余，以母艰去职，固陈诚乞终礼，制许之。服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诰，迁尚书右丞。

开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萧嵩举朝贤以代光庭才，嵩盛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务进趋，及拜，甚允当时之望。俄有万年尉李美玉得

罪，上特令流之岭外，休进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得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玉。”上初不许之，休固争曰：“美玉微细犹不容，伯献巨猾岂得不问！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上以其切直，从之。初，萧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荐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与休不叶。宋璟闻之曰：“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其年夏，加银青光禄大夫。十二月，转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二十四年，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重赠太子太师。

子洽、洪、沔、湜，皆有学尚，风韵高雅。洽，天宝初为殿中侍御史卒。洪，为司库员外郎。洽弟浑，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鉞犯法，籍没其家，洽兄浩为万年主簿，捕其资财，有所容隐，为京兆尹鲜于仲通所发，配流循州。洪、沔并坐贬职。后遇赦，量移洪为华州长史。属安禄山反，西京失守，洪陷于贼，贼授官，将见委任，洪与浩及沔、湜、浑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浑及洪子四人并为贼所擒，并命于通衢。洪重交友，籍甚于时，见者掩涕，肃宗闻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赠太常卿。浩赠吏部郎中，浑赠太常少卿。沔，上元中为谏议大夫。湜、洄，别有传。

裴耀卿，赠户部尚书守真子也。少聪敏，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俄补相王府典签。时睿宗在蕃，甚重之，令与掾丘悦、文学韦利器更直府中，以备顾问，府中称为学直。及睿宗升极，拜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

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十三年，为济州刺史。其年，车驾东巡，州当大路，道里绵长，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条理，科配得所。时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耀卿称为知顿之最。又历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

二十年，礼部尚书、信安王祎受诏讨契丹，诏以耀卿为副。俄又令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给之。耀卿谓人曰：“夷虏贪残，见利忘义，今赍持财帛，深入寇境，不可不为备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进，一朝而给付并毕。时突厥及室韦果勒兵邀险，谋劫袭之，比至而耀卿已还。

其冬，迁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

臣闻前代圣王，亦时有忧患，更施惠泽，活国济人，由是苍生仰德，史册书美。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政，小有饥乏，降情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上玄降鉴，当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灾而增辉圣德也。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禀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禀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

万计。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上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或说耀卿请进所省脚钱，以明功利。耀卿曰：“此盖公卿盈缩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宠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余等钱。

明年，迁侍中。二十四年，拜尚书左丞相，罢知政事，累封赵城侯。时夷州刺史杨浚犯赃处死，诏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谏曰：

伏以圣恩天覆，仁育庶类，凡死罪之属，不欲尸诸市朝，全其性命，流窜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狱无冤人，旷古以来，未有斯美。臣愚以为全生免死，诚为至化，有耻且格，为训将来。苟有未安，不敢缄默。

臣以为刺史、县令，与诸吏稍别，人之父母，风化所瞻，一为本部长官，即合终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只施于扶扑徒隶之间，官廕稍高，即免鞭撻。令决杖赎死，诚则已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法至于死，天下共之，刑至于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对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执，人或哀怜，忘其免死之恩，且有伤心之痛，恐非敬官长劝风俗之意。

又杂犯死罪，无杖刑，奏报三覆，然后行决。今非时不覆，决杖便发，倘狱或未尽，又暑热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其处分，不得顺时。将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圣明宽宥之意。前后频在州县，或缘杂犯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时，决杖多死，秋冬已后，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县令于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长之时，所定杖刑，并乞停减。即副陛下好生之德，于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进盖嘉运破突骑施立功还，诏加河西、陇右两节度使，仍令经略吐蕃。嘉运既承恩宠，日夕酣宴，不时赴军。耀卿密上疏曰：“伏见盖嘉运立功破贼，更委两军，以勇果之才，承战胜之势，吐蕃小丑，不足歼夷。然臣近日与其同班，观其举措，精劲勇烈，诚则有余，言气矜夸，恐难成事。莫敖败于蒲骚之役，举趾稍高，《春秋》书之为惩诫。恐其有骄敌之色，臣窃忧之。入秋防边，日月稍逼，接对人吏，须识其宜。今将抚边军，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人吏未识，虽决在一时，恐将非制胜万全之道。况兵未训练，不知礼法，人未怀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于一时，惮严刑于少选，纵威逼而进，因而立功，恐非师出以律，久长之义。又万人性命，决在将军，不得已而行之，凿凶门而即路。今酣宴朝夕，优渥有余，亦恐非爱人忧国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回换，即望速遣进途，仍乞圣恩，勖以严命。”疏奏，上乃促嘉运赴军，竟以无功而还。

天宝元年，改为尚书右仆射，寻转左仆射。一岁薨，年六十三，赠太子太傅，谥曰文献。子综，吏部郎中。综子佶，字弘正，幼能属文。弱冠举进士，补校书郎，判入高等，授蓝田尉。时有诏命畿内诸县城奉天，时严郢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风霆。本曹尉韦重规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请代，役无愆程，当时义之。德宗南狩，佶诣行在，拜拾遗，转补阙。李怀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为意，佶抗议请讨，上深器之，前席慰勉。三迁吏部员外，历驾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会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惨酷驭下，为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后为瘴毒所侵，坚请入觐，拜同州刺史。征入为中书舍人，迁尚征入为中舍人，迁尚书右丞。时兵部尚书李巽兼盐铁使，将以使局置于本行，经构已半，会佶拜命，坚执以为不可，遂令彻之。

巽恃恩而强，时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国子祭酒，寻迁工部尚书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佶清劲温敏，凡所定交，时称为第一流。与郑余庆特相友善，佶歿后，余庆行朋友之服，搢绅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卢怀慎、源乾曜、李元纁、杜暹、韩休、裴耀卿，悉蕴器能，咸居宰辅。或心存启沃，或志在荐贤，或出爱子为外官，或止屯田于关辅，或不受蕃人之赂，或坚劾伯献之奸，或广漕渠以充国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卢、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简书，公孙弘之流也。乾曜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

赞曰：卢、魏、乾曜，弼违进贤。裴、韩、李、杜，远财劾奸。汗简书事，清风肃然。万岁之后，其名不刊。

列传第四十九

崔日用 从兄日知 张嘉贞 弟嘉祐
萧嵩 子华 张九龄 仲方
李适之 子季卿 严挺之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初为芮城尉。大足元年，则天幸长安，路次陕州。宗楚客时为刺史，日用支供顿事，广求珍味，称楚客之命，遍馈从官。楚客知而大加赏叹，盛称荐之，由是擢为新丰尉。无几，拜监察御史。

神龙中，秘书监郑普思纳女后宫，潜谋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争恳至，词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中宗暴崩，韦庶人称制，日用恐祸及己。知玄宗将图义举，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籓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玄宗尝谓曰：“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及讨平韦氏，其夜，令权知雍州长史事。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为相月余，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于中书忿竞，由是转雍

州长史，停知政事。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荊州长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

“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

“玄宗从其议。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手诏答曰：“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且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载怀，复惭夷吾之语。卿洽闻殫见，温故知新，逮此发挥，益彰忠恳。岂非讨蓬山之籍，心不忘于起予；因兰殿之祥，言固深于启沃，朕循环览讽，用慰于怀。今赐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无言不酬之信也。”

寻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开元七年，差降口赋，特下敕曰：“唐元之际，逆党构凶，崔日用当时潜论其事，及于戡翦，实预元谋，而所食之封，后以例减。功既居多，特宜准初食之封，与二百户。”十年，转并州大都督长史。寻卒，时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后又赠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袭。

日用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及先天已后，复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谓人曰：“吾一

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

日用从父兄日知，亦有吏干。景云中为洛州司马。会譙王重福入东都作乱，群臣皆避难逃匿，日知独督率人吏赴留守，与屯营合势讨贼。重福既死，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京兆尹。坐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左迁歙县丞，俄又历迁殿中监。日知素与张说友善，说荐之，奏请授御史大夫，上不许。遂以为左羽林怀大将军，而以河南尹崔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不叶。日知俄迁太常卿。自以历任年久，每朝士参集，常与尚书同列，时人号为“尚书里行”，遂为口实。开元十六年，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寻以年老致仕，卒，谥曰襄。

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乡里。长安中，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荐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之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曰：“以臣草莱而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务，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

开元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加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鄆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祐为忻州刺史。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六年春，嘉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验无状，上将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贞奏曰：“昔者天子听政于上，眴赋矇诵，百工谏，庶人谤，而后天子斟酌焉。今反坐

此辈，是塞言者之路，则天下之事无由上达。特望免此罪，以广谤诵之道。”从之，遂令减死，自是帝以嘉贞为忠。嘉贞又尝奏曰：“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悛。”上以其明辩，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苏頌罢知政事，擢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数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

嘉贞断决敏速，善于敷奏，然性躁自用，颇为时论所讥。时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贞门下共议朝政，时人为之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开元十年，车驾幸东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宅，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嘉贞促所由速其刑以灭口，乃归罪于御史大夫韦抗、中丞韦虚心，皆贬黜之。其冬，秘书监姜皎犯罪，嘉贞又附会王守一奏请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广州都督裴旻先下狱，上召侍臣问当何罪，嘉贞又请杖之。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受诏巡边，中途闻姜皎以罪于朝堂决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应死即杀，应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旻先只宜据状流贬，不可轻又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旻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贞为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为侍郎。及是，说位在嘉贞下，既无所推让，说颇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上又以嘉贞弟嘉祐为金吾将军，兄弟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赃

污事发。张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不得入谒，因出为幽州刺史，说遂代为中书令。嘉贞惋恨，谓人曰：“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复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敕嘉贞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嘉贞既恨张说挤己，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唆共和解之。

明年，坐与王守一交往，左转台州刺史。复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将行，上自赋诗，诏百僚于上东门外饯之。至州，于恆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先是，岳祠为远近祈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十七年，嘉贞以疾请就医东都，制从之。至都，目瞑无所见，上令医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将吕弘泰驰传往省疗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恭肃。

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及在定州，所亲有劝植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皆叹伏。

初，嘉贞作相，荐万年县主簿韩朝宗，擢为监察御史。及嘉贞卒后十数岁，朝宗为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临御已来，所用宰相，皆进退以礼，善始令终，身虽已没，子孙咸在朝廷。唯张嘉贞晚年一子，今犹未登官序。”上亦惻然，遽令召之，赐名延赏，特拜左内率府兵曹参军。德宗朝，位至宰辅，自有传。

嘉祐，有干略，自右金吾将军贬浦阳府折冲，至二十五年，为相州刺史。相州自开元已来，刺史死贬者十数人，嘉祐访知尉迟迥周末为相州总管，身死国难，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经三考，改左金吾将军。后吴兢为鄴郡守，又加尉迟神冕服。自后

郡守无患。

萧嵩，贞观初左仆射、宋国公瑀之曾侄孙。祖钧，中书舍人，有名于时。嵩美须髯，仪形伟丽。初，娶会稽贺晦女，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象先时为洛阳尉，宰相子，门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荣称有相术，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时人未之许。

神龙元年，嵩调补洛州参军。寻而侍中、扶阳王桓彦范出为洛州刺史，见之推重，待以殊礼。景云元年，为醴泉尉。时陆象先已为中书侍郎，引为监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骤迁殿中侍御史。开元初，为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澣同列，皆以嵩寡学术，未异之，而紫微令姚崇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历宋州刺史，三迁为尚书左丞、兵部侍郎。

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节度王君_è恃众每岁攻击吐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_è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又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贼遂引退。无何，君_è又为回纥诸部杀之于巩笔驿，河、陇震骇。玄宗以君_è勇将无谋，果及于难，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嵩乃请以裴宽、郭虚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请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业。又加嵩银青光禄大夫。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嵩乃纵反间于吐蕃，言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复率众攻瓜州，守珪出兵击走之。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冯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临阵斩其副将一人，散走山谷，哭声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悦，乃加嵩同中书门下

三品，恩顾莫比。

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加集贤殿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贺氏入觐拜席，玄宗呼为亲家母，礼仪甚盛。寻又进封徐国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与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及是，玄宗遣嵩择相，嵩以右丞韩休长者，举之。及休入相，嵩举事，休峭直，辄不相假，互于玄宗前论曲直，因让位。玄宗眷嵩厚，乃许嵩授尚书右丞相，令罢相，以休为工部尚书。寻又以嵩子华为给事中。

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师。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坐赂遗中官牛仙童，贬为括州刺史，嵩尝贿仙童，李林甫发之，贬青州刺史。寻又追拜太子太师，嵩又请老。嵩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华时为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皤然就养十余年，家财丰赡，衣冠荣之。天宝八年薨，年八十余，赠开府仪同三司。

子华，天宝末转兵部侍郎。禄山之乱，从驾不及，陷贼，伪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仪与九节度之师渡河攻安庆绪于相州，华潜通表疏，俟官军至为内应。贼伺知之，禁锢华于狱。崔光远收魏州，破械出华。魏人美华之惠政，诣光远请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众南下，子仪惧华复陷，乃表崔光远代华，召至军中。及相州兵溃，华归京，仍以伪命所污，降授试秘书少监。华谨重方雅，绰有家法，人士称之。寻迁尚书右丞。乾元二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选，审象是求，天步未平，庙谟尤切。必资明表，伫以佐时，画一之才，取则不远。

正议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绛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柱国、嗣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公辅成名，承家继业，词标丽则，德蕴谟明。再履宫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阅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贤，更启汉臣之阁，还依日月，佐理阴阳。俾参政于紫宸，用建中于皇极。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时中官李辅国专典禁兵，怙宠用事，求为宰相，讽宰臣裴冕等荐己，华颇拒之，辅国怒。肃宗方寝疾，辅国矫命罢华相位，守礼部尚书，仍引元载代华。肃宗崩，代宗在谅暗，元载希辅国旨，贬华为硤州员外司马，卒于贬所。

衡子复，德宗朝位亦至宰辅。华子恆、悟。恆子俯，大和中宰辅。悟子仿，咸通中宰辅，皆自有传。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时帝未行亲郊之礼，九龄上疏曰：

伏以天才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天命以报所受。故于郊之义，则不以德泽未洽，年谷不登，凡事之故，而阙其礼。《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谓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暂废。汉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于礼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为匡衡、仲舒，古之知礼者，皆谓郊之为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绍休圣绪，其命惟新，御极以来，于今五载，既光太平之业，未行大报之礼，窃考经传，义或未

通。今百谷嘉生，鸟兽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宁。将欲铸剑为农，泥金封禅，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只之心。能事毕行，光耀帝载。况郊祀常典，犹阙其仪，有若怠于事天，臣恐不可以训。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礼，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则圣朝典则，可谓无遗矣。

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

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竟不从。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时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户之事，每有所奏，说多建议违之，融亦以此不平于说。九龄复劝说为备，说又不从其言。无几，说果为融所劾，罢知政事，九龄亦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数承母音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令岁时伏腊，皆得宁觐。

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寻丁母丧归乡里。

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议置屯田，费功无利，竟不能就，罢之。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子拯，伊阙令。禄山之乱陷贼，不受伪命。两京克复，诏加太子右赞善。弟九皋，自尚书郎历唐、徐、宋、襄、广五州刺史。九章，历吉、明、曹三州刺史，鸿胪卿。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曰：“正大厦者

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歿乃称其盛德，节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说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

九皋曾孙仲方，少朗秀。为儿童时，父友高郢见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为国器，吾获高位，必振发之。”后郢为御史大夫，首请仲方为御史。历金州刺史。郡人有田产为中人所夺，仲方三疏奏闻，竟理其冤。入为度支郎中，驳李吉甫谥，吉甫之党恶之，出为遂州司马。稍迁复、曹、郑三郡守。为谏议大夫。时鄆县令崔发因辱小黄门，敬宗赫怒，付台推鞠。及元日大赦，独发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始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由是发得不死，时论美之。大和九年，为京兆尹，将相从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识之。旋诏下许令收葬，得认遗骸，实仲方之力也。是时军人横恣，仲方脂韦，坐不称职，出为华州刺史，改秘书监。开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曰成。

李适之，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孙也。父象，官至怀州别驾。适之神龙初起家拜左卫郎将。开元中，累迁通州刺史，以强干见称。时给事中韩朝宗为按察使，特表荐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转陕州刺史，入为河南尹。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岁余，拜御史大夫。开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节度事。适之以祖得罪见废，父又遭则天所黜，葬礼有阙，上疏请归葬昭陵之阙内。于是下诏追赠承乾为恆山愍王，象为越州都督、郇国公，伯父廙及亡兄数人并有褒赠。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俄拜刑部尚书。适之雅好

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适之心善其言，他日从容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陇右节度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悉与适之善，林甫皆中伤之，构成其罪，相继放逐。适之惧不自安，求为散职。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宜春太守。后御史罗希夷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所，州县且闻希夷到，无不惶骇。希夷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

子季卿，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应制举，登博学宏词科，再迁京兆府鄠县尉。肃宗朝，累迁中书舍人，以公事坐贬通州别驾。代宗即位，大举淹抑，自通州征为京兆少尹。寻复中书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在铨衡数年，转右散骑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识博达，善与人交，襟怀豁如。其在朝以进贤为务，士以此多之。大历二年卒，赠礼部尚书。

孙融，立性严整，善吏事。贞元十年，历官至渭州节度使卒。

严挺之，华州华阴人。叔父方嶷，景云中户部郎中。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元年，制举擢第，授义兴尉。遇姚崇为常州刺史，见其体质昂藏，雅有吏干，深器异之。及崇再入为中书令，引挺之为右拾遗。

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

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发号施令，躬亲大礼，昭布鸿泽，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诚尧、舜、禹、汤之德教也。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谕。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醪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尚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愍然只畏。臣以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颺颺，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复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为四不可也。

《书》曰：“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损其实，崇其虚，驰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前代圣主明王，忽于细微而成过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

圣朝。

上纳其言而止。

时侍御史任知古恃宪威，于朝行诟詈衣冠，挺之深让之，以为不敬，乃为台司所劾，左迁万州员外参军。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时黄门侍郎杜暹、中书侍郎李元纁同列为相，不叶。暹与挺之善，元纁素重宋遥，引为中书舍人。及与起居舍人张垍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复与挺之好尚不同，遥言于元纁。元纁诘暹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国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恶，甚为不取也。”词色俱厉。元纁曰：“小人为谁？”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寻迁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

二十年，毛仲得罪赐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为刑部侍郎，深见恩遇，改太府卿。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灵读之曰：“蒸尝伏猎。”灵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灵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

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

天宝元年，玄宗尝谓林甫曰：“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林甫乃召其弟损之至门叙故，云“当授子员外郎”，因谓之曰：“圣人视贤兄极深，要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请入京就医。”林甫将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闲官就医。”玄宗叹叱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挺之素归心释典，事僧惠义。及至东都，郁郁不得志，成疾。自为墓志曰：“天宝元年，严挺之自绛郡太守抗疏陈乞，天恩允请，许养疾归闲，兼授太子詹事。前后历任二十五官，每承圣恩，尝忝奖擢，不尽驱策，弩蹇何阶，仰答鸿造？春秋七十，无所展用，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寝疾，终于洛阳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礼也。尽忠事君，叨载国史，勉拙从仕，或布人谣。陵谷可以自纪，文章焉用为饰。遗文薄葬，敛以时服。”挺之与裴宽皆奉佛。开元末，惠义卒，挺之服缌麻送于龛所。宽为河南尹，僧普寂卒，宽与妻子皆服缌经，设次哭临，妻子送丧至嵩山。故挺之志文云“葬于大照塔侧”，祈其灵祐也。挺之素重交结，有许与，凡旧交先歿者，厚抚其妻子，凡嫁孤女数十人，时人重之。

子武，广德中黄门侍郎、成都尹、剑南节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会三思，以取高位，预讨韦氏，遂握重权。自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信矣。与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语也。张嘉贞虽不立田园，奈急于势利，朋比近习，杖姜皎、仇先，非中立之士也。萧嵩位极中令，异政无闻，树破虏之勋，真致远之器。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适之临下虽简，在公克勤，惜乎不得

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宫僚。虽富贵在天，穷达有命，彼林甫者，诚可投畀豺虎也。

赞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无守，嘉贞近名。嵩、龄、适、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

列传第五十

尹思贞 李杰 解琬 毕构 苏珣 子晋

郑惟忠

王志愔 卢从愿 李朝隐 裴淮 从祖 弟宽

王丘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也。弱冠明经举，补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赃万计，竟论杀之，远近称庆，刻石以纪其事，由是知名。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三迁殿中少监，检校洛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作乱，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独无惊扰，则天降玺书褒美之。

长安中，七迁秋官侍郎，以忤张昌宗被构，出为定州刺史，转晋州刺史。寻复入为司府少卿。时卿侯知一亦厉威严，吏人为之语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笔。”其为人所伏若此。寻加银青光禄大夫。于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门加桀戟，时人异焉。

神龙初，为大理卿，时武三思擅权，御史大夫李承嘉附会之。壅州人韦月将上变，告三思谋逆，中宗大怒，命斩之。思贞以发生之月，固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有敕决杖配流岭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贞又固争之。承嘉希三思旨，托以他事，不许思贞入朝廷。谓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顾宪章，附托奸臣，以图不轨，将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境内有蚕一年四熟者，黜陟使、

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见蜚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于此乎！”特表荐之。思贞前后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简为政，奏课连最。

睿宗即位，征为将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时左仆射窦怀贞兴造金仙、玉真两观，调发夫匠，思贞常节减之。怀贞怒，频诘责思贞，思贞曰：“公职居端揆，任重弼谐，不能翼赞圣明，光宣大化，而乃盛兴土木，害及黎元，岂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谮，轻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请从此辞。”拂衣而去，阖门累日，上闻而特令视事。其年，怀贞伏诛，乃下制曰：“国之副相，位亚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宪？将作大匠尹思贞，贤良方正，硕儒耆德，刚不护缺，清而畏知，简言易从，庄色难犯。征先王之体要，敷衽必陈；折佞臣之怙权，拂衣而谢。故以事闻海内，名动京师，鹰隼是击，豺狼自远。必能条理前弊，发挥旧章，宜承弄印之荣，式允登车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长史，迁户部尚书，转工部尚书。以老疾累表请致仕，许之。开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赠黄门监，谥曰简。

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杰少以孝友著称，举明经，累迁天官员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当时之誉。神龙初，累迁卫尉少卿，为河东道巡察黜陟使，奏课为诸使之最。开元初，为河南尹。杰既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先是，河、汴之间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绩。

寻代宋璟为御史大夫。时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其妹婿杨仙玉因于里巷遇杰，遂殴击之，上大怒，令斩昕等。散骑

常侍马情素以为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下敕曰：“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长孙昕、杨仙玉等凭恃姻戚，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累陈表疏，固有诚请，以阳和之节，非肃杀之时，援引古今，词义恳切。朕志从深谏，情亦惜法，宜宽异门之罚，听从枯木之毙。即宜决杀，以谢百僚。”

杰明年以护桥陵作，赐爵武威子。初，杰护作时，引侍御史王旭为判官。旭贪冒受赃，杰将绳之而不得其实，反为旭所构，出为衢州刺史。俄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又为御史所劾，免官归第。寻卒，赠户部尚书。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应幽素举，拜新政尉，累转成都丞。因奏事称旨，超迁监察御史，丁忧离职。则天以琬识练边事，起复旧官，令往西域安抚夷虏，抗疏固辞。则天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恳切，固辞权夺之荣，乞就终忧之典。足可以激扬风俗，敦奖名教，宜遂雅怀，允其所请。仍令服阕后赴上。”

圣历初，迁侍御史，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悦，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西域安抚使。琬素与郭元振同官相善，遂为宗楚客所毁，由是左迁沧州刺史。为政务存大体，甚得人和。景龙中，迁右台御史大夫，兼持节朔方行军大总管。琬前后在军二十余载，务农习战，多所利益，边境安之。

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琬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肥乡令韦景骏、普安令于处忠等校料三城兵募，于是减十万人，奏罢之。寻授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赐爵济南县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乞，不待报而去。优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禄准品全给。寻降玺书劳之曰：“卿

器局坚正，才识高远，公忠彰其立身，贞固足以干事。类张骞之出使，同魏绛之和戎。职綰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为国老。顷者，顾斯侧景，愿言勇退，深惜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请。然章疏频上，雅怀难夺。今知脱屣归闲，拂衣高谢，固可以激励颓俗，仪刑庶僚。永言终始，良可嘉尚。宜善摄养，以介期颐。”

未几，吐蕃寇边，复召拜左散骑常侍，令与吐蕃分定地界，兼处置十姓降户。琬言吐蕃必潜怀叛计，请预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严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竟为支兵所击走之。俄又表请致仕，不许，迁太子宾客。开元五年，出为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余。

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构少举进士。神龙初，累迁中书舍人。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由是武三思恶之，出为润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景云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魏县男。顷之，复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历州府，咸著声绩，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睿宗闻而善之，玺书劳曰：

我国家创开天地，再造黎元，四夷来王，万邦会至，置州立郡，分职设官。贞观、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渐替。征赋将急，调役颇繁，选吏举人，涉于浮滥。省阁台寺，罕有公直，苟贪禄秩，以度岁时。中外因循，纪纲弛紊，且无惩革，弊乃滋深。为官既不择人，非亲即贿；为法又不按罪，作孽宁逃？贪残放手者相仍，清白洁己者斯绝。盖由赏罚不举，生杀莫行。更以水旱时乖，边隅未谧，日损一日，征敛不休，大东小东，杼轴为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

昔闻当官，以留犊还珠为上。今之从职，以充车联驷为能。或交结富家，抑弃贫弱；或矜假典正，树立腹心。邑屋之间，囊筐俱委，或地有椿干梓漆，或家有畜产资财，即被暗通，并从取夺。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绳，粗杖大枷，动倾性命，怀冤抱痛，无所告陈。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贵要所嘱，未能不避权豪；或有亲故在官，又罕绝于颜面。载驰原隰，徒烦出使之名；安问狐狸，未见埋车之节。扬清激浊，泾、渭不分；嫉恶好善，萧、兰莫别。官守既其若此，下人岂以聊生。数年已来，凋残更甚。

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并能尽节似卿如此，百郡何忧乎不理，万人何虑乎不安？卿当益坚，勿为后顾。朕嘉卿直道，今赐袍带并衣一副。

寻拜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并遥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遇疾，上手疏医方以赐之。时议户部尚书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寻卒，赠黄门监，谥曰景。

构初丧继母时，有二妹在襁褓，亲加鞠养，咸得成立。及构卒，二妹号绝久之，以抚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并为当时所称。栩官至荆州司马。

苏珣，雍州蓝田人。明经举，累授鄆县尉。雍州长史李义琰召而谓曰：“鄆县本多诉讼，近日遂绝，访问果由明公为其疏理。”因顾指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迟暮所见耳。”

垂拱初，拜右台监察御史。时则天将诛韩、鲁等诸王，使珣按其密状，珣讯问皆无征验。或诬告珣与韩、鲁等同情，则天召见诘问，珣抗议不回。则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朕

当别有驱使，此狱不假卿也。”遂令珣于河西监军。五迁右司郎中。时御史王弘义托附来俊臣，构陷无罪，朝廷疾之。尝受诏于虢州采木，役使不节，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义竟以坐黜。珣寻迁给事中，累授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时有诏白司马坂营大像，糜费巨亿，珣以妨农，上疏切谏，则天纳焉。

神龙初，武三思擅权，韦月将告三思将有逆谋，反为三思所构，中宗令斩之。珣奏非时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转为右御史大夫。寻出为岐州刺史，复为右台大夫。会节愍太子败，诏珣穷其党与。时睿宗在藩，为得罪者所引，珣因辩析事状，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为户部尚书，赐爵河内郡公。寻授太子宾客、检校詹事，以年老致仕。开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赠兖州都督，谥曰文。子晋，亦知名。

晋，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叙、秘书少监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弱冠举进士，又应大礼举，皆居上第。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晋亦数进谏言，深见嘉纳。俄出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辞职归侍，许之。父卒后，历户部侍郎，袭爵河内郡公。开元十四年，迁吏部侍郎。时开府宋璟兼尚书事，晋及齐澣递于京都知选事，既糊名考判，晋独多赏拔，甚得当时之誉。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书事，每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硃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甚不悦，遂出为汝州刺史。三迁魏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入为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初，晋与洛阳人张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并以学业著名。循之，则天时上书忤旨被诛。仲之，神龙中谋杀武三思，为友人宋之璵所发，下狱死。晋厚抚仲之子渐，有如己子，教

之书记，为营婚宦。及晋卒，渐制犹子之服，时人甚以此称之。

郑惟忠，宋州宋城人也。仪凤中，进士举，授并陞尉，转汤阴尉。天授中，应举召见，则天临轩问诸举人：“何者为忠？”诸人对不称旨。惟忠对曰：“臣闻忠者，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曰：“善。”授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累迁水部员外郎。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谓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寻加朝散大夫，再迁凤阁舍人。

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以习俗，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耶？”遂寝。无何，守大理卿。节愍太子与将军李多祚等举兵诛武三思，事变伏诛。其诬误守门者并配流，将行，有韦氏党与密奏请尽诛之。中宗令推断，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若更改推，必递相惊恐，则反侧之子，无由自安。”敕令百司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节赈给河北道，仍黜陟牧宰。还，敷奏称旨，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荥阳县男。开元初，为礼部尚书，转太子宾客。十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进士擢第。神龙年，累除左台御史，加朝散大夫。执法刚正，百僚畏惮，时人呼为“皁雕”，言其顾瞻人吏，如雕鸮之视燕雀也。寻迁大理正，尝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则人无所禁。窃见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纵罪为宽恕，以守文为苛刻。臣滥执刑典，实恐为众所谤。”遂表上所著《应正论》以见志，其词曰：

尝读《易》至“萃，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已独处正。异操而聚，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

引，然后乃吉而无咎。”王肃曰：“六二与九五相应，俱履贞正。引由迎也，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尝不辍书而叹曰：“居中履正，事之常体，见引无咎，道亦宜然。”

有客闻而惑之，因谓仆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宪，不务和同。处正之志虽存，见引之吉谁应？行之不已，余窃惧焉。

仆敛襟降阶揖而谢曰：补遗阙于袞职，用忠说为己任，以蒙养正，见引获吉，应此道也，仁何远哉！昔咎繇谟虞，登朝作士，设教理物，开训成务。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终贼刑，刑故无小。于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无刑，人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故孔子叹其政曰：“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此非明辟执法，大人见引之应乎？季孙行父之事君也，举窃宝之愆，黜授邑之赏，明善恶而纠慝，议僭赏以塞违。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时君不以为嫌，此非己独处正，应正而无咎。观鱼于棠，臧伯正色；赂鼎在庙，哀伯抗词。言者得尽其忠，闻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称臧氏之正，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非异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绛理直，晋侯乃复其位；邾人辞顺，赵盾不伐其国。此非正体未变，为吉所迎者乎？

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应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交战于谏正之门，怀疑乎语默之境，惧独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践义，其动也直，其正也方。维正直而是与，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

《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则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释私论》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归于体正而

已矣。《礼记》曰：“刑者俚也，俚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轻重设比，是则桥前惊马，用希旨论人，苑中猎兔，以从欲废法。理有违而合道，物贵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

昔任延为武威太守，汉帝诫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任延雅奏，汉主是其言。此则归正不回，乖旨顺义，不以忤怀见忌，斯亦违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见梁丘据曰：“据与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是以济盐梅以调羹，乃适平心之味；献可否而论道，方恢政体之节。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贵和而不同。刘曼山辩和同之义，有旨哉！若以不同见讥，未敢闻诲。

客曰：和同乖训，则已闻之。援法成而不变者，岂恤狱之宽宪耶？《书》曰：“御众以宽。”《传》曰：“宽则得众。”若以严统物，异乎宽政矣。

对曰：刑赏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宽，是谓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上也。”然则匪人臣所操。后魏游肇之为廷尉也，魏帝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是知宽恕是君道，曲从非臣节。人或未达斯旨，不料其务，以平刑为峻，将曲法为宽，谨守宪章，号为深密。《内律》：“释种亏戒，一诛五百人，如来不救其罪。”岂谓佛法为残刻耶？老子《道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岂谓道教为凝峻耶？《家语》曰：“王者之诛有五，而寝盗不预焉。”即心辩言伪之流。《礼记》亦陈四杀，破律乱名之谓。岂是儒家执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谛，

重玄猷，存天纲，立人极也。

然则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齐众惟刑，百王所以垂范；析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务掌宪决平，斯廷尉之职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妇子嘻嘻，终吝。”严于其家，可移于国。昔崔实达于理而作《政论》，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政论》一通，置诸坐侧。”其大抵云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然则称严者不必逾条越制，凝网重罚，在于施隐括以矫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罚轻无舍，人不易犯，防之难越故也。但人慢吏浊，伪积赃深，而曰以宽理之，可以无过。何异乎命王良御驛，舍衔策于奔踦；请俞跗攻疾，停药石于肤腠！适见秋驾转逸，膏肓更深，医人仆夫，何功之有？

又谓仆曰：成法而变，唯帝王之命欤？对曰：何为其然也？昔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论。左右为言，武帝垂涕叹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亲故诬先帝子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仆射杨素奏言：“王，陛下爱子，请舍其过。”文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我是五儿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乎？我安能亏法！”卒不许。此是帝王操法，协于礼经不变之义。况于秋官典职，司寇肃事，而可变动者乎！我皇睿哲登图，高视岩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辑穆庙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华，庶绩其凝，众工咸理。聚以正也，仆幸利见大人；引其吉焉，期养正于下位。中正是托，予何惧乎？

夫君子百行之基，出处二途而已。出则策名委质，行直道以事人，进善纳忠，仰太阶而缉政。谔谔其节，思为社稷之臣；蹇蹇匪躬，愿参柱石之任。处则高谢公卿，孝友扬名，是亦为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贞，行藏事业，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

泛，天下悠悠，执驭为荣，扫门自媚，拜尘邀势，括囊守禄，从来长息，以为深耻。客乃逡巡不对，遂无以间仆也。

中宗览而嘉之。稍迁驾部郎中。

景云元年，累转左御史中丞，寻迁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齐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几，迁汴州刺史，仍旧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极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赐实封一百户。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出为魏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迹，境内肃然。久之，召拜刑部尚书。

开元九年，上幸东都，令充京师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及左右屯营押官谋反。夜半时拥左屯营兵百余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将杀志愔，志愔逾墙避贼。俄而屯营兵溃散，翻杀梁山等五人，传首东都，志愔遂以骇卒。

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自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著姓。冠明经举，授绛州夏县尉，又应制举，拜右拾遗。俄迁右肃政监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抚使，奉使称旨，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中书舍人。

睿宗践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后，选司颇失纲纪，从愿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摘发其事。典选六年，前后无及之者。上嘉之，特与一子太子通事舍人。从愿上疏乞回恩赠父，乃赠其父吉阳丞敬一为郑州长史。初，高宗时裴行俭、马载为吏部，最为称职。及是，从愿与李朝隐同时典选，亦有美誉。时人称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上尽召新授县令，一时于殿庭策试，考入下第者，一切放归学问。从愿以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玺书劳问，赐绢百匹。无几，入为工部侍郎，转尚书左丞。又与杨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定《开元后格》迁中书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令东都留守。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韦抗为刑部尚书。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后咸称允当。

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获田户之功，本司校考为上下，从愿抑不与之。融颇以为恨，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其后，上尝择堪为宰相者，或荐从愿，上曰：“从愿广占田园，是不廉也。”遂止不用。从愿又因早朝，途中为人所射，中其从者，捕贼竟不获。时议从愿久在选司，为被抑者所讎。

十六年，东都留守。时坐子起居郎论粟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再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谷贵，敕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以救饥馑。使回，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书，听致仕，给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余，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李朝隐，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龙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愔奏请诛之，敕大理结其罪。朝隐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时裴谈为大理卿，异笔断斩，仍籍没其家，朝隐由是忤旨。中宗令贬岭南恶处，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奏曰：“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为闻喜令。

寻迁侍御史，三迁长安令，有宦官阎兴贵诣县请托，朝隐

命拽出之。睿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曰：“夫不吐刚而谄上、不茹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践雷必绳、登车无屈者，正人之务也。长安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称遗直，复见于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阅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绢百匹。”七迁绛州刺史，兼知吏部选事。

开元二年，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转同州刺史。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时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害平人，朝隐曰：“此而不绳，何以为政？”执而杖之。上闻，又降敕书慰勉之。

十年，迁大理卿。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

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

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应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发德音，普标殊泽，杖者既听减数，流者仍许给程。天下颺颺，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岂于一人，独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心，诋讪无贪之宝，家盈黷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绵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朝隐俄转岐州刺史，母忧去官。起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抗疏固辞，制许之。朝隐性孝友，时年已衰暮，在丧尤加毁瘠。明年，制又起为扬州长史，不获已而就职，复入为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朝隐素有公直之誉，每御史大夫缺，时议咸许之。及居其职，竟无所纠劾，唯烦于细务，时望由是稍减。俄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广州事，仍摄御史大夫，充岭南采访处置使。明年，卒于岭外，年七十，赠吏部尚书，官给灵輿，兼家口给递还乡，谥曰贞。

裴淮，绛州闻喜人也。世为著姓。父琰之，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时年少，美容仪，刺史李崇义初甚轻之。先是，

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崇义促琰之使断之，琰之命书吏数人，连纸进笔，斯须剖断并毕，文翰俱美，且尽与夺之理。崇义大惊，谢曰：“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是大知名，号为“霹雳手”。后为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颂之。历任仓部郎中，以老疾废于家。

淮色养劬劳，十数年不求仕进。父卒后，应大礼举，拜陈留主簿，累迁监察御史。时吏部侍郎崔湜、郑愔坐赃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淮同鞠其狱。安乐公主及上官昭容阿党湜等，淮竟执正奏其罪，甚为当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

太极元年，睿宗为金仙、玉真公主造观及寺等，时属春旱，兴役不止。淮上疏谏曰：

臣谨案《礼记》春、秋令曰：无聚大众，无起大役，不可兴土功，恐妨农事。若号令乖度，役使不时，则加疾疫之危，国有水旱之灾，此五行之必应也。今自春至夏，时雨愆期，下人忧心，莫知所出。陛下虽降哀矜之旨，两都仍有寺观之作，时旱之应，实此之由。且春令告期，东作方始，正是丁壮就功之日，而土木方兴，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蚕妾，饥寒之源。故《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岁三筑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时作南门，劳人兴役”。陛下每以万方为念，睿旨殷勤，安国济人，防微虑远。伏愿下明制，发德音，顺天时，副人望，两京公私营造及诸和市木石等并请且停，则苍生幸甚。农桑失时，户口流散，纵寺观营构，岂救黎元饥寒之弊哉！

疏奏不报。寻转兵部侍郎，以铨叙平允，持授一子为太子通事舍人。

开元五年，迁吏部侍郎，典选数年，多所持拔。再转黄门侍郎，代韦抗为御史大夫。淮早与张说特相友善，时说在相位，

数称荐之。淮又善于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书，寻转太子宾客。淮家世俭约，既久居清要，颇饰妓妾，后庭有绮罗之赏，由是为时论所讥。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余，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淮从祖弟宽。宽父无晦，袁州刺史。宽通略，以文词进，骑射、弹棋、投壶特妙。景云中，为润州参军，刺史韦铕为按察使，引为判官，清干善于剖断，铕重其才，以女妻之。后应拔萃，举河南丞。再转为长安尉。时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转太常博士。礼部拟国忌之辰享庙用乐，下太常，宽深达礼节，特新意，以为庙尊忌卑则登歌，庙卑忌尊则去龠。中书令张说谓宽明识，举而行之。再迁为刑部员外郎。有万骑将军马崇正昼杀人，时开府、霍国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将鬻其狱，宽执之不回。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累年专见委任，嵩加中书令，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黄门侍郎知政事，扈从出关，知江淮转运，于河阴置仓，奏宽为户部侍郎，为其副。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于东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对，甥侄皆有休憩所，击鼓而食，当世荣之。选吏部侍郎，及玄宗还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改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年，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玄宗赋诗而饯之，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

天宝初，除陈留太守，兼采访使。寻而范阳节度李适之入为御史大夫，除宽范阳节度兼采访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时北平军使乌承恩恃以蕃酋与中贵通，恣求货贿，宽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人，宽悉命归之，故夷夏

感悦。

三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刑部尚书裴敦复讨海贼回，颇张贼势，又广叙功以开请托之路，宽尝几微奏之。居数日，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李林甫惧其入相，又恶宽与李适之善，乃呼裴敦复，且以宽之语告之。敦复使气性疏，与宽素不相下，以为林甫推诚于己，因愿结之，且诉其冤。先是，宽以亲故名嘱敦复，求请军功。至是敦复气愤发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无后于人。”寻而敦复扈从幸温泉宫，宽在京城未发。遇有敦复下军将程藏曜、郎将曹鉴。鉴，郴州富人；藏曜，岭南首领之子。皆有他事，与人诣台告诉，宽受其状，捕鉴等鞠之。敦复判官太常博士王悦闻之，谓宽求其过，连夜诣汤所以告。敦复大惧，促装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赂于贵妃姊杨三娘。杨氏遽为言之，明日贬宽为睢阳太守。

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及韦坚构祸，宽又以亲累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林甫使罗希夷南杀李适之，紆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宽叩头祈请，希夷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累迁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转冯翊太守，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诏赠太子少傅，赙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入台省、典郡者五人。

宽歿之后，弟珣为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以执父丧，将投阙庭，恐累其母，乃诣河东节度诉诚而退。后在母忧，又陷史思明，授其伪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时，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东道租庸判官。

王丘，光禄卿同皎从兄子也。父同暄，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举擢第，时类皆以诵经为课，丘独以属文见擢，由是知名。弱冠，又应制举，拜奉礼郎。丘神气清古，而志行修洁，尤善词赋，族人左庶子方庆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称荐之。长安中，自偃师主簿擢第，拜监察御史。

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已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其后席豫、严挺之为其次焉。三迁紫微舍人，以知制诰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转吏部侍郎。典选累年，甚称平允。擢用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称一时之秀。俄换尚书左丞。

十一年，拜黄门侍郎。其年，山东旱俭，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制曰：“昔咎繇与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载，乾乾夕惕，无忘一日。而长吏或不称，苍生或未宁，深思循良，以矫过弊，仍重诸侯之选，故自朝廷始之。”于是以丘为怀州刺史，又以中书侍郎崔沔等数人皆为山东诸州刺史。至任，皆无可称，唯丘在职清严，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选事，入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服阕，拜右散骑常侍，仍知制诰。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书令萧嵩与丘有旧，将荐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辞，且盛推尚书右丞韩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荐丘代崔琳为御史大夫。丘既讷于言词，敷奏多不称旨。俄转太子宾客，袭父爵宿预男，寻以疾拜礼部尚书，仍听致仕。

丘虽历要职，固守清俭，未尝受人馈遗，第宅舆马，称为敝陋。致仕之后，药饵殆将不给。上闻而嘉叹，下制曰：“王

丘夙负良材，累升茂秩，比缘疾疹，假以优闲。闻其家道屡空，医药靡给，久此从宦，遂无余资。持操若斯，古人何远！且优贤之义，方册所先，周急之宜，沮劝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并宜全给，式表殊常之泽，用旌贞白之吏。”天宝二年卒，赠荆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兴，绵历年所，骨鲠清廉之士，怀忠抱义之臣，台省之间，驾肩接武。但时有夷险，道有污隆，用与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杰、毕构、苏珣、郑惟忠、王志愔、卢从愿、裴漼、王丘并位历亚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贞、李朝隐折李承嘉、窦怀贞，辱阎兴贵、赵常奴，诗人所谓不畏强御者也。解琬总兵朔野，料敌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兹亦有足多也。

赞曰：尚书亚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谁称职？杰、构、珣、忠，能竭其力。愔、愿、漼、丘，聿修厥德。贞蔑大僚，隐绳贵戚。琬驰令名，燕、蜀之北。

列传第五十一

李义 薛登 韦凑从 子虚心 虚舟

韩思复 曾孙欽

张廷珪 王求礼 辛替否

李义，本名尚真，赵州房子人也。少与兄尚一、尚贞俱以文章见称，举进士。景龙中，累迁中书舍人。时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赎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义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伏以圣慈含育，恩周动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鳞介之微品。虽云雨之私，有霑于末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殫。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于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困贫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义知制诰凡数载。景云元年，迁吏部侍郎，与宋璟、卢从愿同时典选，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寻转黄门侍郎。时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观，义频上疏谏，帝每优容之。开元初，特令义与中书侍郎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谏昌言可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义在门下，多所驳正。开元初，姚崇为紫微令，荐义为紫微侍郎，外托荐贤，其实引在己下，去其纠驳之权也。俄拜刑部尚书。义方雅有学识，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会病卒。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为一集，号曰《李氏花萼集》，总二十卷。

薛登，本名谦光，常州义兴人也。父士通，大业中为鹰扬郎将。江都之乱，士通与乡人闻人嗣安等同据本郡，以御寇贼。武德二年，遣使归国，高祖嘉之，降玺书劳勉，拜东武州刺史。俄而辅公祐于江都构逆，遣其将西门君仪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战，大破之，君仪等仅以身免。及公祐平，累功封临汾侯。贞观初，历迁泉州刺史，卒。

谦光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证验，有如目击。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阍中主簿。天授中，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谦光上疏曰：

臣闻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猛。子产受国人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止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而益信，行间毁而无疑，此由默而识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八元而庶绩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多

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祇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缙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革于故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文，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材，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白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戈戈，荣高物表，校量其广狭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辞；循常之人，舍其疏而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

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己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里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而窃级，假其不义之赂，则是无犯乡闾。岂得比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赏拔，夏少名高，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撿；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自解。八难之谋设，高祖追惭于酈生；九拒之计穷，公输息心于伐宋。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自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较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立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幸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

“此取人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

云之策，练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赋《甘泉》稟中军而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无负乘之忧。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自然朝廷无争禄之人，选司有谦撝之士。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见贤不隐，食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硃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

寻转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属宣州狂寇硃大目作乱，百姓奔走，谦光严备安辑，阖境肃然。转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再迁尚书左丞。景云中，擢拜御史大夫。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谦光将加弹奏，或请寝之，谦光曰：“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遂与殿中慕容珣奏弹之，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岐州刺史。惠范既诛，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为东都留守，又转太子宾客。以与太子同名，表请行字，特敕赐名登。寻以孽子悦千牛为宪司所劾，放归田里。朝廷以其家贫，又特给致仕禄。七年卒，年七十三，赠晋州刺史。撰《四时记》二十卷。

韦湊，京兆万年人。曾祖瓚，隋尚书右丞。祖叔谐，蒲州

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长史。奏，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参军，累转扬府法曹参军。州人前仁寿令孟神爽豪纵，数犯法，交通贵戚，前后官吏莫敢绳按，奏白长史张潜，请因事除之。会神爽坐事推问，奏无所假借，神爽妄称有密旨，究问引虚，遂杖杀之，远近称伏。奏，景龙中历迁将作少匠、司农少卿。尝以公事忤宗楚客，出为贝州刺史。

睿宗即位，拜鸿胪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转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时改葬节愍太子，优诏加谥；又雪李多祚等罪，还其官爵，仍议更加赠官。奏上书曰：

臣闻王者发号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纲攸叙，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恶恶著也。善善者，悬爵赏以劝之也；恶恶者，设刑罚以惩之也。其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所以劝诫将来也。斯并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获用，管、蔡为戮。谥者，臣议其君，子议其父，而曰“灵”曰“厉”者，不敢以私而乱大猷也，则其馀安可失衷哉！

臣窃见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斩关，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骑腾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门，亲降德音，谕以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俄而其党悔非，转逆为顺，或回兵讨贼，或投状自拘。多祚等伏诛，太子方事逃窜。向使同恶相济，天道无征，贼徒阙倒戈之人，侍臣亏陛戟之卫，其为祸也，胡可忍言！于时臣任将作少匠，赐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见供奉官等，雨泪谓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为危惧，不亦甚乎！而今圣朝雪罪礼葬，谥为节愍，以臣愚识，窃所惑焉。

夫臣子之礼，严敬斯极，故过位必趋，蹙路马刍有诛。昔汉成之为太子也，行不敢绝驰道。当周室之衰微也，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王孙满犹以其不卷甲束兵，讥其无礼，

知其必败。由是言之，则太子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悖礼已甚矣，况将更甚乎。而可褒谥，此臣所未谕也。以其斩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竟为逆，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将废韦氏而嘉之乎？然韦氏逆彰义绝，虽诛之亦可也。当此时也，韦氏未有逆彰，未有义绝，于太子为母，岂有废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废之，是劫父废母，亦悖逆也，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纣之行，臣子无废杀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灵，庙号中宗，谥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献公惑骊姬之谮，将杀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君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缢。其行如是，其谥仅可为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汉武帝末年，江充与太子有隙，恐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为奸，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以诬太子。时武帝避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纳其少傅石德谋，遂矫节斩充，因败逃匿。非称兵诣阙，无逆谋于父，然身死于湖，不葬无谥。至昭帝时，有男子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制使公卿识视，至者莫敢发言。京兆尹隗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

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制狱。天子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者。”及后太子孙立为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获礼葬，而谥曰戾。今节愍太子之行比之，岂可同年而语。其于陛下，又犹子也，而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项羽之臣丁公，常将危汉高祖，高祖谓之曰：“二贤岂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灭项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义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诫其后之事君者。今节愍太子之为逆，复非欲保护陛下，其可褒谥乎？此又臣之所未谕也。

陛下天纵圣哲，所任贤明，以臣至愚，宁可干议？然臣又惟尧、舜，圣君也，八凯、五臣，良佐也，犹广听刍蕘之言者，盖为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臣辄缘斯义，敢以陈闻，愿得与议谥者对议于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谤圣政之罪，赴鼎镬之诛。仍请申明义以示天下，使臣辈愚惑者咸蒙冰释，则无复异议矣。若所谥未当，奈何施之圣朝，垂之史册，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是开悖乱之门，岂示将来之法！伏望改定其谥，务合礼经。其李多祚等罪，请从宥免，不谓为雪，以顺天下之心，则尽善尽美矣。

书奏，睿宗引奏谓曰：“诚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动？”奏曰：“太子实行悖逆，不可褒美，请称其行，改谥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无罪，只可云放，不可称雪。”帝然其言。当时执政以制令已行，难于改易，唯多祚等停赠官而已。

明年春，起金仙、玉真两观，用工巨亿。奏进谏曰：“陛下去夏，以妨农停两观作，今正农月，翻欲兴功。虽知用公主钱，不出库物，但土木作起，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

利，舍农受雇，弃本逐末。臣闻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臣窃恐不可。”帝不应。奏又奏曰：“日阳和布气，万物生育，土木之间，昆虫无数。此时兴造，伤杀甚多，臣亦恐非仁圣本旨。”睿宗方纳其言，令在外详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谓奏曰：“公敢言此，大是难事。”奏曰：“叨食厚禄，死且不辞，况在明时，必知不死。”寻出为陕州刺史，无几，转汝州刺史。开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征料夫匠。奏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兴功，飞表极谏，工役乃止。寻迁岐州刺史。

四年，入为将作大匠。时有敕复孝敬庙为义宗，奏上书曰：

臣闻王者制礼，是曰规模，规模之兴，实由师古。师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与实，故当相副。其在宗庙，礼之大者，岂可失哉！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庙，百代不毁。故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汉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后代有称宗者，皆以方制海内，德泽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毁。称宗之义，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圣道诚冠于储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庙称宗，恐非合礼。况别起寝庙，不入昭穆，稽诸祀典，何义称宗？而庙号义宗，称之万代，以臣庸识，窃谓不可。陛下率循典礼，以辟大猷，有司所议，以致此失，或亏尽善，岂不惜哉！望更详议，务合于礼。

于是敕太常议，遂停义宗之号。

奏前后上书论时政得失，多见采纳。再迁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转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赠幽州都督，谥曰文。子见素，自有传。奏从子虚心。

虚心父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举进士。自大理丞累至

户部郎中，善于剖判，时员外郎宋之问工于诗，时人以为户部有二妙。终于左庶子。虚心举孝廉，为官严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龙年，推按大狱，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意欲宽假，虚心坚执法令，有不可夺之志。景龙中，西域羌胡背叛，时并擒获，有敕尽欲诛之。虚心论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余人。虚心有孝行，及丁父忧，哀毁过礼，须鬓尽白，朝廷深所嗟尚。后迁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扬潞长史兼采访使，所在官吏振肃，威令甚举，中外以为标准。历户部尚书、东京留守，卒，年六十七。

季弟虚舟，亦以举孝廉，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勋、左司郎中，历荆州长史，洪、魏州刺史兼采访使，多著能政。入为刑部侍郎，终大理卿。家有礼则，父子兄弟更践郎署，时称“郎官家”。

韩思复，京兆长安人也。祖伦，贞观中为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思复少袭祖爵。初为汴州司户参军，为政宽恕，不行杖罚。在任丁忧，家贫，鬻薪终丧制。时姚崇为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叹之，擢授司礼博士。

景龙中，累迁给事中。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坐谯王重福事下制狱，有司言：“善思昔尝任汝州刺史，素与重福交游，召至京师，竟不言其谋逆，唯奏云‘东都有兵气’。据状正当匿反，请从绞刑。”思复驳奏曰：“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从轻，有国常典。严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宗社。善思此时遂能先觉，因诣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虽交游重福，盖谋陷韦氏。及其谒见，犹不奏闻，将此行藏，即从极法。且敕追善思，书至便发，向怀逆节，宁即奔命？一面疏网，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是时

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思复又驳曰：“臣闻刑人于市，爵人于朝，必金谋攸同，始行之无惑。谨按诸司所议，严善思十才一入，抵罪惟轻。夫帝阍九重，涂远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听，听无不聪；借天下之目以视，视无不接。今群言上闻，采择宜审，若弃多就少，臣实惧焉。輿诵一乖，下情不达，虽欲从众，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时之泰，列官分职，有贤有亲。亲则列藩诸王，陛下爱子；贤则胙茅开国，陛下名臣。见无礼于君，宁肯雷同不异？今措词多出，法令从轻。”上纳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思复寻转中书舍人，数上疏陈得失，多见纳用。

开元初，为谏议大夫。时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思复以为蝗虫是天灾，当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灭。上疏曰：“臣闻河南、河北蝗虫，顷日更益繁炽，经历之处，苗稼都损。今渐翮飞河西，游食至洛，使命来往，不敢昌言，山东数州，甚为惶惧。且天灾流行，埋瘞难尽。望陛下悔过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诚实，以答休咎。前后驱蝗使等，伏望总停。《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心无亲，惟惠是怀。’不可不收揽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复疏以付崇。崇乃请遣思复往山东检蝗虫所损之处，及还，具以实奏。崇又请令监察御史刘沼重加详覆，沼希崇旨意，遂箠百姓，回改旧状以奏之。由是河南数州，竟不得免。思复遂为崇所挤，出为德州刺史，转绛州刺史。入为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代裴漼为御史大夫。思复性恬澹，好玄言，安仁体道，非纪纲之任。无几，转太子宾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馀。

子朝宗，天宝初为京兆尹。

曾孙欽，字相之，少有文学，性尚简澹。举进士，累辟藩方。自襄州从事征拜殿中侍御史，迁刑部员外。求为澧州刺史。岁满受代，宰相牛僧孺镇鄂渚，辟为从事，征拜刑部郎中，转京兆少尹，迁给事中。出为桂州观察使。桂管二十馀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而补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补之。欽既至桂，吏以常所为官者数百人引谒，一吏执籍而前曰：“具员请补其阙。”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夺所理；有过者，必绳以法。缺者当俟稽诸故籍，取其可者，然后补之。”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三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欽悉诺之。使去，坐以挠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敛迹，皆得清廉吏以苏活其人。未几，诏置五管都监，计所费尽一境地征，不足饱其意，欽特用俭约处之，遂为定制，君子以为难。开成二年，卒于官，赠工部侍郎。

张廷珪，河南济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弱冠应制举。长安中，累迁监察御史。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廷珪上疏谏曰：

夫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归依，发弘誓愿，壮其塔庙，广其尊容，已遍于天下久矣。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殫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虽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愈于一禅房之匹夫。

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营建，事殷土木，或开发盘礴，峻筑基阶，或塞穴洞，通转采斫，輶

压虫蚁，动盈巨亿。岂佛标坐夏之义，愍蠢动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营，通计工匠，率多贫窳，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愍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又营筑之资，僧尼是税，虽乞丐所致，而贫阙犹多。州县征输，星火逼迫，或谋计靡所，或鬻卖以充，怨声载路，和气未洽。岂佛标随喜之义，愍愚蒙而不忍夺其产哉！且边朔未宁，军装日给，天下虚竭，海内劳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萨之行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则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夫何必勤于住相，凋苍生之业，崇不急之务乎！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臣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幸甚幸甚。

则天从其言，即停所作，仍于长生殿召见，深赏慰之。景龙末，为中书舍人，再转洪州都督，仍为江南西道按察使。

开元初，入为礼部侍郎。时久旱，关中饥俭，下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

臣闻古有多难兴王、殷忧启圣者，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转祸为福者也。伏见景龙之末，中宗遇祸，先天之际，凶党构谋，社稷有危于缀旒，国朝将均于绝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诚动天，再扫氛沴，六合清朗。而后上顺皇旨，俯念黔黎，高运璿衡，光膺宝篆。日月所烛之地，书轨未通之乡，无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尧、九舜，未足称也。明明上帝，照临下土，宜锡介祉，以答鸿休。

然属顷岁已来，阴阳愆候，九谷失稔，万姓阻饥，关辅之间，更为尤剧。至有樵苏莫爨，粮粒靡资，不复聊生，方忧转死。偶会昌运，遭兹难否者，臣窃思之，皇天之意，将恐陛下

春秋鼎盛，神圣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简下济之道，独满雄图之志，轻虞舜而不法，思汉武以自高。是故昭见咎征，载加善诱，将欲大君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于陛下睠顾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诚愿陛下约心削志，澄思励精，考羲、农之书，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后宫，减彻外厩，场无蹴鞠之玩，野绝从禽之赏。休石田之远境，罢金甲之悬军，矜恤茆嫠，蠲薄徭赋。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自然波清四海，尘销九域，农夫乐其业，馀粮栖于亩。则和气上通于天，虽五星连珠，两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于地，虽凤皇巢阁，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谓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则将上帝凭怒，风雨迷错，荒瑾日甚，无以济下矣。或谓人之穷乏不足恤者，则将齐甿沮志，亿兆携离，愁苦势极，无以奉上矣。斯盖安危所系，祸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华夷万族，莫不清耳以听，刮目而视，延颈企踵，冀有所闻见，颺颺如也。何可怠弃典则，坐辜其望哉！

再迁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俄坐泄禁中语，出为沔州刺史，又历苏、宋、魏三州刺史。入为少府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阳男。四迁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余，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廷珪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

王求礼，许州长社人。则天朝为左拾遗，迁监察御史。性

忠謇敢言，每上封弹事，无所畏避。时契丹李尽忠反叛，其将孙万荣寇陷河北数州，河内王武懿宗拥兵讨之，畏懦不敢进。既而贼大掠而去，懿宗条奏沧、瀛百姓为贼诖误者数百家，请诛之。求礼执而劾之曰：“此诖误之人，比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为贼驱逼，苟徇图全，岂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拥强兵数十万，闻贼将至，走保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于诖误之人，岂是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大惧，则天竟降制赦之。

契丹陷幽州，馈輓不给，左相豆卢钦望请辍京官两月俸料以助军，求礼谓钦望曰：“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国家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藉贫官薄俸。公此举岂宰相法邪？”钦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讼辞。”求礼对曰：“秦皇、汉武税天下，虚中以事边，奈何使圣朝则效？不知钦望此言是大体耶！”事遂不行。

时三月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草表将贺，求礼止之曰：“宰相调燮阴阳，而致雪降暮春，灾也，安得为瑞？如三月雪为瑞雪，则腊月雷亦瑞雷也。”举朝嗤笑，以为口实。求礼竟以刚正，名位不达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龙年为左拾遗。时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公主府所补尤多猥滥。又驸马武崇训死后，弃旧宅别造一宅，侈丽过甚。时又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替否上疏谏曰：

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阙其选。赏一人谋乎三事，职一人访乎群司，负宠者畏权势之在躬，知荣者避权门而不入。故称赏不僭，官不滥，士皆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馀俸，百姓有馀食。下忠于上，上礼于下，委裘而

无仓卒之危，垂拱而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作不师古，以行于今者，盖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无充于锡，何愧于无用之臣，何惭于无力之士！至于公府补授，罕有推择，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

臣闻古人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爱女，选贤良以嫁之，设官职以辅之，倾府库以赐之，壮第观以居之，广池囿以嬉之，可谓之至重也，可谓之至怜也。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转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费人之财，人怨也；夺人之家，人怨也。爱数子而取三怨于天下，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向者鲁王赏同诸婿，礼等朝臣，则亦有今日之福，无曩时之祸。人徒见其祸，不知祸之所来。所以祸者，宠爱过于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见其征矣。而今事无改，更尚因循，弃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祸而忽后祸。臣窃谓陛下憎之矣，非爱之也。

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伏惟外谋宰臣，为久安之计以存之，不使奸臣贼子以伺之。臣闻微不可不防，远不可不虑。当今疆场危骇，仓廩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夫释教者，以清静为基，慈悲为主，故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池，损命也；殫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静，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东传，青

螺不入于周前，白马方行于汉后。风流雨散，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役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继轨，曾不改途，晋臣以佞佛取讥，梁主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为其理体，养人不足以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臣闻夏为天子二十馀代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馀代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馀代而秦受之，自汉已后历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祚乎！

臣闻于经曰：“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下，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而轻天子之功业，臣窃痛之矣。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拔亲树知，非离朋党；畜妻养孥，非无私爱。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伏见今之宫观台榭，京师之与洛阳，不增修饰，犹恐奢丽。陛下尚欲填池堑，捐苑囿，以赈贫人无产业者。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伏计仓廩，度府库，百僚供给，百事用度，臣恐卒岁不充，况九年之积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

臣窃痛之矣！

疏奏不纳。岁馀，安乐公主被诛。

睿宗即位，又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先是，中宗时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数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陈时政曰：

臣尝以为古之用度不时，爵赏不当，破家亡国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眼见，臣请以有唐已来理国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见者以言之。惟陛下审之听之，择善而从之，则万岁之业，自可致矣，何忧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

伏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陛下之祖，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赏必俟功，官必得俊，所为无不成，所征无不伏。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怜之，神明祐之，使阴阳不愆，风雨合度。四人乐其业，五谷遂其成，腐粟烂帛，填街委巷。千里万里，贡赋于郊；九夷百蛮，归款于阙。自有帝皇已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故得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则之？

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化，不取贤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馀户。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仓不停卒岁之储，库不贮一时之帛。所恶者逐，逐多忠良；所爱者赏，赏多谗慝。朋佞喋喋，交相倾动。容身不为于朝廷，保位皆由于党附。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亲忿众离，水旱不调，疾疫屡起。远近殊论，公私罄然。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

妇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何不除而改之。

依太宗之理国，则百官以理，百姓无忧，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国，则万人以怨，百事不宁，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顷自夏已来，霪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已来，亢旱成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叶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赈赈；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检校试官，充台溢署。伏惟陛下爱两女，为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计用钱百馀万贯。惟陛下，圣人也，无所不知；陛下，明君也，无所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上可转输乎？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迴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乎！以违万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续阿韦之丑迹，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

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凶而诛之？臣往见明敕，自今已后，一依贞观故事。且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臣以为弃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迁其恶，陛下又何以刑于四海？往者，和帝之怜悖逆也，为奸人之所误，宗晋卿劝为第宅，赵履温劝为园亭，损数百家之居，侵数百家之地。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卒使亭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说，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今兹造观，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

意，得无赵履温之徒将劝为之，冀误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

臣闻出家修道者，不预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龕，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且旧观足可归依，无造无营，以取穷竭。若此行之三年，国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乐，则臣请杀身于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权停两观，以俟丰年。以两观之财，为公主施贫穷，填府库，则公主福德无穷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减于前朝之时。前朝之时，贤愚知败，人虽有口而不敢言，言未发声，祸将及矣。韦月将受诛于丹徼，燕钦融见杀于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纳忠于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诛之，陛下赏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于国。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

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迁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中，累转颖王府长史。天宝初卒，年八十余。

史臣曰：夫好闻其善，恶闻其过，君人者之常情也；宁谄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祸，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说之言，补朝廷之失，有犯无隐，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赞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从谏则圣。李、薛输忠，救人之命。韦、韩说言，匡国之病。辛、王章疏，犯颜谏听。张子法言，实裨时政。

列传第五十二

马怀素 褚无量 刘子玄 兄知柔 子贲 餗 汇 秩 迅 迴

徐坚 元行冲 吴兢 韦述 弟迥 迪 萧直 萧颖士 母斐 殷 践 猷 附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郾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

长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配徙岭表，太子仆崔贞慎、东宫率独孤祎之饯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诬告贞慎等与元忠同谋，则天令怀素按鞠，遣中使促迫，讽令构成其事，怀素执正不受命。则天怒，召怀素亲加诘问，怀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为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诛，栾布奏事于其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之罪。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则天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时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张易之之势，受纳货贿，怀素奏劾之，迥秀遂罢知政事。怀素累转礼部员外郎，与源乾曜、卢怀慎、李杰等充十道黜陟使。怀素处事平恕，当时称之。使还，迁考功员外郎。时贵戚纵恣，请托公行，怀素无所阿顺，典举平允，擢拜中书舍人。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

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輿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

申师资之礼。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也。幼孤贫，励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时湖中有龙斗，倾里闾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二，读书晏然不动。及长，尤精《三礼》及《史记》举明经，累除国子博士。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无量建议曰：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行其礼者，不可以臆断，不可以情求，皆上顺天心，下符人事，钦若稽古，率由旧章，然后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礼文虽众，莫如《周礼》。《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辩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圆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礼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则当具著礼典。今遍检《周官》，无此仪制。盖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将始祖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亲行其礼，皇后不合预也。

谨按《大宗伯》职云：“若王不祭祀，则摄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当云

“若不祭祀，则摄而荐豆筯。”今于文上更起凡，则是别生馀事。夫事与上异，则别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专系于本职。《周礼》一部之内，此例极多，备在文中，不可具录。又王后助祭，亲荐豆筯而不彻。案《九嫔》职云：“凡祭，赞后荐，彻豆筯。”《注》云：“后进之而不彻。”则知中彻者，为宗伯生文。若宗伯摄祭，则宗伯亲彻，不别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庙之祀，王后不与，则赞宗伯”。此之一文，与上相证。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庙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庙祭也。案王后行事，总在《内宰》职中。检其职文，唯云：“大祭祀，后稷献则赞，瑶爵亦如之。”《郑注》云：“谓祭宗庙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稷献”，祭天无稷，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则用陶匏，亦无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庙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无祭天之服；而巾车职掌王后之五辂，亦无后祭天之辂；祭天七献，无后亚献。以此诸文参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

唯《汉书》《郊祀志》则有天地合祭，皇后预享之事，此则西汉末代，强臣擅朝，悖乱彝伦，黷神谄祭，不经之典，事涉诬神。故《易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诫，岂可不知。今南郊礼仪，事不稽古，忝守经术，不敢默然。请旁询硕儒，俯摭旧典，采曲台之故事，行圆丘之正仪，使圣朝叶昭旷之涂，天下知文物之盛，岂不幸甚。

时左仆射韦巨源等阿旨，叶同钦明之议，竟不从无量所奏。

寻以母老请停官归侍。景云初，玄宗在春宫，召拜国子司业，兼皇太子侍读，尝撰《翼善记》以进之，皇太子降书嘉劳，赉绢四十匹。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老经》、《礼记》，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既毕，进授银

青光禄大夫，兼赐以章服，并彩绢百段。玄宗即位，迁郾王傅，兼国子祭酒。寻以师傅恩迁左散骑常侍，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实封二百户。未几，丁忧解职，庐于墓侧。其所植松柏，时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众草不少，何忍犯吾先茔树哉！”因通夕守护。俄有群鹿驯狎，不复侵害，无量因此终身不食鹿肉。服阕，召拜左散骑常侍，复为侍读。以其年老，每随仗出入，特许缓行，又为造腰舆，令内给使舆于内殿。无量频上书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又尝手敕褒美，赐物二百段。

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皇太子及郾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选经明笃行之士国子博士郾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为太子及郾王已下侍读。七年，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无量登座说经，百僚集观，礼毕，赏赐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上为举哀，废朝两日，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初，无量与马怀素俱为侍读，顾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讲，虽屡加赏赐，而礼遇不逮褚焉。

刘子玄，本名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证圣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

“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萧至忠又尝责知几著述无课，知几于是求罢史任，奏记于至忠曰：

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纪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讎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稟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此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绩。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窃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次骨之刑，勸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诋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

时知几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初，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后以修《则天实录》功，果封居巢县子。又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景云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时玄宗在东宫，知几以名音类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尘皆乘马著衣冠。子玄进议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駟服。魏、晋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

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謁，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輿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车而行，今乘车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鞮而升镫，跣以乘鞍，非唯不师古道，亦自取

惊今俗。求诸折中，进退无可。且长裾广袖，袿詹如翼如，鸣珮行组，锵锵奕奕，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倘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属车之右，遣履不收，清道之傍，絺骖相续，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

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多有危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代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阎立本画《明君入匈奴》而归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官所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由斯而言，则《梁氏南郊之图》义同于此。又传称因俗，礼贵缘情。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佩，用舍无常。况我国家道轶百王，功高万古，事有不便，理资变通，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臣怀此异议，其来自久，日不暇给，未及摧扬。今属殿下亲从齿胄，将临国学，凡有衣冠乘马，皆惮此行，所以辄进狂言，用申鄙见。

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常式。

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长子贲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曩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时人以为知言。子玄至安州，无几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追赠汲郡太守；寻又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兄知柔，少以文学政事，历荆扬曹益宋海唐等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国子司业、鸿胪卿、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卒，赠太子少保，谥曰文。代传儒学之业，时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玄子贶、餗、汇、秩、迅、迥，皆知名于时。

贶，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终于起居郎，修国史。撰《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宫旧事》一卷。

餗，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

汇，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有集三卷。

秩，给事中、尚书右丞、国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论丧纪制度加笱豆，许私铸钱，改制国学，事各在本志。

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

迥，谏议大夫、给事中，有集五卷。

贶子浹、滋，汇子赞。滋，贞元中位至宰辅。赞，观察使，自有传。

徐坚，西台舍人齐聃子也。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进士举，累授太学。圣历中，车驾在三阳宫，御史大夫杨

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为东都留守，引坚为判官，表奏专以委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坚质问，坚必能征旧说，训释详明，方庆深善之。又赏其文章典实，常称曰：“掌纶诰之选也。”再思亦曰：“此凤阁舍人样，如此才识，走避不得。”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汇。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迁司封员外郎。则天又令坚删改《唐史》，会则天逊位而止。

神龙初，再迁给事中。时雍州人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不臣之迹，反为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杀之。时方盛夏，坚上表曰：“月将诬构良善，故违制命，准其情状，诚合严诛。但今殊夏在辰，天道生长，即从明戮，有乖时令。谨按《月令》：‘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诞膺灵命，中兴圣图，将弘义、轩之风，以光史策之美，岂可非时行戮，致伤和气哉！君举必书，将何以训？伏愿详依国典，许至秋分，则知恤刑之规，冠于千载；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纳坚所奏，遂令决杖，配流岭表。

睿宗即位，坚自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拜左散骑常侍，俄转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兵以击姚州西貳河蛮，既降附，又请筑城，重征税之。坚以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属之，未得同华夏之制，劳师涉远，所损不补所获，独建议以为不便。睿宗不从，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将以列置州县。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嵩路由是历年不通。

坚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坚以与羲近亲，固辞机密，乃转太

子詹事，谓人曰：“非敢求高，盖避难也。”及羲诛，坚竟免坐累。出为绛州刺史，五转复入为秘书监。开元十三年，再迁左散骑常侍。其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为学士，副张说知院事，累封东海郡公。以修东封仪注及从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禄大夫。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馀。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吊，内出绢布以贖，赠太子少保，谥曰文。坚长姑为太宗充容，次姑为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

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少孤，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所养。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甚重之。行冲性不阿顺，多进规诫，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亦犹蓄聚以自资也。譬贵家储积，则脯腊脰膾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疴疾。伏想门下宾客，堪充旨味者多，愿以小人备一药物。”仁杰笑而谓人曰：“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九迁至陕州刺史，兼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

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讖，著论以明之。

开元初，自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又充关内道按察使。行冲自以书生不堪博击之任，固辞按察，乃以宁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时嗣彭王志 柬庶兄志谦被人诬告谋反，考讯自诬，系狱待报，连坐十数人，行冲察其冤滥，并奏原之。四迁大理卿。时扬州长史李杰为侍御史

王旭所陷，诏下大理结罪，行冲以杰历政清贞，不宜枉为谗邪所构，又奏请从轻条出之。当时虽不见从，深为时论所美。俄又固辞刑狱之官，求为散职。七年，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馀，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累封常山郡公。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鄆县尉毋巽、栢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馀书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寻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其词曰：

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縯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拿

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驳，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扶玄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佑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细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误，宁不芟荇。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赉缣千匹，录赐储籓。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注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铨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宋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

“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貽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

“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

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实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

“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繆。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诂，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呈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

“卜商疑圣，纳谏于曾舆；木赐近贤，貽嗤于武叔。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核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愤愤，郑、服之外皆仇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

“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秀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

易受经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赉，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沓，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是用韬声，甘此沉默也。”

行冲俄又累表请致仕，制许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硃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馀功。”

“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少卿、右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

《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鄴郡太守，入为恆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馀。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景龙中，景骏为肥乡令，述从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

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举进士，西入关，时述甚少，仪形眇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是岁登科。

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氏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其笃志忘倦，皆此类也。

转右补阙，中书令张说专集贤院事，引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赵冬曦兄冬日，弟知璧、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起、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说曰：“赵、韦昆季，令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转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学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张九龄为中书令，即集贤之同职，裴耀卿为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语必移晷。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停知史事。俄而复兼史职，充集贤学士。天宝初，历左右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九载，兼充礼仪使。其载迁尚书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

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述早以儒术进，当代宗仰，而纯厚长者，澹于势利，道之同者，无间贵贱，皆礼接之。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槧，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朝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霑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义，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餘卷；皆行于代。

迥，学业亦亚于述，尤精《三礼》与述对为学士，迥，同为礼官，时人荣之。累迁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以风疾卒。

萧颖士者，聪隗隗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垍及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褊躁无威仪，与时不偶，前后五授官，旋即驳落。乾元初，终于扬州功曹。

述在秘阁时，与鄆县尉母巽、曹州司法殷践猷并友善，二人相次卒。践猷，申州刺史仲容从子，明《班史》通于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闻。应宏词举，

为永宁尉。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术，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

列传第五十三

郭虔瓘 张嵩 郭知运 子英杰
王君玘 贾师顺附
张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齐州历城人也。开元初，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时与同俄特勒同领兵，以同俄之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虔瓘以破贼之功，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又下制曰：

朕闻赏有功、报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赏，德不报，则人何谓哉。云麾将军、检校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郭虔瓘，宣威将军、守右骁卫翊府中郎将、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借紫金鱼袋、上柱国郭知运等，早负名节，见称义勇。顷者柳中、金满，偏师御敌，萧条穷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强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战，自秋涉冬，枵马长嘶，戍人远望。谋以十胜，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遗种，斩天骄之爱息。岂耿恭、班超，独高前史；将廉颇、李牧，与朕同时。眷言茂勋，是所嘉叹。信可以畴其井邑，昭示遐迩，俾

劳臣观而懦夫立焉。虔瓘可进封太原郡开国公，知运可封介休县开国公。

虔瓘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虔瓘及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曰：

臣闻兵者凶器，不护己而用之。今西域诸蕃，莫不顺轨。纵鼠窃狗盗，有戍卒镇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师之出，未见其名。臣又闻安不忘危，理必资备。自近及远，强干弱枝，是以汉实关中，徙诸豪族。今关辅户口，积久逋逃，承前先虚，见犹未实。属北虏犯塞，西戎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行人，诣六千馀里，咸给递馱，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济？又万人赏赐，费用极多；万里资粮，破损尤广。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傥稽天诛，无乃甚损！请令计议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赏，获者未量，何要此行，顿空畿甸。且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从征伐，有占风觐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昇平君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惟陛下图之。

虔瓘竟无克获之功。寻迁右威卫大将军，以疾卒。

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十年，转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门侍郎杜暹代嵩为安西都护。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常乐人。壮勇善射，颇有胆略。初为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战功累除左骁卫中郎将、瀚海军经略使，又转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开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以功封介休县公，加云麾将军，擢拜右武卫将军。其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知运与薛讷、王皎等犄角击败之，拜知运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户阿悉烂、夹跌思太等率众反叛，单于副都护张知运为贼所执，诏薛讷领兵讨之。叛贼至绥州界，诏知运领朔方兵募横击之，大破贼众于黑山呼延谷，贼舍甲仗并弃张知运走。六年，知运又率兵入讨吐蕃，贼徒无备，遂掩至九曲，获锁及甲马耗牛等数万计。知运献捷，遂分赐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运为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宾等反，诏知运与王皎讨平之，拜左武卫大将军，授一子官，赐金银器百事、杂彩千段。九年，卒于军，赠凉州都督，锡米粟五百斛、绢帛五百段，仍令中书令张说为其碑文。知运自居西陲，甚为蕃夷所惮，其后王君è亦号勇将，时人称王、郭焉。子英杰、英义。

英杰官至左卫将军。开元二十一年，幽州长史薛楚玉遣英杰及裨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讨契丹，屯兵于榆关之外；契丹首领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拒战于都山之下。官军不利，知义、守忠率麾下便道遁归。英杰与克勤逢贼力战，皆没于阵。其下精锐六千余人仍与贼苦战，贼以英杰之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贼所杀。英义，剑南西川节度使，自有传。

王君è，瓜州常乐人也。初，为郭知运别奏，骁勇善骑射，以战功累除右卫副率。及知运卒，遂代知运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迁右羽林军将军，判凉州都督事。开元十六年冬，吐蕃大

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君 è 以其兵疲，整士马以掩其后。会大雪，贼徒冻死者甚众，贼遂取积石军西路而还。君 è 令副使马元庆、裨将车蒙追之，不及。君 è 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番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 è 袭其后，入至青海之西，时海水冰合，君 è 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 è 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君 è 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摄御史中丞，依旧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寿为少府监，仍听致仕。上又尝于广达楼引君 è 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执刺史田仁献及君 è 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仍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 è 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 è 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君 è 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及君 è 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 è 以法绳之，回纥等积怨，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君 è 遽发驿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上使中使往按问之，回纥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襄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右散骑常侍李令问、特进契苾嵩以与回纥等结婚，贬令问为抚州别驾，嵩为连州别驾。于是承宗之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纠合党与，谋杀君 è，以复其怨。会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 è 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臆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 è 旌节，先杀其左右宗贞，剖其心，云是其始谋也。君 è 从数十人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

杀君è，驮其尸以奔吐蕃。追及之，护输遂弃君è尸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赠特进、荊州大都督，给灵輿递归京师，葬于京城之东，官供丧事。仍令张说为其碑文，上自书石以宠异之。

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将莽布支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将悉诺逻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数日不陷。贼中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谓师顺曰：“瓜州已破，吐蕃尽众来此，岂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众。”师顺答曰：“汉法，降贼者九族为戮，吾受国官爵，祇可以死拒寇，岂得背恩降贼！”悉诺逻知师顺不降，又攻城八日，复令前使谓师顺曰：“明府既不肯降，吾众欲还，城中岂无财物以相赠耶？”师顺请脱士卒衣裳以为赂。悉诺逻知城中无财帛，夜烧死人，收营而去，引众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更修守备。吐蕃果使精骑回袭，而巡城知有备，始去。

贾师顺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迁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入为左领军将军，病卒。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驾，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珪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谓曰：“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僚属常礼相期耶！”守珪后累转左金吾员外将军，为建康军使。

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è死，河西恟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明年，迁鄯州都督，仍充陇右节度。

二十一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潜诱之，斩屈刺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众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梟于天津桥之南。诏封李过折为北平王，使统其众，寻为可突干馀党所杀。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遂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馀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众于湟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弟守琦，左骁卫将军；守瑜，金吾将军。守珪子献城、守瑜子献恭、守琦子献甫，三人皆为兴元节度使，各自有传。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王君_è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任。及君_è死，宋贞亦为回纥所杀，仙客以不从获免。俄而萧嵩代君_è为河西节度，又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历太仆卿、殿中监，军使如故。

开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祗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钜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

辞穷，于朝堂决配流襄州，行至蓝田而死。

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赉，皆缄封不启。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明年，特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俄又进拜侍中，兼兵部尚书。天宝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书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内出绢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赙之，赠尚书左丞，谥曰贞简。

初，仙客为朔方军使，以姚崇孙闾为判官。及知政事，闾累迁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预知休咎。仙客颇信惑之。及疾甚，闾请为仙客祈祷，在其门下，遂逼仙客令作遗表荐闾叔尚书右丞弈及兵部侍郎卢奂堪代己，闾为起草。仙客时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来吊，以其表上。玄宗览而怒之，左迁弈为永阳太守，卢奂为临淄太守，赐闾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华州之郑县。父海宾，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以骁勇闻陇上。开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以海宾为先锋。及贼于渭州西界武阶驿，苦战胜之，杀获甚众。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海宾以众寡不敌，殁于阵。大军乘其势击之，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五千匹，羊牛十四万头。玄宗闻而怜之，诏赠左金吾大将军。

忠嗣初名训，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肃宗在忠邸，与之游处。及长，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谓之曰：“尔后必为良将。”十八年，又赠其父安西大都护。

其后，遂从河西节度、兵部尚书萧嵩，河东副元帅、信安

王祹，并引为兵马使。二十一年再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尝短皇甫惟明义弟王昱，憾焉，遂为所陷，贬东阳府左果毅。属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是秋，吐蕃大下，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师人皆惧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马而前，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朔方节度。

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竟迁延不至。忠嗣乃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馀帐入朝，因加左武卫大将军。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天宝三载，突厥九姓拔悉密叶等竟攻杀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四载，加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五月，进封清源县公。

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训练士马，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斤，

尝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给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名姓于上以记之，军罢却纳。若遗失，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矣。

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自张仁亶之后四十余年，忠嗣继之，北塞之人，复罢战矣。五年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寻迁鸿胪卿，馀如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后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克捷。寻又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

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六载，会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偃俯而从，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将及于庭，忠嗣曰：“李将军有何事乎？”光弼进而言曰：“请议军。”忠嗣曰：“何也？”对曰：“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忠嗣曰：“李

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虽然，公实爱我。”光弼谢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而出。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宝中秘书丞。

其后哥舒翰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当代称为名将。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运、王君㞎、张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万人征西，请给公乘、熟食，可谓谋之不臧矣。君㞎以父执登陴，兵竟不出，此则不知门外之事，义断恩也。守珪以至诚感神，取材成堰，与夫耿恭拜井，有何异焉？仙客爱自方隅，骤登廊庙，显招物议，独善其身，盖才有不周，昧于陈力就列。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谗人之言，诚可畏也！

赞曰：陇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为残贼。二郭、二王，守珪、仙客，御寇之功，存乎方策。

列传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馀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察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馀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察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馀日至握瑟德，又十馀日至疏勒，又二十馀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馀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馀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玘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鞞，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走散。得马千馀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

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令诚亦惧。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尪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馀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察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镇守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曰：“中丞。”灵察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又谓刘单曰：“闻尔能

作捷书。”单恐惧请罪。令诚具奏其状曰：“仙芝立奇功，今将忧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征灵察入朝。灵察大惧，仙芝每日见之，趋走如故，灵察益不自安。将军程千里时为副都护，大将军毕思琛为灵察押衙，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尝构谮仙芝于灵察。仙芝既领节度事，谓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儿，心如妇人，何也？”又谓思琛曰：“此胡敢来！我城东一千石种子庄被汝将去，忆之乎？”对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见乞。”仙芝曰：“吾此时惧汝作威福，岂是怜汝与之！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摔下将笞，良久皆释之，由是军情不惧。

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仙芝性贪，获石国大塊瑟瑟十馀石、真金五六駝、名马宝玉称是。初，舍鸡以仙芝为懦缓，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财钜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其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搥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十四载，封密云郡公。

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师发，玄宗御望春亭慰劳遣之，仍令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败于汜水。十三日，禄山陷东京，常清以馀众奔陕州，谓仙芝曰：“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常清、仙芝乃率见兵取太

原仓钱绢，分给将士，馀皆焚之。俄而贼骑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仙芝至关，缮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贼骑至关，已有备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外祖死，常清孤贫，年三十馀，属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将军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颇有材能，每出军，奏僦从三十馀人，衣服鲜明。常清慨然发愤，投牒请预一僦。常清细瘦目类脚短而跛，仙芝见其貌寝，不纳。明日又投牒，仙芝谓曰：“吾奏僦已足，何烦复来！”常清怒，倨谓仙芝曰：“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犹未纳。常清自尔候仙芝出入，晨夕不离其门，凡数十日，仙芝不得已，补为僦。

开元末，会达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叶，玄宗敕灵察邀击之。灵察使仙芝以二千骑自副城向北至绫岭下，遇贼击之。达奚行远，人马皆疲，斩杀略尽。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具言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事颇精审。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仙芝军回，灵察赏劳，仙芝去奴祿带刀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逆问之曰：“前者捷书，谁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僦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众人方异之。以破达奚功，授叠州地下戍主，便以为判官。累以军功授镇将、果毅、折冲。

天宝六年，从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便奏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

营田事。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詮已为郎将，德詮母在宅内，仙芝视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詮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连节度使宅院，凡经数重门，德詮既过，命随后闭之。德詮至，常清离席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兵马使僚，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诸大将有罪者，击杀二人，于是军中股慄。

十载，仙芝改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王正见为安西节度，奏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十一载，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赐第一区，亡父母皆赠封爵。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常清性勤俭，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赏罚严明。

十四载，入朝，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时禄山已叛，玄宗言凶胡负恩之状，何方诛讨？常清奏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方忧，壮其言。翌日，以常清为范阳节度，俾募兵东讨。其日，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兵保市井之流。乃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十二月，

禄山渡河，陷陈留，入罍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贼鼓噪于四城门入，杀掠人吏。常清又战于都亭驿，不胜。退守宣仁门，又败。乃从提象门入，倒树以碍之。至谷水，西奔至陕郡，遇高仙芝，具以贼势告之。恐贼难与争锋，仙芝遂退守潼关。

玄宗闻常清败，削其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仙芝令常清监巡左右厢诸军，常清衣皂衣以从事。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赍敕至军并诛之。

令诚至潼关，引常清于驿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初，常清兵败入关，欲驰赴阙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关，自草表待罪。是日临刑，托令诚上之。其表曰：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縲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贖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

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常清既刑，陈其尸于蓬蔕上。仙芝归至，令诫索陌刀手百余人随而从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谓令诫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爱仙芝，仙芝呼谓之曰：“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谓之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遂斩之。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蒲酒。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经略，三军无不震慑。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尝使翰讨吐蕃于新城，有同列为副者，见翰礼倨，不为用，翰怒，捃杀之，军中股怵。

迁左卫郎将。后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拔海，其众三行，从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击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由是知名。

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馀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翰有家奴曰左军，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军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其冬，玄宗在华清宫，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

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

翰素与禄山、思明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明、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闐之族也。禄山以思明恶翰，尝

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噪，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时杨国忠有隙于禄山，频奏其反状，故厚赏翰以亲结之。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

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遭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

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上御勤政楼劳遣之，百僚出钱于郊。十五载，加翰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及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兒三千人训练于苑中。”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灊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

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

先是，翰数奏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贼将崔乾祐于陕郡潜锋蓄锐，而覘者奏云“贼殊无备”，上然之，命悉众速讨之。翰奏曰：“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杨国忠恐其谋已，屡奏使出兵。上久处太平，不练军事，既为国忠眩惑，中使相继督责。翰不得已，引师出关。

六月四日，次于灵宝县之西原。八日，与贼交战，官军南迫险峭，北临黄河；崔乾祐以数千人先据险要。翰及良丘浮船中流以观进退，谓乾祐兵少，轻之，遂促将士令进，争路拥塞，无复队伍。午后，东风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纵火焚之，烟焰亘天。将士掩面，开目不得，因为凶徒所乘，王师自相排挤，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军既败，翰与数百骑驰而西归，为火拔归仁执降于贼。禄山谓之曰：“汝常轻我，今日如何？”翰惧，俯伏称：“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陛下为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填在河南，鲁炅在南阳，但留臣，臣以尺书招之，不日平矣。”禄山大喜，遂伪署翰司空。作书招光弼等，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谐，遂闭翰于苑中，潜杀之。

翰之守潼关也，主天下兵权，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潜通，伪令人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其年三月，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坐诛，徙其家属于岭外，天下冤之。

史臣曰：大盗作梗，禄山乱常，词虽欲诛国忠，志则谋危

社稷。于时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众，以抗凶寇，失律丧师。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礼》曰：“大夫死众。”又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翰受署贼庭，苟延视息，忠义之道，即可知也，岂不愧于颜杲卿乎！抑又闻之，古之命将者，推毂而谓之曰：“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观杨国忠之奏事，边令诚之护戎，又掣肘于军政者也，未可偏责三帅，不尤伊人。后之君子，得不深鉴！

赞曰：羯贼犯顺，戎车启行。委任失所，封、高败亡。虔刘圻甸，僭窃衣裳。丑哉舒翰，不能死王。

列传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韦坚 杨慎矜 王鉉

宇文融，京兆万年人，隋礼部尚书平昌公弼之玄孙也。祖节，贞观中为尚书右丞，明习法令，以干局见称。时江夏王道宗尝以私事托于节，节遂奏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匹，仍劳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代于志宁为侍中。坐房遗爱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峤，莱州长史。

融，开元初累转富平主簿，明辩有吏干，源乾曜、孟温相次为京兆尹，皆厚礼之，俄拜监察御史。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融乃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议者颇以为扰人不便，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

臣闻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夫千计，亦有一得。且无益之事繁，则不急之务众；不急之务众，则数役；数役，则人疲；人疲，则无聊生矣。是以太上务德，以静为本；其次化之，以安为上。但责其疆界，严之堤防，山水之余，即为见地。何必聚人阡陌，亲遣括量，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勾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征。逃亡之家，邻保代出；邻保不济，又便更输。

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虑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人。国绝数载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虽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纵使伊、皋申术，管、晏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

左拾遗杨相如上书，咸陈括客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乃贬憬为盈川尉。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犹称括客损居人，上令集百僚于尚书省议。公卿已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唯户部侍郎杨瑒独建议以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无几，瑒出为外职。

融乃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撿而后决断。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融使还具奏，乃下制曰：

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实获朕心。思所以康济黎庶，宠绥华夏，上副宗庙乾坤之寄，下答宇县贡献之勤，何尝不夜分辍寝，日旰忘食。然后以眇眇之身，当四海之贵。虽则长想遐迩，不可家至日见。至于宣布政教，安辑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实用恧焉，当宸永怀，静言厥绪。岂人流自久，招谕不还，上情靡通于下，众心罔达于上。求之明发，想见其人。当属括地使宇文融谒见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议逃亡，嘉其忠谏，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将朕命，发自夏首，及于岁终，巡按所及，归

首百万。仍闻宣制之日，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王命。犹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抚字安存，更冀良算。遂命百司长吏，方州岳牧，佾议庙堂，广征异见。群词盈于札翰，环省弥于旬日，庶广朕意，岂以为劳，稽众考言，谓斯折衷。欲人必信，期于令行，凡尔司存，勉以遵守。

夫食为人天，富而后教，经教彝体，前哲至言。故平余行于昔王，义仓加于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敛。穰贱则农不伤财，灾谨则时无菜色，救人活国，其利博哉！今流户大来，王田载理，敖庾之务，寤寐所怀。其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预付价值，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使敛散及时，务以矜恤。且分灾恤患，州党之常情；损馀济阙，亲邻之善贷。故木铎云徇，里胥均功，夜绩相从，齐俗以贍。今阳和布泽，丁壮就田，言念鰥寡，事资拯助。宜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仍每至雨泽之后，种获忙月，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使趋时急于备寇，尺璧贱于寸阴，是则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又政在经远，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复，居业未康，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犹宜劳徠，理资存抚。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内，使就厥功，令有终始。当道覆屯，及须推劾，并以委之，不须广差馀使，示专其事，不扰于人。政术有能，必行赏罚。其已奏复业归首，勾当州县，每季一申，不须挟名，致有劳扰。其归首户，各令新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

中书令张说素恶融之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

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连名劾说，廷奏其状，说由是罢知政事。融恐说复用为己患，数譖毁之。上恶其朋党，寻出融为魏州刺史。俄转汴州刺史，又上表请用《禹贡》九河旧道，开稻田以利人，并回易陆运本钱，官收其利。虽兴役不息，而事多不就。

十六年，复入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明年，拜黄门侍郎，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为己任，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于是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谑，由是为时论所讥。时礼部尚书、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驿召将下狱。祎既申诉得理，融坐阿党李宙，出为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罢。

裴光庭时兼御史大夫，又弹融交游朋党及男受赃等事，贬昭州平乐尉。在岭外岁馀，司农少卿蒋岑举奏融在汴州回造船脚，隐没钜万，给事中冯绍烈又深文案其事实，融于是配流岩州。地既瘴毒，忧恚发疾，遂诣广府，将停留未还。都督耿仁忠谓融曰：“明公负朝廷深谴，以至于此，更欲故犯严命，淹留他境，仁忠见累，诚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还，卒于路。上闻之，思其旧功，赠台州刺史。

韦坚，京兆万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袁州刺史。坚姊为赠惠宣太子妃，坚妻又楚国公姜皎女，坚妹又为皇太子妃，中外荣盛，故早从官叙。二十五年，为长安令，以干济闻。与中贵人善，探候主意。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廩，岁益钜万。玄宗以为能。

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

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灊、浚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东九里长乐坡下、浚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楸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綾、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蚰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屨，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得丁纔反体都董反纔那也，纔囊得休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休歌》。”至开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云有宝符在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宅”，发中使求而得之，以为殊祥，改桃林为灵宝县。及此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又致扬州铜器，翻出此词，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言：“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成甫又作歌词十首，白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馀船沿进，至楼下，连檣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墙竿，人人骇视。

坚跪上诸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玄宗欢悦，下诏敕曰：

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比潭，以通漕运。

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将允叶于永图，岂苟求于纵观。其陕郡太守韦坚，始终检校，夙夜勤劳，赏以懋功，则惟常典。宜特与三品，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并即量与改转。其专知检校始末不离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选日，优与处分，仍委韦坚具名录奏。应役人夫等，虽各酬佣直，终使役日多，并放今年地税。且启凿功毕，舟楫已通，既涉远途，又能先至，永言劝励，稍宜甄奖。其押运纲各赐一中上考，准前录奏。船夫等宜共赐钱二千贯，以充宴乐。外郡进上物，赐贵戚朝官。赐名广运潭。

时坚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宝物供楼上铺设，进食竟日而罢。

李林甫以坚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惧其诡计求进，承恩日深，坚又与李适之善，益怒之，恐入为相，乃与腹心构成其罪。四月，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又以判官元揔、豆卢友除监察御史。三年正月，坚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韦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书，夺诸使，以杨慎矜代之。

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籍其资财。六月，又贬坚为江夏员外别驾。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鄆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坚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轻贱，特放还本宗。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又敕嗣薛王琬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其母随男

任；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林长流合浦郡。肃宗时为皇太子，恐惧上表，称与新妇离绝。七载，嗣薛王琬停，仍于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随男。坚贬黜后，林甫讽所司发使于江淮、东京缘河转运使，恣求坚之罪以闻，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郡县征剥不止，邻伍尽成裸形，死于公府，林甫死乃停。

杨慎矜，隋炀帝玄孙也。曾祖隋齐王暕，祖正道，大业末，随宇文文化及至河北，为窦建德所破，因与其祖母萧皇后入于建德军，建德送于突厥处罗可汗牙。贞观初，李靖击破颉利可汗，胡酋康苏密以萧后及正道归，授尚衣奉御。父隆礼，长安中天官郎中，神龙后，历洛、梁、滑、汾、怀五州刺史，皆以清严能检察人吏绝于欺隐闻。景云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为崇礼。开元初，擢为太府少卿，虽钱帛充牣，丈尺间皆躬自省阅，时议以为前后为太府者无与为比。擢拜太府卿，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弘农郡公。在职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馀，授户部尚书致仕。时太平且久，御府财物山积，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

慎矜沉毅有材干，任气尚朋执。初，为汝阳令，有能名。崇礼罢太府，玄宗访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馀、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风，而慎矜为其最，因拜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馀先为司农丞，除太子舍人，监京仓。寻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累迁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纳。慎名授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都含嘉仓出纳使，甚承恩顾。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在台数年，又专知杂事，风格甚高。

天宝二年，迁权判御史中丞，充京畿采访使，知太府出纳使并如故。时右相李林甫握权，慎矜以迁拜不由其门，惧不敢居其任，固让之，因除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仍依旧知太府出

纳。以鸿胪少卿萧谅为御史中丞，谅至台，无所撝让，颇不相能，竟出为陕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于己，复擢为御史中丞，仍充诸道铸钱使，馀如故。

时散骑常侍、陕郡太守韦坚兼御史中丞，为水陆漕运使，权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坚狱，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与鉷父璆中外兄弟，鉷即表侄，少相狎，鉷入台，慎矜为台端，亦有推引。及鉷迁中丞，虽与鉷同列，每呼为王鉷，鉷恃与林甫善，渐不平之。五载，慎矜迁户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见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于慎矜有间，又诱而啖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夺鉷职田，背置鉷，诋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矜性疏快，素昵于鉷，尝话讖书于鉷，又与还俗僧史敬忠游处，敬忠有学业。鉷于林甫构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孙，心规克复隋室，故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

时天宝六载十一月，玄宗在华清宫，林甫令人发之。玄宗震怒，系之于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隐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杨璠、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铤同鞠之；又使京兆尹曹吉温往东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监慎馀、弟洛阳令慎名等杂讯之；又令温于汝州捕史敬忠获之，便赴行在所。先令卢铤收太府少卿张瑄于会昌驿，系而推之，瑄不肯答辩。铤百端拷讯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散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长校数尺，腰细欲绝，眼鼻皆血出，谓之“驴驹拔搯”，瑄竟不肯答。又使铤与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无所得，拷其小妻韩珠团，乃在竖柜上作一暗函盛讖书等，铤于袖中出而纳之，诟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见，今乃来，是命也。吾死也。”及温以敬忠至戏水驿东十馀里，使证说之：“若至温汤，即求首陈不可得矣。”去温汤十馀里，敬忠乞纸笔于桑

树下具吐之。比见慎矜，敬忠证之，慎矜皆引实。二十五日，诏杨慎矜、慎馀、慎名并赐自尽；史敬忠决重杖一百；鲜于赓、范滔并决重杖，配流远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奏决杖配流。义阳郡司马、嗣虢王巨与敬忠相识，解官于南宾郡安置；太府少卿张瑄决六十，长流岭南临封郡，亦死于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庄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岭南诸郡；其张瑄、万俟承晖、鲜于赓等准此配流。乃使临察御史颜真卿送敕至东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张万顷宣敕示之。慎名见慎矜赐自尽，初尚抚膺，及闻慎馀及身皆尔，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今奉圣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请作数行书以别之。”寓揖真卿，真卿许之。慎名神色不变，入房中作书曰：“拙于谋运，不能静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茆，何以堪此！”书后又数条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鱼一皆放之，遂缢而死。监察御史平冽赓敕至大理寺，慎馀闻死，合掌指天而缢。

初，慎矜至温汤，正食，忽见一鬼物长丈馀，殊衣冠帻，立于门扇后，慎矜叱之，良久不灭，以热羹投之乃灭。无何，下狱死。兄弟甚友爱，事寡姊如母，皆伟仪形，风韵高朗，爱客喜饮，籍甚于时。慎名尝览镜，见其须面神彩，有过于人，覆镜叹惋曰：“吾兄弟三人，尽长六尺馀，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见容当代以期全，难矣！何不使我少体弱耶？”竟如其言。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为时名将，生臣、璿、珣。臣、璿，开元初并历中书舍人。珣，兵部侍郎、秘书监。鉷，即璿之孽子。开元十年，为鄆县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迁监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员外郎，常兼御史。天宝二年，充京和市和籴使，迁户部郎中。三载，长安令柳升以贿败。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升为京令。朝宗

又于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鉉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又加鉉长春宫使。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又迁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访使。五载，又为京畿、关内道黜陟使，又兼充关内采访使。

时右相李林甫怙权用事。志谋不利于东储，以除不附己者，而鉉有更干，倚之转深，以为己用。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鉉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弥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于时，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宫，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于周、隋，妃嫔宫官，位有尊卑，亦随其品而给授，以供衣服铅粉之费，以奉于宸极。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鉉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赉。鉉云：“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为鉉有富国之术，利于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忧，起复旧职，使如故。

七载，又加检察内作事，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八载，兼充闲廐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馀并如故。太白山人李浑言于金星洞见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玄宗令鉉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号，加鉉银青光禄大夫、都知总监及裁接等使。九载五月，兼京兆尹，使并如故。

鉉威权转盛，兼二十馀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赐遗，不绝于门，虽晋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供奉禁中；鉉子准卫尉少卿，亦斗鸡供奉，每谗岫，岫常下之。万年尉韦黄裳、长安尉贾季邻常于 事贮钱数百绳，名倡珍饌，常有备拟，以候准所适。又

于宅侧自有追欢之所。鉉与弟户部郎中鐸，召术士任海川游其门，问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惧，潜匿不出。鉉惧泄其事，令逐之，至冯翊郡，得，诬以他事杖杀之。定安公主男韦会任王府司马，闻之，话于私庭，乃被侍兒说于佣保者。或有憾于会，告于鉉，鉉遣贾季邻收于长安狱，入夜缢之，明晨载尸还其家。会皇堂外甥，同产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

十载，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十一载四月，鐸与故鸿胪少卿邢璣子乡宰情密累年，絳潜构逆谋，引右龙武军万骑刻取十一月杀龙武将军，因烧诸城门及市，分数百人杀杨国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陈希烈等。先期二日事发，玄宗临朝，召鉉，上于玉案前过状与鉉。鉉好弈棋，絳善棋，鉉因鐸与之交故，至是意鐸在絳处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贼官捕之。万年尉薛荣光、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逢鐸于化度寺门。季邻为鉉所引用，为赤尉，鐸谓之曰：“我与邢絳故旧，絳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请足下勿受其言。”荣先等至絳门，絳等十余人持弓刃突出，荣先等遂与格战。季邻以鐸语白鉉，鉉胫谓之曰：“我弟何得与之有谋乎！”鉉与国忠共讨逐絳，絳下人曰：“勿损太夫人。”国忠为剑南节度使，有随身官以白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须臾，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兒甲骑四百人讨之，絳为乱兵所斩，擒其党善射人韦瑶等以献。国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鉉委任深，必不与之知情，鉉与鐸别生，嫉其富贵，故欲陷鉉耳，遂特原鐸不问，然意欲鉉请罪之。上密令国忠讽之，国忠不敢泄上意，讽鉉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须割慈存门户，但抗疏请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极刑，大夫必存，何如并命！”鉉俯首久曰：“小弟先人馀爱，平昔频有处分，义不欲舍之而谋存。”乃进状。十二日，鉉入朝，左相陈希烈言语侵之，鉉恨之，愤诉言气颇高。鉉朝

回，于中书侍郎 修表，令人进状，门司已不纳矣。须臾，敕希烈推之。鉞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后之矣。”遂不许。俄鐸至，国忠问：“大夫知否？”鐸未及应。侍御史裴冕恐鐸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为臣不忠，为弟不义。圣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为户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岂知綈事乎？”国忠愕然，谓鐸曰：“实知，即不可隐；不知，亦不可妄引。”鐸方曰：“七兄不知。”季邻证其罪。及日暮，奏之。鐸决杖死于朝堂，赐鉞自尽于三卫厨。明日，移于资圣寺廊下，裴冕言于国忠，令归宅权敛之，又请令妻、女送墓所，国忠义而许之，令鉞判官齐奇营护之。男准除名，长流岭南承化郡，备长流珠崖郡，至故驿杀之；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初，鉞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杨慎矜亲，且情厚，颇为汲引，及贵盛争权，鉞附于李林甫，为所诱，陷慎矜家。经五年而鉞至赤族，岂天道欤！

史臣曰：夫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贾祸招怨，败国丧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缘利动，言为甘闻，志虽慕于圣明，情不胜于嗜欲，徒有贤佐，无如之何，所以礼经戒其勿畜。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鉞，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张说、李林甫手握大权，承主恩顾，尚遭凌摈，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恶盈，器满则覆，终虽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许景先获居重任，因融荐之，此亦有凤之一毛也。玄宗以圣哲之姿，处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后之帝王，得不深鉴！

赞曰：财能域人，聚则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馥美。融、坚、矜、鉞，因利乘便。以徼宠荣，宜招后患。

列传第五十六

李林甫 杨国忠 张晞 王琚 王毛仲 陈玄礼附

李林甫，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长史。孝斌生思海，官至扬府参军，思海即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为千牛直长，其舅楚国公姜皎深爱之。开元初，迁太子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乾曜侄孙光乘，姜皎妹婿，乾曜与之亲。乾曜之男洁白其父曰：“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累迁国子司业。

十四年，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譎有材略，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嵩久之以右丞韩休对，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二十三年，以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

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寻历户、兵二尚书，知政事如故。

寻又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琬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驸马都尉杨洄白惠妃。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驯兵秣马，储蓄军实，常务耳，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

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时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谓九龄曰：“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嘱托所由辈有颜面。”九龄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为洛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拜牛仙客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

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

玄宗终用林甫之言，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灊州，死于故驿，人谓之“三庶”，闻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乌鹊巢于大理狱户，天下几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辅，封林甫晋国公，仙客豳国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乃立为皇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

林甫既秉枢衡，兼领陇右、河西节度，又加吏部尚书。天宝改易官名，为右相，停知节度事，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六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三百户，而恩渥弥深。凡御府膳羞，远方珍味，中人宣赐，道路相望。与宰相李适之虽同宗属，而适之轻率，尝与林甫同论时政，多失大体，由是主恩益疏，以至罢免。黄门侍郎陈希烈性便佞，尝曲事林甫，适之既罢，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每有奏请，必先赂遗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恆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任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碓，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恆度。而耽宠固权，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初，韦坚登朝，

以坚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职，示结恩信，实图倾之，乃潜令御史中丞杨慎矜阴伺坚隙。会正月望夜，皇太子出游，与坚相见，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为不轨，黜坚，免太子妃韦氏。林甫因是奏李适之与坚昵狎，及裴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上以为然，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后杨慎矜权位渐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为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诬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奏请多允，乃擢在台省，令按刑狱。会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与子婿柳勣不叶，勣飞书告有邻不法，引李邕为证，诏王鉷与国忠按问。鉷与国忠附会林甫奏之，于是赐有邻自尽，出良娣为庶人，李邕、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类也。

林甫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虑为后患，故屡起大狱以危之，赖太子重慎无过，流言不入。林甫尝令济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时为山东节度，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意相得，欲拥兵以佐太子。玄宗闻之曰：“我兒在內，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汉阳太守。八载，咸宁太府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馀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杀。

十载，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十一载，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叛，让节度，举安思顺自代。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唆、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

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闾茸者，代为题尺。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迴判语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杖”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麋之庆。”客视之掩口。

初，杨国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权倾朝列，林甫始恶之。时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会南蛮寇边，林甫请国忠赴镇。帝虽依奏，然待国忠方渥，有诗送行，句末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处置军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悦。林甫时已寝疾。其年十月，扶疾从幸华清宫，数日增剧，巫言一见圣从差减，帝欲视之，左右谏止。乃敕林甫出于庭中，上登降圣阁遥视，举红巾招慰之，林甫不能兴，使人代拜于席。翌日，国忠自蜀还，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垂涕托以后事。寻卒，赠太尉、扬州大都督，给班剑、西园秘器。诸子以吉仪护柩还京师，发丧于平康坊之第。

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扃复壁，络板甃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为将作监，嶠为司储郎中，屿为太常少卿；子婿张博济为鸿胪少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杜位为右补阙，齐宣为谏议大夫，元揔为京兆府户曹。

初，林甫尝梦一白晰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是时杨国忠始为金吾胄曹参军，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其形状亦类宽焉。

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崕诸子并谪于岭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杨国忠，本名钊，蒲州永乐人也。父珣，以国忠贵，赠兵部尚书。则天朝幸臣张易之，即国忠之舅也。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蒲博无行，为宗党所鄙。乃发愤从军，事蜀帅，以屯优当迁，益州长史张宽恶其为人，因事笞之，竟以屯优授新都尉。稍迁金吾卫兵曹参军。太真妃，即国忠从祖妹也。天宝初，太真有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国忠为宾佐，既而擢授监察御史。去就轻率，骤履清贵，朝士指目嗤之。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倚摭阴事以倾之。侍御史杨慎矜承望风旨，诬太子妃兄韦坚与皇甫惟明私谒太子，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舞文巧诋，为国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坚狱，坚及太子良娣杜氏、亲属柳勣、杜昆吾等，痛绳其罪，以树威权。于京城别置推院，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忠乘而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馀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鉉拜鸿胪卿。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

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初，杨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为御史中丞，同构大狱，以倾东宫。既帝意不回，慎矜稍避事防患，因与鉷有隙。鉷乃附国忠，奏诬慎矜，诛其昆仲，由是权倾内外，公卿惕息。吉温为国忠陈移夺执政之策，国忠用其谋，寻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皆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侔于国忠，而位望居其右。国忠忌其与己分权，会邢縡事泄，乃陷鉷兄弟诛之，因代鉷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乃穷竟邢縡狱，令引林甫交私鉷、縡与阿布思事状，而陈希烈、哥舒翰附会国忠，证成其状，上由是疏薄林甫。

南蛮质子閣罗凤亡归不获，帝怒甚，欲讨之。国忠荐阆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率精兵八万讨南蛮，与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请国忠兼领益部。十载，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荐仲通代己为京兆尹。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国忠寻兼山南西道采访使。十一载，南蛮侵蜀，蜀人请国忠赴镇，林甫亦奏遣之。将辞，雨泣恳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怜之，不数月召还。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

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

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耇悼。故事，宰相居台辅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简易。自林甫承恩顾年深，每出车骑满街，节将、侍郎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案吏。旧例，宰相午后六刻始出归第，林甫奏太平无事，以巳时还第，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主书吴珣持籍就左相陈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无可否。国忠代之，亦如前政。国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事务鞅掌，但署一字，犹不能尽，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有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

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于宣义里构连甲第，土木被绋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昼会夜集，无复礼度。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以为谐谑，衢路观之，无不骇叹。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国忠山第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相对，韩国、秦国薨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

家，赏赐宴乐。每扈从骊山，五家合队，国忠以剑南幢节引于前，出有饯路，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进封卫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俄拜司空。

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图逆节，动未有名，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及见国忠用事，虑不利于己，禄山遥领内外闲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后，兼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内伺朝廷动静。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郑昂缢杀于御史台。又奏贬吉温于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内以取信于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

“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迷惑也。

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龙武将军陈玄礼、左相韦见素、京兆尹魏方进，国忠与贵妃及亲属，拥上出延秋门，诸王妃主从之不及，虑贼奄至，令内侍曹大仙击鼓于春明门外，又焚刍藁之积，烟火烛天。既渡渭，即令断便桥。辰时，至咸阳望贤驿，官吏骇窜，无复贵贱，坐宫门大树下。亭午，上犹未食，有老父献麦，帝令具饭，始得食。翌日，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

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是日，贵妃既缢，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御史大夫魏方进死，左相韦见素伤。良久兵解，陈玄礼等见上谢罪曰：“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帝曰：“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

是时，禄山虽据河洛，其兵锋东止于梁、宋，南不过许、邓。李光弼、郭子仪统河朔劲卒，连收恆、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动，则凶逆之势，不讨自弊。及哥舒翰出师，凡不数日，乘舆迁幸，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主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国忠子：暄、岫、晓、晞。暄为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尚延和郡主；岫为鸿胪卿，尚万春公主。兄弟各立第于亲仁里，穷极奢侈。国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国忠既死，柔与虢国夫人皆自刭死。暄死于马嵬；岫陷贼被杀；晓走汉中郡，汉中王瑒榜杀之；晞走至陈仓，为追兵所杀。

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其斫丧王室，俱一时之沴气焉。

张晔，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郢州刺史。晔，景龙初为铜鞮令，家本豪富，好宾客，以弋猎自娱。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晔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

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暉第，生废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内难，升为皇太子，召暉拜宫门大夫，每与诸王、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在太子左右以接欢。其年，擢拜左台侍御史，数月迁左御史台中丞。

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异谋，广树朋党，暉与仆射刘幽求请先为备。太平闻之，白于睿宗，乃流暉于岭南峰州，幽求谪于岭外。及太平之败，幽求追拜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暉为大理卿，封邓国公，实封三百户，逾月又加权兼雍州长史。其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以雍州为京兆府，长史为尹。暉首迁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为荣宠之极。暉亦有应务才干，迁太子詹事，判尚书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将军，三为左金吾大将军，又为殿中监、太仆卿。

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进。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宝初，暉还乡拜扫，特赐锦袍缙彩，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敕郡县供拟。暉鬓发华皓，在舆中，子弟车马连接数里，衣冠荣之。中使中路追赐药物。至襄城月馀，诏还京。五载薨，年九十馀，赠开府仪同三司。其后，履冰为金吾将军，季良殿中监，俱列启戟，时人美之。暉寿考。善保终始。

王琚，怀州河内人也。叔父隐客，则天朝为凤阁侍郎。琚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神龙初，年二十馀，尝谒驸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欢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义而许之，与周璟、张仲之为忘年之友。及同皎败，琚恐为吏所捕，变姓名诣于江都，佣书于富商家，主人后悟其非佣者，以女嫁之，资给其财。经四五年，睿宗登极，琚具白主人，厚资其行装，乃至长安。遇玄宗为太子监国，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沙门普润先与玄宗筮，克清内难，加三品，食实封，常入太子宫。琚见之，说以天时人事，

历然可观。普润白玄宗，玄宗异之。及琚于吏部选补诸暨主簿，于东宫过谢，及殿，而行徐视高，中官曰：“殿下在帘下。”琚曰：“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大孝于君亲，何得有此声？”玄宗遽召见之，琚曰：“顷韦庶人智识浅短，亲行弑逆，人心尽摇，思立李氏，殿下诛之为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则天之女，凶狡无比，专思立功，朝之大臣，多为其用。主上以元妹之爱，能忍其过。贱臣浅识，为殿下深忧。”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不言忧患转深，为臣为子，计无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贵于安宗庙。定万人。征之于昔，盖主，汉帝之长姊，帝幼，盖主共养帝于宫中，后与上官桀、燕王谋害大司马霍光，不议及君上，汉主恐危刘氏，以大义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储贰。太平虽姑，臣妾也，何敢议之！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艺，可隐迹与寡人游处？”琚曰：“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玄宗益喜，与之交友，恨相知晚，呼为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学士，日与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独琚常预秘计。逾月，又拜太子舍人，寻又兼谏议大夫、内供奉，又赠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书侍郎。时刘幽求、张暉并流于岭外，琚见事迫，请早为之计。二年七月三日，琚与岐王范、薛王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并预诛逆，以铁骑至承天门。时睿宗闻鼓噪声，召郭元振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顷间，琚等从玄宗至楼上，诛萧至忠、岑义、窦怀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逊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银青光

禄大夫、户部尚书，封赵国公，食实封五百户；皎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实封五百户；令问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宋国公，实封三百户；毛仲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闲厩兼知监牧使、霍国公，实封五百户；守一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员外置同正员，进封晋国公，实封五百户。琚、皎、令问并固让尚书、殿中监，不上。十八日，琚、皎依旧官各加实封二百户，通前七百户。累日，玄宗宴于内殿，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杂彩各一千匹、绢一千匹，列于庭，宴慰终夕，载之而归。

琚转见恩顾，每延入阁中，迄夜方出。归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宫就琚宅问讯琚母，时果珍味饗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侧，常参闻大政，时人谓之“内宰相”，无有比者。又赠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谄纵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又改官名，与苏颋同为紫微侍郎。二年二月回，未及京，便除泽州刺史，削封。历衡、郴、滑、虢、沔、夔、许、润九州刺史，又复其封。二十年，丁母忧。二十二年，起复右庶子，兼嵩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邓、蔡五州刺史。天宝后，又为广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玄宗念旧，常优容之。侍儿二十人，皆居宝帐。家累三百馀口，作造不遵于法式。虽居州伯，与佐官、胥吏、酋豪连榻饮谑，或樗蒲、藏车句以为乐。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欣赏，垂四十年矣。

时李邕、王弼与琚皆年齿尊高，久在外郡，书疏尺题来往，

有“谴谪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负材使气，阴议除之。五载正月，琚果为林甫构成其罪，贬琚江华郡员外司马，削阶封。至任未几，林甫使罗希爽重按之。希爽排马牒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爽至，遂自缢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赠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父游击将军职事求娄，犯事没官，生毛仲，因隶于玄宗。性识明悟，玄宗为临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别驾，又见李宜德超捷善骑射，为人苍头，以钱五万买之。景龙三年冬，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挟弓矢为翼。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鞮，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惠。

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榜捶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从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至，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勋，进封平王。以绍京、幽求知政事，署诏敕。崇简、嗣宗及福顺、宜德，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其时，梓宫在殡，举城缟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绯，持满铁骑而出，倾

城聚观欢慰。其犯逆者，尽曝尸于城外。毛仲数日而归，玄宗不责，又超授将军。

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赆，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毛仲专知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将军，阶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预诛萧、岑等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开元十四年，赠其父秦州刺史。

毛仲虽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常于闲厩侧内宅住。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虢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赆，生男，孩稚已授五品，与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杨思勖、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进位特进，行太仆卿，馀并如故。九年，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仍以左领军大总管王晙与天兵军节度张说，东与幽州节度裴奂先等计会。

毛仲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如云锦，玄宗益喜。于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张说加左右丞相，毛仲加开府仪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后，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间四人至开府，又敕张说为《监牧颂》以美之。十七年，从朝五陵，又赠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骄，尝求为兵部尚书，玄宗不悦，

毛仲快快，见于词色。又福顺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数十人皆与毛仲善，倚之多为不法。中官等妒其全盛逾己，专发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力士辈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产，尝借苑中亭子纳凉，玄宗借之。中官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

后毛仲索甲仗于太原军器监，时严挺之为少尹，奏之。玄宗恐其党震惧为乱，乃隐其实状，诏曰：“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细，非有功绩，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志。往属艰难，遽兹逃匿，念深惟旧，义在优容，仍荷殊荣，蔑闻俊悔。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从诛殛；恕其庸昧，宜从远贬。可灊州别驾员外置长任，差使驰驿领送至任，忽许东西及判事。”左领军大将军耿国公葛福顺，贬壁州员外别驾；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贬振州员外别驾；右武卫将军成纪侯李守德，贬严州员外别驾，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后改名；右威卫将军王景耀，贬党州员外别驾；右威卫将军高广济，贬道州员外别驾。毛仲男太子仆守贞，贬施州司户；太子家令守廉，贬溪州司户；率更令守庆，贬鹤州司仓；左监门长史守道，贬涪州参军。连累者数十人。又诏杀毛仲，及永州而缢之。

其后，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玄宗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正月半，欲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备预，若欲夜游，愿归城阙。”玄宗又不能违。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从

玄宗入巴蜀回，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不惧盈满，蔽主聪明，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得非彼苍假手，以示祸淫者乎！杨国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梟首覆宗，莫救艰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书》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佞人殆。”诚哉是言也。张晞、王琚、王毛仲，皆邓通、閼孺之流也。琚有缔构之功，过多僭侈，死于非罪，亦何惜之！

赞曰：天启乱阶，甫、忠当国。蔽主聪明，秉心谗慝。晞同二王，亦承恩德。吁哉僭逾，不知纪极。

列传第五十七

玄宗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瑶 靖恭太子琬 庶人璿
夏悼王一 仪王璿 颖王璿 怀哀王敏 永王璘 寿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济王环 信王瑑 义王玼 陈王珪 丰王珙
恆王瑱 凉王璿 汴哀王璿

玄宗三十子：元献杨皇后生肃宗，刘华妃生奉天皇帝琮、靖恭太子琬、仪王璿，赵丽妃生废太子瑛，钱妃生棣王琰，皇甫德仪生鄂王瑶，刘才人生光王璿，贞顺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怀哀王敏、寿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颖王璿、郭顺仪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钟美人生济王环，卢美人生信王瑑，阎才人生义王玼，王美人生陈王珪，陈美人生丰王珙，郑才人生恆王瑱，武贤仪生凉王璿，汴哀王璿，余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景云元年九月，封许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郾王。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庆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师，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宝元年，兼太原牧。十一载薨，赠靖德太子，葬于渭水之南细柳原，仍于启夏门内置庙祔享焉。肃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诏追册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备礼改葬于华清宫北齐陵，以尚书右仆射、冀国公裴冕为其使。初，开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废，令琮养其子，及天宝十一载琮薨，以瑛子倓为

嗣庆王，除秘书监同正员。

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谦。景云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郢王。开元三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诣国子学行齿胄之礼，仍敕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升筵讲论，学官及文武百官节级加赐。十三年，改名鸿，纳妃薛氏，礼毕，曲赦京城之内，侍讲潘肃等并加级改职，中书令萧嵩亲迎，特封徐国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

瑛母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云升储之后，其父元礼、兄常奴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皆玄宗在临淄邸以容色见顾，出子朗秀而母加爱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洄希惠妃之旨，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张九龄奏曰：“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蕃育，不闻有过，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间废弃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国本，难于动摇。昔晋献公惑宠嬖之言，太子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蛊之事，将祸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晋惠帝有贤子为太子，容贾后之谮，以至丧亡。隋文帝取宠妇之言，废太子勇而立晋王广，遂失天下。由此而论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

王璿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璿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镠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镠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璿有六男：俨、伸、倩、佖、备、亓敬。庆王琮先无子，璿得罪后，玄宗遣鞠之。天宝中，俨为新平郡王、光禄卿同正员，伸为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佖为嗣庆王。宝应元年，诏雪瑶、瑛、琚之罪，赠璿为皇太子，瑶、琚复赠为王。

棣王琬，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开元二年十二月，封为郾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遥领太原牧、太原已北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余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琬。天宝元年六月，遥领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经略节度大使。

先是，琬妃韦氏有过，琬怒之，不敢奏闻，乃斥于别室。宠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协。至十一载，孺人乃密求巫者，书符置于琬履中以求媚。琬与监院中官有隙，中官闻其事，密奏于玄宗，云琬厌魅圣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获之。玄宗大怒，引琬诘责之。琬顿首谢曰：“臣之罪合死矣，请一言以就鼎镬。然臣与新妇，情义绝者，二年于兹，臣有二孺人，又皆争长。臣实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为也。惟三哥辩其罪人。”及推问之，竟孺人也。玄宗犹疑琬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为请，命囚于鹰狗坊中，绝朝请，忧惧而死。琬妃即少师韦滔女，无子，琬死后，妃得还其父。琬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宝中封为王者三人：僖为汝南郡王、秘书监同正员，僖为宜都王、卫尉卿同正员，隼为济南王、光禄卿同正员。宝应元年五月，

代宗即位，舍琰罪，赠其王位。

鄂王瑶，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开元二年五月，封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遥领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余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瑶。二十五年，得罪废。宝应元年五月追复。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开元二年三月，封为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为荣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遥领陇右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宝元年六月，授单于大都护。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其月制以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为副，令仙芝征河、陇兵募屯于陕郡以御之。数日，琬薨。琬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时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殁谢，远近咸失望焉。赠靖恭太子，葬于见子西原。琬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宝中封为郡王者二：俯为济阴王、太仆卿同正员，偕为北平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开元十二年，封为光王。十五年，遥领广州都督、五府经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仪王澹、颖王璘、寿王清、延王湊、盛王沐、信王沔、义王淮等十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皇子珪封为陈王，澄封为翌王，漼封为恆王，滔封为汴王。陈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并置府官僚属。其日，光、仪等十人同于东宫尚书省上，诏宰臣及文武百僚送，仪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并未有府幕，同于礼院上，亦无精选。其时，琚兼广州都督，余如故。琚与鄂王瑶，皇子中有学尚才识，同居内宅，最相爱狎。琚有才力，善骑射。初封甚善，玄宗爱之。以母见疏薄，尝有怨言，为人所构得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五月，追复官爵。无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贞顺皇后为惠妃，见宠。一

生而美秀，上钟爱无比，名之为一。开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谥。时车驾在东都，葬于城南龙门东岑，欲宫中举目见之。

仪王璿，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湓。开元十三年五月，封为仪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璿。永泰元年二月薨，废朝三日，赠太傅。天宝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侁为钟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健为广陵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颖王璩，玄宗第十三子也。读书有文词。初名澹。开元十三年，封颖王。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璩。安禄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杨国忠为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进充置顿使，先移牒至蜀，托以颖王之藩，令设储供。玄宗至马嵬，方进被杀，乃令璩先赴本郡，以蜀郡长史崔圆为副。璩性俭率，将渡绵州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者，顾曰：“此可以为寝处，奈何践之？”命撤去。璩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贇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瞻？请建大槃，蒙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璩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乎？”将至成都，崔圆迓之，拜于马前，璩不止之，圆颇怒。玄宗至，璩视事两月，人甚安之。为圆所奏，罢居内宅。后令宣慰肃宗于彭原，遂从归京师。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辍朝三日。子伸，天宝中封荥阳郡王，授卫尉卿同正员。

怀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丰秀，以母惠妃之宠，玄宗特加顾念。才晬，开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谥，权窆于景龙观。天宝十三载，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顺仪，剑南节度尚书虚

己之妹。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璘。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钜亿。以薛镠、李台卿、蔡垣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观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亓易又勇而有力，驭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璘进至当涂，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反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求之将兵。铣麾下有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领屯于杨子，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

裴茂至瓜步洲，广张旗帜，耀于江津。璘与亓易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割臂而盟，以贰于璘。是日，浑惟明走于江宁，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广琛以步卒六千趋广陵，璘使骑追之，广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

战，逃而归国。若逼我，我则不择地而回战矣。”使者返报。其夕，铄等多燃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矣。璘军又以火应之。璘惧，以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迟明，不见济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驱其众以奔晋陵。宵谍曰：“王走矣。”于是江北之军齐进，募敢死士赵侃、库狄岫、赵连城等共二十人，先锋游弈于新丰，皆因醉而寐。璘闻官军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击之。驿骑奔告，侃等介马而出，襄城王已随而至，铄等奔救，张左右翼击之，射中襄城王首，易军遂败。高仙琦等四骑与璘南奔，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余干，及大庾岭，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易等为乱兵所害。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

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开元元年见幸，宠倾后宫，频产夏悼王、怀哀王、上仙公主，皆端丽，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让帝妃元氏请瑁在于邸中收养，妃自乳之，名为己子。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宫中常呼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为寿王，始入宫中。十五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礼。二十九年，让帝薨，瑁请制服，以报乳养之恩，玄宗从之。瑁，天宝中有子封为王者二人：怀为济阳郡王，倓为广阳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于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圣历初，皇嗣封为相王，食封与太平同三千户。长安中，寿春王兄弟五人，并赐实封三百户。神龙初，相府与太平同至五千户，卫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万户。寿春王加四百户，通前七

百户；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户，通前五百户。安乐初封二千户，长宁一千五百户，宣城、宣城、宣安各一千户，相王女为县主者各三百户。卫王寻升储位，相府增至七千户，太平至五千户，安乐三千户，长宁二千五百户，宣城已下各二千户。相府、太平、长宁、安乐皆以七千为限，虽水旱亦不破损免，以正租庸充数。唐隆元年，遗制以嗣雍王守礼、寿春王成器封为亲王，各赐实封一千户。开元之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皇妹为公主者，食封一千户，中宗女亦同。其后，皇子封王者赐封二千户，皇女为公主者赐封五百户。咸宜赐汤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户，诸皇女为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户。其封自开元已来，皆约以三千为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洄。玢母即尚书右丞柳范孙也，最为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爱，有学问。开元十三年，封为延王。十五年，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玢。天宝十五载，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瑒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兴元元年薨。天宝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书监同正员，倬延平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寿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三月，封为盛王。十五年，领扬州大都督。二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琦。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为广陵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支度采访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副，以广陵长史李成式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广德二年四月薨，赠太

傅。天宝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僖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员，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济王环，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湓。开元十三年三月，封济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其月改名环。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僖为永嘉郡王、卫尉卿同正员，僖为平乐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信王瑑，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瑑。

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玢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员，僖为晋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义王玢，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淮。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义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玢。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玢为舞阳郡王、太仆卿同正员，僖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员。

陈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涣。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陈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宝末男女二十一人，封为王者二人：玢为临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员，僖为安阳王、殿中监同正员。

丰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丰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风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使；以陇右太守邓景山为之副，兼武威长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将幸陕州，自苑中而出，骑从半渡浐水。将军王怀忠遂闭苑门，横截五百余骑，拥十宅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适遇元帅郭子仪，怀忠谓子仪曰：“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万国颙颙，何所瞻仰！今仆奉诸王等西

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为元帅，废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乎？”子仪未及对，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语，何不言也？”行军司马王延昌责之曰：“主上虽蒙尘于外，圣德钦明，王身为籓翰，何乃发狂悖之词也？延昌当奏闻于上。”子仪又数让之，命军士领之尽赴行在。潼关谒见，上不之责，珙归幕次，词又不顺。群臣恐遂为乱，请除之，遂赐死。天宝中有子二人为王：佻齐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伋宜春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恆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湏。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恆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宝十五载，从幸巴蜀，不复衣道士衣矣。

凉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淙。母武贤仪，则天时高平王重规女也，开元中入宫中，号为“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凉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

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至立为太子。高宗朝，睿宗为豫王，虽成长，亦以则天最小子，不令出阁。及至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中宗时，以譙王重福失爱，出迁外籓，卫王重俊为太子，入与成王千里等起兵，将诛韦后，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颖、永、延、济，盖举全数。其后，盛、仪、寿、陈、丰、恆、凉六王又就封，入内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歿，唯荣、仪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

居而已。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在于崇仁之礼院。

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仪王已下十三王从。至汉中郡，遣永王璘出镇荆州。至德二年十月，从还京。广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仪、颖、寿、延、盛、济、信、义、陈、恆、凉十一王扈从，幸陕州。十二月，从还上都。璿之子，天宝中封为王者一人：伉，泸州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汴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封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爱者子抱”，太子瑛之废，有由然矣。琬为元帅，不幸遽薨，岂天启乱阶，何失众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灵武，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书》所谓“自作孽，不可逭”也。丰王珙因缘厄运，窃有觊觎，不慎枢机，自贻伊咎，悲矣！

赞曰：《螽斯》之咏，乐有子孙。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谗胜瑛废，恩移至尊。盗炽琬卒，情乖万民。口祸丰珙，自灾永璘。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列传第五十八

韦见素 子谔益 益子顗
崔圆 崔涣 子纵 杜鸿渐

韦见素，字会微，京兆万年人。父湊，开元中太原尹。见素学科登第。景龙中，解褐相王府参军，历卫佐、河南府仓曹。丁父忧，服阕，起为大理寺丞，袭爵彭城郡公。坐事出为坊州司马。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天宝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岭南等黜陟使，观省风俗，弹纠长吏，所至肃然。使还，拜给事中，驳正绳违，颇振台阁旧典。寻检校尚书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载，迁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见素仁恕长者，意不忤物，及典选累年，铨叙平允，人士称之。时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名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

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桃林，潼关不守。是月，玄宗苍黄出幸，莫知所诣。杨国忠以身领剑南旄钺，请幸成都。见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于延秋门，便扈从之咸阳。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见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韦相！”识者救之，获免。上闻之，令寿王瑁宣慰，赐药傅疮。魏方进为乱兵所杀。是日，朝士独见素一人。是夜宿马嵬，上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参军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数少，恐非万全，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令皇太子后殿。

上至扶风郡，从驾诸军各图去就，颇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上闻之忧惧。会益州贡春彩十万疋，乃以其纲使濠阳尉刘景温为监察御史，其彩悉陈于廷，召六军将士等入，上谓之曰：“卿等皆国之功臣，勋劳素著，朕之优赏，常亦不轻。逆胡负恩，事须回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辞九庙。”言发涕流。又曰：“朕今须幸蜀，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祇供。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随，便与卿等诀别。”众咸俯伏号泣，曰：“死生从陛下。”上良久曰：“去住听卿自便。”自是丑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见素兼左相、武部尚书。数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豳国公，与一子五品官。

是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道路艰涩，音驿未通。八月，肃宗使至，始知灵武即位。寻命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

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将行，上皇谓见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多难兴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见素等悲泣不自胜。仍以见素子谔及中书舍人贾至充册礼使判官。时肃宗已回幸顺化郡。九月，见素等至，册礼毕，从幸彭原郡。肃宗在东宫，素闻房琯名重，故虚怀以待；以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三月，除左仆射，罢知政事，以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代为左相。

初，肃宗在凤翔，丧乱之后，纲纪未立，兵吏三铨，簿籍煨烬，南曹选人，文符悉多伪滥。上以凶丑未灭，且示招怀，据到注拟，一无检括。见素曰：“臣典选岁久，周知此弊。今寰区未复，员阙不多。若总无条纲，恐难持久。”上然之，未暇厘革。及还京，选人数千，补授无所，喧诉于朝，由是行见素之言。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五月，迁见素太子太师。十一月，肃宗自右辅还京，诏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师，肃宗御楼大赦。见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请致仕，许之。宝应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赠司空，谥曰忠贞，丧事官给。子倜、谔、益、邕。倜、谔皆位至给事中，益终刑部员外郎，邕终秘书丞。倜子頌。

益子頌，字周人，生一岁而孤，事姊称为恭孝。性嗜学，尤精阴阳、象纬、经略、风俗之书。善持论，有清誉。少以门荫补千牛备身，自鄆县尉判入等，授万年尉，历御史、补阙、

尚书郎，累迁给事中、尚书左丞、户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谏垣，与李约、李正辞迭申裨谏，颇回大政。宰相裴垪、李绹、崔群辈多与友善，而后进之有浮名者，亦游其门，以是称有时望。及李逢吉歼朋党以专政柄，而颀附丽之迹尤密，颇为时人所讥。然处身俭约，有足多者。著《易蕴解》推演潜亢终始之义，甚有奥旨。宝历元年七月卒，赠礼部尚书。

崔圆，清河东武城人也。后魏左仆射亮之后。父景晔，官至大理评事。圆少孤贫，志尚闳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开元中，诏搜访遗逸，圆以铃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萧灵为京兆尹，荐为会昌丞，累迁司勋员外郎。宰臣杨国忠遥制剑南节度使，引圆佐理，乃奏授尚书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知节度留后。天宝末，玄宗幸蜀郡，特迁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

肃宗即位，玄宗命圆同房琯、韦见素并赴肃宗行在所，玄宗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赐实封五百户。明年，罢知政事，迁太子少师，留守东都。会官军不利于相州，军回过洛阳，所在剽掠。圆弃城南奔襄阳，诏削除阶封。寻起为济王傅。李光弼用为怀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称。拜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转检校左仆射知省事。大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辍朝三日，赠太子太师，谥曰昭襄。

崔涣，祖玄暉，神龙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学知名，

位至礼部侍郎。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

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旋授正议大夫、太子宾客。乾元三年正月，转大理卿。再迁吏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集贤院待诏。性尚简澹，不交世务，颇为时望所归。迁御史大夫，加税地青苗钱物使。时以此钱充给京百官料，涣为属吏希中，以下估为使料，上估为百官料。其时为皇城副留守张清发之，诏下有司讯鞠，涣无词以对，坐是贬道州刺史。大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终。

子纵，初以廕补协律郎，三迁为监察御史。诏择令长于台省，除蓝田令，宽明勤干，德化大行，县人为之立碑颂德。转京兆府司录，累迁金部员外郎。以父贬道州刺史，弃官就养。丁父忧，终制，六迁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田悦连败，走魏州，婴城自守，诸道兵围之，屡乏食，诏纵兼魏州四节度粮料使，军储稍给。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纵先知之，潜告李怀光劝令奔命，怀光从之。纵乃悉敛军财与怀光俱来，调给具备。怀光兵士久战河外，及次河中，将迁延。纵之货币先已渡河，纵谓众曰：“若济，悉以分赐。”众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无几，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数奏怀光刚愎反覆，宜阴备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纵素善怀光，今不来矣。”上曰：“他

人不知纵，吾可保其心。”不数日，纵至，拜御史大夫。尝议其大体，不亲细事，狱诉仪制，皆付之僚吏。

贞元元年，亲祠南郊，为大礼使。属兵旱之后，赋入尚少，纵裁定文物，俭而中礼。无何，万年丞源邃为京兆尹李齐运所抑挫至死，纵劾奏不行。数月，除吏部侍郎，寻检校礼部尚书、东畿唐汝邓都观察使、河南尹。是时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纵悉心求瘼，为理简易。先是，戍边之师由洛阳者，储饩取办于编户。纵始官备，不征于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发敛，以绝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閼，都中灌溉济不逮为十二，人甚安之。征拜太常卿。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谥曰忠，赠吏部尚书。

纵孝悌，修饬自立，以父为元载排抑，居退十余年，左宦外府，讫载得罪，不求闻达。初，涣有宠妾郑氏，纵以母事之。郑氏性刚戾，待纵不以理，虽为大僚，每加笞詈。纵率妻子候颜，敬顺不懈，时以为难。

杜鸿渐，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长史。父鹏举，官至王友。鸿渐敏悟好学，举进士，解褐王府参军。天宝末，累迁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

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招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赍赴平凉，肃宗大悦。鸿渐知肃宗发平凉，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

诸使及兵士，进言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肃宗然之。及至灵武，鸿渐与裴冕等劝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五上表，乃从。鸿渐素习帝王陈布之仪，君臣朝见之礼，遂采摭旧仪，绵蕝其事。城南设坛壝，先一日具仪注草奏。肃宗曰：“圣君在远，寇逆未平，宜罢坛场。”余可其奏。肃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寻转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为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两京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

襄州大将康楚元、张嘉延盗所管兵，据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袭荆州，鸿渐闻之，弃城而遁。澧、朗、硤、归等州闻鸿渐出奔，皆惶骇，潜窜山谷。岁余，征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礼仪使。二圣晏驾，鸿渐监护仪制，山陵毕，加光禄大夫，封卫国公。广德二年，代宗将享郊庙，拜鸿渐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转中书侍郎。

永泰元年十月，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据成都，自称留后。邛州衙将柏贞节、泸州衙将杨子琳、剑州衙将李昌巖等兴兵讨旰，西蜀大乱。明年二月，命鸿渐以宰相兼充山、剑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鸿渐心无远图，志气怯懦，又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问罪，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时西戎寇边，关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代宗不获已，从之。仍以旰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柏贞节为邛州刺史，杨子琳为泸州刺史，各罢兵。寻请入觐，仍表崔旰为西川兵马留后。大历二年，诏以旰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召鸿渐还京。鸿渐仍率旰同入觐，代宗嘉之。后知政事，转门下侍郎，让山南副元帅。三年八月，

代王缙为东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从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赠太尉，谥曰文宪。辍朝三日，赐物五百疋，粟五百石。

鸿渐晚年乐于退静，私第在长兴里，馆宇华靡，宾僚宴集。鸿渐悠然赋诗曰：“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属和之。及休致后病，令僧剃顶发，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缙流，物议哂之。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显，玄宗宠任无疑，见素知国危，陈庙算，直言极谏，而君不从，独正犯难，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终者鲜矣。时论以见素取容于国忠，无言匡大政。且国忠恃内戚，弄重权，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见素之孤直，岂许取容？盖祸胎已成，政柄久紊，见素入相余年，言不从而难作，虽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谔才辩，顓俭约，雅符积善之庆矣。圆守文之士，非御侮之才。涣才兼行闻，命与时会。发言上沃主意，遽致显荣；当官屡为吏欺，终及窜逐。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纵忠于国，能于官，孝于家，三者备矣，孰能继之？鸿渐有卫社之功，非干城之责，时以任崔旰为非，则不然矣。且旰南拒贞节，北败献诚，宜以怀来，未可力制，终致归国，岂非臧谋？向讨之，即为剧贼矣。然事佛微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赞曰：玄宗失德，禄山肆逆。见素竭节，诸公协力。

列传第五十九

冯盎阿 史那社 尔子道 真叔祖 苏尼失 苏尼失子忠附
契苾 何力黑 齿常之 李多祚 李嗣业 白孝德

冯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为本部大首领。盎少有武略，隋开皇中为宋康令。仁寿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请讨之。文帝敕左仆射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贼平，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汉阳太守。

武德三年，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洗宝彻等并受林士弘节度，杀害隋官吏，盎率兵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又聚兵于新州，自为渠帅，盎趋往击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尔等颇识我否？”贼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四年，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或东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国公。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奚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

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于簿领，诘擿奸状，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赠左骑卫大将军、荆州都督。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磧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在位十年，无所课敛。诸首领或鄙其不能富贵，社尔曰：“部落既丰，于我便足。”诸首领咸畏而爱之。

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后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古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谓其诸部曰：“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其酋长咸谏曰：“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社尔不从，亲率五万余骑讨延陀于磧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啞利始可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其旧兵在者才万余人，又与西蕃结隙。

九年，率众内属，拜左骑卫大将军。岁余，令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诸人咸即受赏，社尔以未奉诏旨，秋毫无所取。及降别敕，然后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军还，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并杂彩千段赐之，仍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国公。十九年，从太宗征辽，至驻蹕阵，频遭流矢，拔而

又进。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尽获殊勋。师旋，兼授鸿胪卿。二十一年，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明年，军次西突厥，击处密，大破之，余众悉降。又下龟兹大拨换城，虏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及大臣那利等百余人而还。属太宗崩，请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许。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加位镇军大将军。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家以象葱山，仍为立碑，谥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卫大将军。

贞观初，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社{人小}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之西北，骁雄有恩惠，甚得种落之心。及颉利政乱，而苏尼失所部独不携离。突利之来奔也，颉利乃立苏尼失为小可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

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贞观九年，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初，封薛国公，累迁右骁卫大将军。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赠镇军大将军，陪葬昭陵。

子曠，袭封薛国公，垂拱中，历位司仆卿。

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父葛，隋大业中继为莫贺咄特勒，以地逼吐谷浑，所居隘狭，又多瘴疠，遂入龟兹，居于热海之上。特勤死，何力时年九岁。降号大俟利发。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

七年，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

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时吐谷浑主在突沦川，何力复欲袭之，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浑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还。有诏劳于大斗拔谷。万均乃排毁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愤怒，拔刀而起，欲杀万均，诸将劝止之。太宗闻而责问其故，何力言万均败坏之事，太宗怒，将解其官回授，何力固让曰：“以臣之故而解万均，恐诸蕃闻之，以为陛下厚蕃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又夷狄无知，或谓汉臣皆如此辈，固非安宁之术也。”太宗乃止。寻令北门宿卫，检校屯营事，敕尚临洮县主。

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观省其母，兼抚巡部落。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何力至，闻而大惊曰：“主上于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图叛逆！”诸首领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守泣谓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陀，许降公主，求何力。由是还，拜右骁卫大将军。太宗既许公主于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闻

天子无戏言，既已许之，安可废？”何力曰：“然。臣本请延缓其事，不谓总停。臣闻六礼之内，婿合亲迎，宜告延陀亲来迎妇，纵不敢至京邑，即当使诣灵州。畏汉必不敢来，论亲未可有成日。既忧闷，臣又携离，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两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从之。延陀恐有诈，竟不至灵州。自后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两子果争权，各立为主。

太宗征辽东，以何力为前军总管，军次白崖城，为贼所围，被矛中腰，疮重疾甚，太宗自为傅药。及拔贼城，敕求伤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杀之。何力奏言：“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况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义勇士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二十二年，为昆丘道总管，击龟兹，获其王诃梨布失毕及诸首领等。太宗崩，何力欲杀身以殉，高宗谕而止之。

永徽二年，处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讨平之，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显庆二年，迁左骁卫大将军，累封郕国公，兼检校鸿胪卿。龙朔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九月，次于鸭绿水，其地即高丽之险阻，莫离支男生以精兵数万守之，众莫能济。何力始至，会层冰大合，趣即渡兵，鼓噪而进，贼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尽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其年，九姓叛，以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乃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贼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被诬误，遂有翻动，使我舍汝等过，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则已。”诸姓大喜，共擒伪叶护及设、特勤等同恶二百余人以归，何力数其罪而诛之。乾封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

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乃回军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勣仍继至，共拔平壤城，执男建，虏其王还。授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国公，仍检校右羽林军。仪凤二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烈。

有三子：明、光、贞。明，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光，则天时右豹韬卫将军，为酷吏所杀。贞，司膳少卿。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初在本蕃，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龙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

仪凤中，吐蕃犯边，常之从李敬玄击之。刘审礼之没贼，敬玄欲抽军，却阻泥沟，而计无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进掩贼营，吐蕃首领跋地设弃军宵遁，敬玄因此得还。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仍充河源军副使。时吐蕃赞婆及素和贵等贼徒三万余屯于良非川。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而遁。擢常之为大使，又赏物四百匹。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开耀中，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烧其粮贮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嗣圣元年，迁左

武卫大将军，仍检校左羽林军。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常之率兵拒之。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常之见贼徒争下马著甲，遂领二百余骑，身当先锋直冲，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燃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遂狼狈夜遁。以功进封燕国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总管，以李多祚、王九言为副。追蹶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散走碛北。时有中郎将曩宝璧表请穷追余贼，制常之与宝璧会，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竟不与常之谋议，遂全军而没。寻为周兴等诬构，云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系狱，遂自缢而死。

常之尝有所乘马为兵士所损，副使牛师奖等请鞭之。常之曰：“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竟赦之。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及死，时甚惜之。

李多祚，代为靺鞨酋长。多祚骁勇善射，意气感激。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军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

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将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击钟鼎食，金章紫绶，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于将军，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为要誓，词气感动，义形于色。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以功进封辽阳郡王，食实封八百户，仍拜其子承训为卫尉少卿。其年，将有事于太庙，特令多祚与安国相王登攀夹侍。监察御史王兢上疏谏曰：“窃惟祔庙之礼，在于尊祖奉先；肃事之仪，岂厌惟亲与

德。伏见恩敕令安国相王与李多祚参乘，且多祚夷人，有功于国，适可加之宠爵，岂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连衡，与吾君而共辇？诚恐万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赵谈参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斥而下之。多祚虽无赵谈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无闻固让，岂国乏良辅，更无其人。史官所书，将示于后。何袁盎之强谏，独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详择焉。”上谓魏曰：“多祚虽是夷人，缘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辇，卿勿复言也。”

节愍太子之杀武三思也，多祚与羽林大将军李千里等率兵以从。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楼下，冀上问以杀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战。时有宫闾令杨思勳于楼上侍帝，请拒其先锋。多祚子媚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先军总管，思勳挺刃斩之，兵众大沮。多祚俄为左右所杀，并杀其二子，籍没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报国，典册所称；感义捐躯，名节斯在。故右羽林大将军、上柱国、辽阳郡王李多祚，三韩贵种，百战余雄。席宠禁营，乃心王室，仗兹诚信，翻陷诛夷。赖彼神明，重清奸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后之荣，以复生前之命。可还旧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鬥，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為能。每為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

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眾于娑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為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

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橛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给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仙芝表其功，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

及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将。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至德二年九月，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与贼大战于香积寺北，西拒泮水，东临大川，十里间军容不断。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

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戈铤鼓鞞，震曜山野，距贼军数里，列长阵而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子遗矣。”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是时，贼先伏兵于营东，侦者知之，元帅广平王分回纥锐卒，令击其伏兵，贼将大败。嗣业出贼营之背，与回纥合势，表里夹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贼帅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等收合残卒，东走保陕郡。庆绪又命严庄率众数万，赴陕助通儒辈以拒官军。广平王、郭子仪、王思礼等大军营于陕西。嗣业与子仪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子仪遂收东都。嗣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诸将同围相州。是时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是时，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上闻之震悼，嗟惜久之，诏曰：“临难忘身，为臣之大节；念功加赠，经国之常典。故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北庭行营节度使、虢国公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怀干时之勇略，有戡难之远谋。久仕边陲，备经任使。自凶渠构乱，中夏不宁，持感激之诚，总骁果之众，亲当矢石，频立勋庸。壮节可嘉，

将谋于百胜；忠诚未遂，空恨于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悯悼。死于王事，礼有可加，宜赠裂土之封，用广饰终之义。可赠武威郡王。其赙赠及缘葬事，所司倍于常式，仍令官给灵輿，递还所在。以其子佐国袭其官爵，食实封二百户。”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骁悍有胆力。乾元中，事李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右足加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望，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辔便辟，可万全者。”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真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寔啖，持矛跃马而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贼徒大骇。其后，累战功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以家难去职，服阕复旧官。

大历十四年九月，转太子少傅，寻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保。

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

矧蛮夷之人乎！如冯盎智勇守节，社{人小}廉慎知足，苏尼失恩惠，史忠清谨。凡用兵破吐蕃、谷浑，勇也；心如铁石，忠也；不解万均官，恕也；阻延陀之亲，智也；舍高突勃之死，识也。立大功，居显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马恕官兵，与将士均赏赐，古之名将，无以加焉。多祚忘身许国，孝德壮勇立功，皆三军之杰也，岂九夷之陋哉！嗣业力赞中兴，终歿王事，未可伦而拟也。

赞曰：君子之居，九夷无陋。壮哉嗣业，孰出其右！

列传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礼 邓景山 辛云京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父楷洛，开元初，左羽林将军同正、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果闻。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

天宝初，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五载，河西节度王忠嗣补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边上称为名将。八载，充节度副使，封蓟郡公。十一载，拜单于副使都护。十三载，朔方节度安思顺奏为副使、知留后事。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陇右节度哥舒翰闻而奏之，得还京师。禄山之乱，封常清、高仙芝战败，斩于潼关。又以哥舒翰率师拒贼。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以问子仪，子仪荐光弼堪当阃寄。十五载正月，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二月，转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以朔方兵五千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陘，收常山郡。贼将史思明以卒数万来援常山，追击破之，进收藁城等十余县，南攻赵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拔赵郡。自禄山反，常山为战场，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六月，与贼将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战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贼党，斩首万计，生擒四千。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河北归顺者

十余郡。

光弼以范阳禄山之巢穴，将先断之，使将绝根本。会哥舒翰潼关失守，玄宗幸蜀，人心惊骇。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时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次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二年，贼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玠等四伪帅率众十余万来攻太原。光弼经河北苦战，精兵尽赴朔方，麾下皆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谓诸将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光弼所部将士闻之皆惧，议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贼垂至，今兴功役，是未见敌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环辄补之。贼城外詬詈戏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贼将行皆视地，不敢逼城。强弩发石以击之，贼骁将劲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长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气而皆欲出战。史思明揣知之，先归，留蔡希德等攻之。月余，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击，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军资器械一皆委弃。贼始至及遁，五十余日，光弼设小幕，宿于城东南隅，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

军事毕，始归府第。转检校司徒，收清夷、横野等军，擒贼将李弘义以归。诏曰：“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鸿胪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蓟国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可守司空、兼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食实封八百户。”

乾元元年，与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入朝，敕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谒。迁侍中，改封郑国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帅之任，实属于师贞；左军之先，谅资于邦杰。自非道申启沃，学富韬铃，则何以翊分阃而专征，膺凿门而受律。求诸将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郑国公光弼，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属艰难，备彰忠勇，协风云而经始，保宗社于阽危。由是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于日月，嘉绩被于岩廊。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惟贤之佐，式弘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协赞天人，誓于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载明朝奖，爰籍旧勋。宜副出车之命，仍践分麾之宠。为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之副，知节度行营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余如故。与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阳来救，属绝粮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战胜之。属大风晦冥，诸将引众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南奔襄阳，郭于仪率众屯于谷水。史思明因杀安庆绪，即伪位，纵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书令，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兵马副元帅，以东师委之。左厢兵马使张用济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与诸将颇有异议，欲逗留其众。光弼以数千骑出次汜水县，用济单骑迎谒，即斩于辕门。诸将慑伏，都兵马使仆固怀恩先期而至。

初，光弼次汴州，闻思明悉众且至，谓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将兵来救。”叔冀曰：“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叔冀与战不利，遂与董秦、梁浦、刘从谏率众降思明。贼势甚炽，遣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将兵徇江淮，谓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贡两船玉帛。”思明乘胜而西。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鄴下之胜，再犯王畿，按甲以挫其锋，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则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嵎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悉军赴河阳。贼已至洛城，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炬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来犯。乙夜，入河阳三城。排阅守备，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战。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宫阙，于河阳南筑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贼攻城。于中、单城西大破逆党五千余众，斩首千余级，生擒五百余人，溺死者大半。

初，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也。”抱玉禀命，勒兵守南城，将陷，抱玉给贼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俟之。抱玉复得缮完设备，明日，

坚壁请战。贼怒见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贼帅周挚领军而退。光弼自将于中；单城，城外置栅，栅外大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单。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于城东北角树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二乘载木鹅、蒙冲、斗楼、橦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俟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退走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处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见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曰：“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栅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周挚复整军押北城而下，将攻之。光弼遽率众入北城，登城望曰：“彼虽众，乱而嚣，不足惧也。当为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将战。及期，不决，谓诸将曰：“向来战，何处最坚而难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尔往击之。”玉曰：“玉，步卒也，请骑军五百翼之。”光弼与之三百。又问：“何处最坚？”曰：“东南隅。”即命论惟贞以所部往击之。对曰：“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与之百。光弼又出赐马四十匹分给，且令之曰：“尔等望吾旗而战，若麾旗缓，任尔观望便宜；吾旗连麾三至地，则万众齐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斩无舍。”玉策马赴贼，有一人将援枪刺贼，洞马腹，连刺数人；一人逢贼，不战而退。光弼召不战者斩，赏援枪者绢五百疋。须臾，郝玉奔归。光弼望之，惊曰：“郝玉退，

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头来。玉见使者曰：“马中箭，非敢败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换马遣之。玉换马复入，决死而前。光弼连麾，三军望旗俱进，声动天地，一鼓而贼大溃，斩万余级，生擒八千余人，军资器械粮储数万计，临阵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周挚。其大将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等败，尚攻南城。光弼悉驱俘囚临河以示之，杀数十人以威之，余众惧，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斩之。初，光弼将战，谓左右曰：“战，危事，胜负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苟事之不捷，继之以死。”及是击贼，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军感动。贼既败走，光弼收怀州，思明来救，迎击于沁水之上，又败之。城将安太清极力拒守，月余不下。光弼令仆固怀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军号，乃登陴大呼，我师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送于阙下，即日怀州平。以功进爵临淮郡王，累加实封至一千五百户。

观军容使鱼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仆固怀恩又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列阵于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光弼败绩，军资器械并为贼所有。时李抱玉亦弃河阳，光弼渡河保闻喜。朝旨以怀恩异同致败，优诏征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请罪，诏释之。光弼恳让太尉，遂加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营节度使；俄复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史朝义乘邙山之胜，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将士皆惧，请南保扬州，光弼径赴徐州以镇之，遣田神功击败之。浙东贼首袁晁攻剡郡县，浙东大乱。光弼分兵除讨，克定江左，人心乃安。

初，光弼将止临淮，在道异疾而行。监军使以袁晁方扰江

淮，光弼兵少，请保润州以避其锋。光弼曰：“朝廷寄安危于我，今贼虽强，未测吾众寡，若出其不意，当自退矣。”遂径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宝应元年，进封临淮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师，代宗幸陕。朝廷方倚光弼为援，恐成嫌疑，数诏问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代宗还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诏子仪舆归京师。其弟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上遇之益厚。

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将孙珍奉遗表自陈。广德二年七月，薨于徐州，时年五十七。辍朝三日，赠太保，谥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将吏问以后事，曰：“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因取已封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将士。部下护丧柩还京师。代宗遣中官开府鱼朝恩吊问其母于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十一月，葬于三原，诏宰臣百官祖送于延平门外。母李氏，有须数十茎，长五六寸，以子贵，封韩国太夫人，二子皆节制一品。光弼十年间三入朝，与弟光进在京师，虽与光弼异母，性亦孝悌，双旌在门，鼎味就养，甲第并开，往来追欢，极一时之荣。

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泌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十一载，加云麾将军。十二载，翰征九曲，思礼后期，欲引斩之，续使命释之。思礼徐言曰：“斩则斩，却唤何物？”诸将皆壮之。十三年，吐蕃苏毗王款塞，诏翰至磨环川应接之。思礼坠马损脚，翰谓中使李大宜曰：“思礼既损脚，更欲何之？”

十四载六月，加金城太守。禄山反，哥舒翰为元帅，奏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事独与思礼决之。十五载二月，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预禄山事。”六月，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麴下，责以不能坚守，并从军令。或救之可收后效，遂斩承光而释思礼、崇贲，与房琯为副使。便桥之战又不利，除为关内节度使。寻遣守武功。贼将安守忠及李归仁、安泰清来战，思礼以其众退守扶风。贼兵分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王师大骇，凤翔戒严，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书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仪以朔方之众击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既破贼，思礼领兵先入景清宫。又从子仪战陕城、曲沃、新店，贼军继败，收东京。思礼又于绛郡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乾元二年，与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思礼领关内及潞府行营步卒三万、马军八千，大军溃，唯思礼与李光弼两军独全。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

器械精锐。寻加守司空。自武德已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

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辍朝一日，赠太尉，谥曰武烈，命鸿胪卿监护丧事。思礼长于支计，短于用兵，然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时议称之。

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为政简肃，闻于朝廷。居职四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书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礼军储丰实，其外又别积米万石，奏请割其半送京师。属思礼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于宽缓，数月之间，费散殆尽，唯存陈烂万余石。上闻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镇抚纪纲为己任，检覆军吏隐没者，众惧。有一偏将抵罪当死，诸将各请赎其罪，景山不许；其弟请以身代其兄，又不许；弟请纳马一匹以赎兄罪，景山许其减死。众咸怒，谓景山曰：“我等人命轻如一马乎？”军众愤怒，遂杀景山。上以景山统驭失所，不复验其罪，遣使谕之。军中因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从之。

辛云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数人，并以将帅知名。云京有胆略，志气刚决，不畏强御，每在戎行，以擒生斩馘为务。累建勋劳，官至北京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邓景山统驭失所，为军士所杀，请云京为节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门委之。云京质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贷丝毫，其赏功效亦如之，故三军整肃。回纥恃旧勋，每入汉界，必肆狼贪。至太原，云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虏畏云京，不敢惕息。数年间，

太原大理，无烽警之虞。累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发哀，为之流涕，册赠太尉，辍朝三日，谥曰忠献。后宰臣子仪、元载等见上，言及云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吊祭。时宰相及诸道节度使祭者凡七十余幄。

史臣曰：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邛山之败，阆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阆外之事，君侧之人，得不慎诸？思礼法令严整，储廩丰盈，节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虚名。仗钺扬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机权。贵马贱人，众怒身死，宜哉！云京赏善惩恶，静乱安边，功著军中，宠加身后，不亦美欤！

赞曰：光弼雄名，思礼刑清。始致乱者邓景山，何以救之辛云京。

列传第六十一

崔光远 房琯 子孺复 从子式

张镐 高适 暢璿

崔光远，滑州灵昌人也。本博陵旧族。祖敬嗣，好樽蒲饮酒。则天初，为房州刺史。中宗为庐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无礼度，敬嗣独以亲贤待之，供给丰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始知误宠。访敬嗣已卒，乃遣中书令韦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职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

光远即汪之子，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長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少历仕州县。开元末为蜀州唐安令，与杨国忠以博徒相得，累迁至左赞善大夫。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十四载，迁京兆少尹。其载，使吐蕃吊祭。十五载五月，使回。十余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诏留光远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采访使。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光远与中官将军边令诚号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数人方定。使其息东见禄山，禄山大悦，伪敕复本官。先是禄山已令张休摄京兆尹十余日，既得光远归款，召休归洛。八月，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浚水。孙孝哲、安神威从而召之，不得，神威惧而忧死，府县官吏惊走，狱囚皆空。光远以为贼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远之状报禄山。光远闭府门，斩为

盗曳落河二人，遂与长安令苏震等同出。至开远门，使人前谓门官曰：“尹巡诸门。”门官具器仗以迎，至则皆斩之。领府县官十余人，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夜过咸阳，遂达灵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远于渭北召集人吏之归顺者。尝有贼剽掠泾阳县界，于僧寺中椎牛酹酒，连夜酣饮，去光远营四十里。光远侦知之，率马步二千乙夜趋其所。贼徒多醉，光远领百余骑持满扼其要，分命骁勇持陌刀呼而斩之，杀贼徒二千余人，虏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及扈从还京，论功行赏，制曰：“持节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等使崔光远，毁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鄴国公，食实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为河南节度使。八月，代张镐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十二月，代萧华为魏州刺史，充魏州节度使。初，司徒郭子仪与贼战于汲郡，光远率汴师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萧华入魏州，使将军李处崧拒贼，贼大至，连战不利，子仪怒不救，处崧遂败，奔还。贼逐处崧至城下，反问之曰：“处崧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乃腰斩处崧。处崧善战有勇，众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惧。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缮完之，甚为坚峻。光远不能守，遂夜溃围而出，度河而还。肃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襄州将士康楚元、张嘉延率众为乱，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远兼御史大夫，持节荆襄招讨，仍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三年，除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观察使。先是，岐、陇吏人郭愔等为土贼，掠州县，为五堡，光远使判官、监察御史严伋召而降之。光远在官好蒲酒，晚年不亲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潜连党项及奴束儿、突厥败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击黄戎。肃宗追还，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剑南节

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旼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议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学，风仪沉整，以门廕补弘文生。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翊尉。无几去官，应堪任县令举，授虢州卢氏令，政多惠爱，人称美之。二十二年，拜监察御史。其年坐鞠狱不当，贬睦州司户。历慈溪、宋城、济源县令，所在为政，多兴利除害，缮理廨宇，颇著能名。天宝元年，拜主客员外郎。三年，迁试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试给事中，赐爵漳南县男。时玄宗企慕古道，数游幸近甸，乃分新丰县置会昌县于骊山下，寻改会昌为昭应县，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于宫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缮理。事未毕，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鄆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十四年，征拜左庶子，迁宪部侍郎。

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大臣陈希烈、张倚等銜于失恩，不时赴难。琯结张均、张垪兄弟与韦述等行至城南十数里山寺，均、垪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进，琯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从幸成都，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与一子官。其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贇、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肃宗以琯素

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乃与子仪、光弼等计会进兵。琯请自选参佐，乃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愬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十月庚子，师次便桥。辛丑，二军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时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军即战，复败，希文、刘愬并降于贼。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

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琯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

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观之，瑄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瑄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瑄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瑄岂肯竭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瑄，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瑄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圆厚结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渥，亦憾于瑄。瑄又多称病，不时朝谒，于政事简惰。时议以两京陷贼，车驾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惶恐。当主忧臣辱之际，此时瑄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瑄，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瑄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瑄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瑄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瑄为宰相。其年十一月，从肃宗还京师。十二月，大赦，策勋行赏，加瑄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瑄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瑄言议暴扬于朝。瑄又多称疾，上颇不悦。乾元元年六月，诏曰：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反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

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郤犇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快。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闾？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

时邠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隳废，州县靡宇，并为军营，官吏侵夺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举陈令式，令州县恭守，又缉理公馆，僚吏各归官曹，颇著政声。二年六月，诏褒美之，征拜太子宾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寻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到汉州，乃厚结司马李锐以财货，乘聘锐外甥女卢氏，时议薄其无士行。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阆州僧舍，时年六十七。

赠太尉。

孺复，瑄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年二十，淮南节度陈少游辟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覡，令扬言已过三十必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赋于扬州，少游将抑夺之。佶闻而奔出，少游方遣人劫佶令回，孺复请行，会佶已过江南，乃还。及少游卒，浙西节度韩滉又辟入幕。其长兄宗偃先贬官岭下而卒，及丧柩到扬州，孺复未尝吊。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生斂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孺复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恶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待儿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鞠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孺复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二岁余，又奏与崔氏离异，其为取舍恣逸，不顾礼法也如此。贞元十三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二。

式，瑄之侄，举进士。李泌观察陕州，辟为从事。泌入为相，累迁起居郎，出入泌门，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韦皋表为云南安抚使，兼御史中丞。皋卒，诏除兵部郎中。属刘辟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惧辟，每于座中数赞辟之德美，比之刘备，同陷于贼者皆恶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与王良士、崔从、卢士玖等白衣麻躋衔土请罪，崇文宽礼之，乃表其状，寻除吏部郎中。时河朔节度刘济、王士真、张茂昭皆以兵壮气豪，相持短长，屡以表闻，迭请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荐式为给事中，将命于河朔。式历使诸镇讽谕之，还奏愜旨，除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转河南尹。时讨王承宗于

镇州，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式表以凶旱，人贫力微，难以征发，宪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怀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观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张镐，博州人也。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后游京师，端居一室，不交世务。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镐仗策径往，求醉而已。

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及禄山阻兵，国忠屡以军国事咨于镐，镐举赞善大夫来瑱可当方面之寄。数月，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识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镐奏曰：“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肃宗甚然之。时方兴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镐既发，会张巡宋州围急，倍道兼进，传檄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晓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独任己。及镐信至，略无禀命，又虑兵败，祸及于己，遂逗留不进。镐至淮口，宋州已陷，镐怒晓，即杖杀之。及收复两京，加镐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诏以本军镇汴州，招讨残孽。时贼帅史思明表请以范阳归顺，镐揣知其伪，恐朝廷许之，手书密表奏曰：“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肃宗计意已定，表入不省。镐为人简澹，不事中要。会有宦官自范阳及滑州使还者，皆言思明、

叔冀之诚恚。肃宗以镐不切事机，遂罢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后思明、叔冀之伪皆符镐言。寻征为太子宾客，改左散骑常侍。属嗣岐王珍被诬告构逆伏法，镐买珍宅坐累，贬辰州司户。

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抚州刺史。迁洪州刺史、饶吉等七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寻正授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广德二年九月卒。

镐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营资产，谦恭下士，善谈论，多识大体，故天下具瞻，虽考秩至浅，推为旧德云。

高适者，渤海蓨人也。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因陈潼关败亡之势曰：“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樽蒲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

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蚤毒，未足为耻也。”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说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遯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

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又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惧于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无流亡，理不可得。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且田土疆界，盖亦

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

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邈在穷山之巔，垂于险绝之末，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奈何以险阻弹丸之地，而困于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务也。国家若将已戍之地不可废，已镇之兵不可收，当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犹恐狼狈，安可仰于成都、彭、汉、蜀四州哉！虑乖圣朝洗荡关东扫清逆乱之意也。倘蜀人复扰，岂不貽陛下之忧？昔公孙弘愿罢西南夷、临海，专事朔方，贾捐之请弃珠崖以宁中土，说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则事无穷顿，庶免倒悬。陛下若以微臣所陈有裨万一，下宰相廷议，降公忠大臣定其损益，与剑南节度终始处置。

疏奏不纳。

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旼，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于璋，斩之。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

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暢璿，河东人也。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三迁大理评事，副元帅郭子仪辟为从事。至德初，肃宗即位，大收俊杰，或荐璿，召见悦之，拜谏议大夫。累转吏部侍郎。广德二年十二月，为散骑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复为左常侍，与裴冕并集贤院待制。大历五年，兼判太常卿，迁户部尚书。十年七月卒，赠太子太师。

璿廓落有口才，好谈王霸之略，居职责成属吏。齷齪无过而已。

史臣曰：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如光远勇决任气，会权变以立功；房琯文学致身，全节义以避寇。阽危之时，颠沛之际，有足称者。然光远居重藩，掌军政，琯登相位，夺将权，聚浮薄之徒，败军旅之事，不知机而固位，竟无德以自危。孺复凶狂，式之便佞，获令终者幸焉。镐直躬居位，重德镇时，其为人也鲜矣。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璿擢第居官，守分无过，又何咎焉。

赞曰：光远、房琯，有始有终。张镐国器，适、璿儒风。

列传第六十二

李暹 族弟齐物 齐物子复暹 族弟若水

李麟 李国贞 子锜

李峘 弟峰岷

李巨 子则之

李暹，淮安王神通玄孙，清河王孝节孙也。暹少孤，事母甚谨。睿宗时，累转卫尉少卿。丁忧去职，在丧柴毁，家人密亲未尝窥其言笑。开元初，授汝州刺史，为政严简，州境肃然。与兄昇弟暹，尤相笃睦，昇等每月自东都省暹，往来微行，州人不之觉，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暹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久之，转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书、东都留守。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继好之义，虽属边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暹，体含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羽仪。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宜持节充入吐蕃使，准式发遣。”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觐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碑之

日，诏张守珪、李行伟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分往剑南及河西、碛西，历告边州曰：“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以嵩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时吏部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行用参杂，难以区分，嵩奏请准司勋兵部印文例，加“官告”两字，至今行之。

嵩风仪秀整，所历皆以威重见称，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县伯，俄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余，赠益州大都督。

齐物，淮安王神通子、盐州刺史锐孙也。齐物无学术，在官严整。开元二十四年后，历怀、陕二州刺史。齐物天宝初开砥柱之险，以通流运，于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加齐物银青光禄大夫，为鸿胪卿、河南尹。齐物与右相李适之善，适之为林甫所构贬官，齐物坐谪竟陵太守。入为司农、鸿胪卿。至德初，拜太子宾客，迁刑部尚书、凤翔尹、太常卿、京兆尹。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于物少恩，而清廉自饬，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辍朝一日。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齐物，宗室珪璋，士林桢干，清廉独断，刚毅不群。历践周行，备经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弥彰。三尹神州，一登会府，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遂令调护储闱，再登师傅，从容宾友，师长官僚。桑榆之时，壮志逾励；松柏之性，晚岁常坚。天不慙遗，奄然殒谢，念亲感旧，深轸于怀。宜锡宠章，载光营魄。可赠太子太师。”

子复，字初阳，以父廕累官至江陵府司录。精晓吏道，卫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为伯玉所信，奏为江陵县令，迁少尹，历饶州、苏州刺史，皆著政声。李希烈背叛，荆南节度张伯仪数出兵，为希烈所败，朝廷忧之。以复

久在江陵，得军民心，复方在母丧，起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行军司马。伯仪既受代，以复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讨使，加检校常侍。先时西原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复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在容州三岁，南人安悦。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会安南经略使高正平、张应相次卒官，其下参佐偏裨李元度、胡怀义等阻兵，黥乱州县，奸赃狼藉。复诱怀义杖杀之，奏元度流于荒裔。又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琼州久陷于蛮獠中，复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琼州都督府以绥抚之。复晓于政道，所在称理，征拜宗正卿，加检校工部尚书。未一岁，会华州节度李元谅卒，以复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仍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贞元十年，郑滑节度使李融卒，军中溃乱，以复检校兵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营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复到任，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不率于民，众皆悦之。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复久典方面，积财颇甚，为时所讥。

若水，齐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容貌甚伟，在馆三十年，多识旧仪，每宣劳赞导，周旋俯仰，有可观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疏属，太宗之从孙也。父浚，开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选吏才，以浚为润州刺史、江南东道按察使。转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摄御史大夫、剑南节度按察使。所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八年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诚。

麟以父任补职，累授京兆府户曹。开元二十二年，举宗室

异能，转殿中侍御史，历户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天宝元年，迁郎中，寻改谏议大夫。五载，充河西、陇右、碛西等道黜陟使，称旨，迁给事中。七载，迁兵部侍郎。同列杨国忠专权，不悦麟同职，宰臣奏麟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俄而国忠为御史大夫，麟复本官。十一载，迁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为河东太守、河东道采访使，为政清简，民吏称之。其年冬，禄山构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仍以将军吕崇贲代还。复以祭酒归朝，赐爵渭源县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户部侍郎，兼左丞。迁宪部尚书。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独留之，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其年十一月，从上皇还京，策勋行赏，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褒国公。

时张皇后干预朝政，殿中监李辅国以翊卫肃宗之劳，判天下兵马事，充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同朝。宰相苗晋卿、崔圆已下惧其威权，倾心事之，唯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辅国不悦。乾元元年，罢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傅，赙绢二百匹。葬日，诏京兆府差官护送，官给所需。麟好学能文，尝编聚皇朝已来制集五十卷，行于时。

李国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孙。父广业，剑州长史。国贞本名若幽，性刚正，有吏才，历安定、扶风录事参军，皆称职。乾元中累迁长安令，寻拜河南尹。会史思明逼城，元帅李光弼东保河阳，国贞领官吏寓于陕。数月，征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殿中监。二年八月，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

使，镇于绛，赐名国贞。既至，又加充管内河中、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余并如故。

国贞既至绛，属军中素无储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将士等粮赐多阙。国贞频以状闻，未报。军中喧喧怨读，左右以告国贞，国贞喻之曰：“军将何苦如是，已为奏闻，终有所给。”信宿军乱，攻国贞，夜烧衙城门。国贞莫知所图，左右劝国贞弃城遁去，国贞曰：“吾衔命为将，不能靖难，安可弃城乎！”左右固劝回避，乃隐于州狱，诈负縲绁。会国贞麾下为贼所擒，因指所在，遂于狱中执国贞，将害之，国贞曰：“军中乏粮，已有陈请，人不堪赋，予无负于将土耳。”众引退。突将王元振独曰：“今日之事，岂须问焉！”抽刀害国贞及二男、三大将。

国贞有风采，清白守法，为政急于操下，时论以辨吏称之。追赠扬州大都督。

子锜，以父廕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宝货赂李齐运，由是迁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锜恃恩骄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天下切齿。乃增置兵额，选善弓矢者聚之一营，名曰“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名曰“蕃落健儿”。德宗复于润州置镇海军，以锜为节度使，罢其盐铁使务。锜虽罢其利权，且得节度，反状未发。

宪宗即位已二年，诸道倔强者入朝，而锜不自安，亦请入朝，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不悦，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齎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颈，锜佯惊救解之，囚于别馆。遂称兵，饰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谋，矫制传檄于苏、杭、

湖、睦等州，遂杀其镇将李深；湖州辛秘亦杀其镇将赵惟忠；而苏州刺史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系，钉于船舷，生致于锜，未至而锜败，得免。

初，锜以宣州富饶，有并吞之意，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将夙有向顺志，而锜甥裴行立亦思向顺，其密谋多决于行立，乃回戈趣城，执锜于幕，缢而出之，斩于阙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

宰相郑絪等议锜所坐，亲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蒋武问曰：“诏罪李锜一房，当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锜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于国，不可以孽孙而上累。”又问：“锜亲兄弟从坐否？”武曰：“锜亲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锜兄弟从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颇以为然，故诛锜诏下，唯止元恶一房而已。

李恒，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孙。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祹，祹生三子：恒、峯、岷。恒志行修立，天宝中为南宮郎，历典诸曹十余年。居父丧，哀毁得礼，服阕，以郡王子例封赵国公。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恒自考功郎中出为睢阳太守。寻而弟岷出为魏郡太守，兄弟夹河典郡，皆以理行称。十四载，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玄宗幸蜀，恒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谋乱，上皇御玄英楼招谕，不从，恒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岷为凤翔太守，匡翊肃宗，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为户部尚书，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节都统淮南、江南、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刘展握兵河南，有异

志，乃阳拜展淮南节度使，而密诏扬州长史邓景山与峒图之。时展徒党方强，既受诏，即以兵渡淮。景山、峒拒之寿春，为展所败。峒走渡江，保丹阳，坐贬袁州司马。宝应二年，病卒于贬所，追赠扬州大都督，官给递乘，护柩还京。

初，峒为户部尚书，岷为吏部尚书、知政事，峰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冠时。峰位终蜀州刺史。

岷，乐善下士，少有吏干。以门荫入仕，累迁高陵令，政术知名。特迁万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为金吾将军，迁将作监，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声绩。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岷。”其为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岷召至行在，拜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岷，馈军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

“乾元二年，制曰：“李岷朝廷硕德，宗室荅臣。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岷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岷，由是諲等衔之。

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潜令官军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忠良被诬构者继有之，须有追呼，诸司莫敢抗。御史台、大理寺重囚在狱，推断未了，牒追就银台，不问轻重，一时释放，莫敢违者。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及岷为相，叩头论辅国专权乱国，上悟，赏岷正直，事并变革。辅国以此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察事等并停，由是深怨岷。

凤翔七马坊押官，先颇为盗，劫掠平人，州县不能制，天

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擒获决杀之。其妻进状诉夫冤。辅国先为飞龙使，党其人，为之上诉，诏监察御史孙莹推之。莹初直其事。其妻又诉，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讯之，三司与莹同。妻论诉不已，诏令侍御史毛若虚覆之，若虚归罪于夷甫，又言伯阳等有情，不能质定刑狱。伯阳怒，使人召若虚，词气不顺。伯阳欲上言之，若虚先驰谒，告急于肃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虚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帘内。有顷，伯阳至，上问之，伯阳颇言若虚顺旨，附会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阳贬端州高要尉，权献郴州桂阳尉，凤翔尹严向及李晔皆贬岭下一尉，莹除名长流播州。岷以数人咸非其罪，所责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虚希旨用刑，不守国法，陛下若信之重轻，是无御史台。”上怒岷言，出岷为蜀州刺史。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岷欲专权耶？何乃云任毛若虚是无御史台也？令贬蜀州刺史，朕自觉用法太宽。”择木对曰：“岷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祇益圣德尔。”

代宗即位，征岷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属銮舆幸陕，岷由商山路赴行在。既还京师，拜岷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传诏命至中书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岷为宰相，令去其榻。奏请常参官各举堪任谏官、宪官者，不限人数。

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岷为三司使，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

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崔器、吕諲，皆守文之吏，不识大体，殊无变通。廷议数日，方从岷奏，全活甚众。其料敌决事皆此类。竟为中官所挤，罢知政事，为太子詹事，寻迁吏部尚书，知江淮举选，置铨洪州。明年，改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终，时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虢王凤，高祖之第十四子也。凤孙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刚锐果决，颇涉猎书史，好属文。开元中为嗣虢王。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诏狱，巨母扶余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为京兆土曹，推勣之党，以徐征等往来巨家，资给之，由是坐贬义阳郡司马。六载，御史中丞杨慎矜为李林甫、王鉷构陷得罪，其党史敬忠亦伏法。以巨与敬忠相识，坐解官，于南宾郡安置。又起为夷陵郡太守。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垪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杨国忠素与巨相识，忌之，谓人曰：“如此小兒，岂得令见人主！”经月余日不得见。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刘奉庭宣敕令宰相与巨语，几亭午，方出。国忠颇怠，对奉庭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公不尔乎？”巨曰：“不知若个军将能与相公手打贼乎？”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曰：“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臣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灵，先领三节度事。有诏贬灵为果毅，以颍川太守来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灵能存孤城，

其功足以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之。”巨至内乡，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灵，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灵复位。

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师、兼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颇有干没，士庶怨讟。后与妃张氏不睦，张氏即皇后从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构之，发其所犯赃贿，贬为遂州刺史。属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众袭节度使李奂于绵州，路经遂州，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为子璋所杀。

子则之，以宗室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嗣曹王皋自荆南来朝，称荐之，贞元二年，自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以从父甥奚申追游无闲亲累，贬昭州司马。

史臣曰：嵩孝友清慎，居官有称；齐物贞廉整肃，复节制权谋；国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锜之为逆，不累其亲，前人之积德彰矣，当朝之用法明矣。然嵩发人隐私，齐物积财兴议，国贞急于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峒循良，匪躬立事，始终无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岷之刚正才略，有足可称。初为国忠所憎，终沮朝恩之势。处群邪之内，坚独正之心，是不吐也；活东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几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刚锐果决，亦可嘉焉，终以赃贿贪残，良可痛也。

赞曰：宗室贤良，枝叶茂盛。最尤者谁？岷独守正。

列传第六十三

苗晋卿 裴冕 裴遵庆 子向 向子寅 寅子枢

苗晋卿，上党壶关人。世以儒素称。祖夔，高道不仕，追赠礼部尚书。父殆庶，官至绛州龙门县丞，早卒，以晋卿赠太子少保。

晋卿幼好学，善属文，进士擢第。初授怀州修武县尉，历奉先县尉，坐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迁侍御史，历度支、兵、吏部三员外郎。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二十四年，与吏部郎中孙逖并拜中书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权知吏部选事。晋卿性谦柔，选人有诉讼索好官者，虽至数千言，或声色甚厉者，晋卿必含容之，略无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时天下承平，每年赴选常万余人。李林甫为尚书，专任庙堂，铨事唯委晋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实。天宝二年春，御史中丞张倚男爽参选，晋卿与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选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众知爽不读书，论议纷然。有苏孝愠者，尝为范阳蓟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宠特异，谒见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上怒，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遥为武当郡太守，张倚为淮阳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

天宝三载闰二月，转魏郡太守，充河北采访处置使，居职三年，政化洽闻。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既至壶关，望县门而步。小吏进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轻。”晋卿曰：“《礼》：‘下公门，式路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寻改河东太守、河东采访使，入为尚书、东京留守，征为宪部尚书。属禄山叛逆，杨国忠以晋卿有时望，将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镇东道。”遂出为陕州刺史、陕虢两州防御使。及入对，固辞老病，由是忤旨，改宪部尚书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离道路，多为逆党所胁，自陈希烈、张均已下数十人尽赴洛阳，晋卿潜遁山谷，南投金州。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即日拜为左相，军国大务悉以咨之。既收两京，以功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改为侍中。后以贼寇渐除，屡乞骸骨，优诏许之，罢知政事，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旧臣，复拜为侍中。

晋卿宽厚廉谨，为政举大纲，不问小过，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为立碑颂德。及秉钧衡，小心畏慎，未尝忤人意。性聪敏，达练事体，百司文簿，经目必晓，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议者比汉之胡广。

玄宗崩，肃宗诏晋卿摄冢宰。上表固辞曰：“臣闻古者殷高宗在谅闇之中，百官听于冢宰，更无事迹，但存文字。且一时之事，礼不相沿。今残寇犹虞，日殷万务，皆缘兵马屯守讨袭，善算良谋，立胜擒敌。陛下若行古之道，居丧不言，苍生何依，百事皆废。伏读国家起居注，亦于礼部检见旧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国哀，视事不辍，以为君临天下，难徇常情。今遗诏有处分，皇帝宜三日而听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则无冢宰；遵大行皇帝遗诏，便合听朝。万姓

颡颡，不胜大愿。伏惟陛下知理国之重，顺人心之切，以义断恩，从宜无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断在须臾，凡圣不同，岂合受诏。陛下发哀已五日矣，愿准遗诏听政，则四夷万国，无任悲幸。”肃宗时疾弥留，览表殒绝，乃许。

数日，肃宗晏驾，代宗践祚，又诏晋卿摄冢宰。晋卿上表恳辞曰：“臣以昔者天子居丧之时，百官听于冢宰者，盖君幼小，御极事殷，情理当然。沿革不一，今古异同，而周武、汉文，合于通变，垂范作则，可举而行。又士或墨绁，时遇金革，岂非衔恤，谓义在断恩。且百善之至，无加于孝也，其有容瘁心绝，指景悼生，此匹夫守节之常情，殊王者嗣续之大计。昨二十日，陛下于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遗顾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则知所略不为害，所存是适权，防威灭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纯至，天地明察。伏以报劬劳之恩，申罔极之思，终身之痛，岂计朝夕！但以一日之内，万务在中，须达宸聪，始成国政。百僚万姓及僧道耆寿等，相顾聚言，以臣老且无能，愚岂测圣，况久无居摄，臣不敢奉诏。特乞陛下遵遗命，三日而政。臣博听众情，不胜恳愿，伏望割痛抑哀，则天下悲幸。”上号泣从之。时晋卿年已衰暮，又患两足，上特许肩舆至中书，入阁不趋，累日一视事。历三朝，皆以谨密见称。

广德初，吐蕃寇长安。晋卿时病卧于私第，蕃闻之，輿入逼胁，晋卿闭口不言，贼不敢害。及上自陕至，册为太保，罢知政事，又诏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辍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员护丧事，缘葬诸物并官给，赙绢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议谥曰“懿献”。初，晋卿东都留守，引用大理评事元载为推官。至是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怀旧恩，讽有司改谥曰文贞。大历七年，令配享肃宗庙庭。

裴冕，河东人也，为河东冠族。天宝初，以门荫再迁渭南县尉，以吏道闻。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采访使，表为判官。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冕虽无学术，守职通明，果于临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时宰臣李林甫方窃权柄，人咸惧之，鉷宾佐数百，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累迁员外郎中。

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曰：“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銮舆，退居储贰，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言之过也？”冕与杜鸿渐又进曰：“殿下藉累圣之资，有天下之表。元贞万国，二十余年，殷忧启圣，正在今日。所从殿下六军将士，皆关辅百姓，日夜思归。大军一散，不可复集，不如因而抚之以从众，臣等敢以死请。”凡劝进五上，乃依。肃宗即位，以定策功，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倚以为政。

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人不愿者，科令就之，其价益贱，事转为弊。肃宗移幸凤翔，罢冕知政事，迁右仆射。两京平，以功封冀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寻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入为右仆射。永泰元年，与裴遵庆等并集贤待制。代宗求旧，拜冕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冕以幸臣李辅国权盛，将附之，乃表辅国亲昵术士中书舍人刘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贬施州刺史。数月，移

澧州刺史，复征为左仆射。元载秉政。载为新平县尉，王鉞辟在巡内，冕常引之，载颇德冕。会宰臣杜鸿渐卒，载遂举冕代之。冕时已衰瘵，载以其顺己，引为同列。受命之际，蹈舞绝倒，载趋而扶起，代为谢词。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饌，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味于名者。自创巾子，其状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为“仆射样”。初代鸿渐，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利若此。拜职未盈月，卒，大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辍朝三日，赠太尉，赠制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庆，绛州闻喜人也。代袭冠冕，为河东著族。遵庆志气深厚，机鉴敏达，自幼强学，博涉载籍，谨身晦迹，不干当世之务。以门廕累授潞府司法参军，时年已老，未为人所知。随调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断刑狱，举正纲条，理行始著。迁司门员外、吏部员外郎，专判南曹。天宝中，海内无事，九流辐辏会府，每岁吏部选人，动盈万数。遵庆敏识强记，精核文簿，详而不滞，时称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天宝末，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遵庆亦出为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恭俭克己，迟重谨密，颇有时望。上元中，萧华辅政，素知遵庆，每奏见，累称之，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广德初，仆固怀恩阻兵汾上，指中官为词，上以遵庆忠纯，特遣往汾州宣慰怀恩。遵庆既见怀恩，具陈朝旨，怀恩引过听命，将随遵庆朝谒，为副将范志诚以邪说惑之，怀恩遂以惧死为词。会蕃寇陷京师，乘舆幸陕，遵庆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舆还京，以遵庆为太子少傅。永泰元年，与裴冕等并于集贤院待制，罢知政事。寻改吏部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时选人天兴县尉陈瑄

于铨庭言词不逊，凌突无礼，代宗诏付遵庆于省门鞭三十，贬为吉州员外司户参军。遵庆敦守儒行，老而弥谨。尝为风狂族侄挝登闻鼓告以不顺，上知遵度，不省，其见信如此。大历十年十月薨于位，年九十余。

遵庆初登省郎，尝著《王政记》，述今古礼体，识者览之，知有公辅之量。

子向，字僖仁，少以门荫历官至太子司议郎。建中初，李纾为同州刺史，奏向为从事。硃泚反，李怀光又叛河中，使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纾来奔奉天，向领州务。贵先因胁县尉林宝役徒板筑，不及期，将斩之，吏人百姓奔窜。向即诣贵先军垒，以逆顺之理责之，贵先感悟，遂来降，故同州不陷。向由是知名。累为京兆府户曹，转栎阳、渭南令，奏课皆第一，朝廷亟闻其理行，擢为户部员外郎。

德宗季年，天下方镇副将卒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遂就而授之节制。向已选为太原少尹，德宗召见喻旨，寻用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转郑州。又复为太原少尹，兼河东节度副使。改晋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迁虢州刺史。入为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入为大理寺卿，出迁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三岁，拜左散骑常侍，自常侍复为大理。

向本以名相子，以学行自饬，谨守其门风。历官仁智推爱，利及于人。至是，以年过致政，朝廷优异，乃以吏部尚书致仕于新昌里第。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挈而随之。有孤茆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给，至今称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赠太子少保。

子寅，登进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

子枢，字纪圣，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宰相杜审权出镇河

中，辟为从事，得秘书省校书郎，再迁蓝田尉。直弘文馆。大学士王铎深知之，铎罢相失职，枢亦久之不调。从僖宗幸蜀，中丞李焕奏为殿中侍御史，迁起居郎。中和初，王铎复见用，以旧恩徙为郑滑掌书记、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入朝历兵、吏二员外郎。龙纪初，擢拜给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纬尤深奖遇。大顺中，纬以用兵无功贬官，枢坐累为右庶子，寻出为歙州刺史。乾宁初，入为右散骑常侍，从昭宗幸华州，为汴州宣谕使。

初，枢自歙州罢郡归朝，路经大梁，时硃全忠兵威已振，枢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枢传诏，全忠皆禀朝旨，献奉相继，昭宗甚悦，迁兵部侍郎。时崔胤专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结，改枢吏部侍郎。未几，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华州，崔胤贬官，枢亦为工部尚书。天子自岐下还宫，以枢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为广南节度使。制出，硃全忠保荐之，言枢有经世才，不可弃之岭表，寻复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累兼吏部尚书，判度支。崔胤诛，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从昭宗迁洛阳，驻蹕陕州，进右仆射、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尝奏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诸相议，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恐非元帅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闻枢言，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切齿含怒。柳璨闻全忠言，寻希旨罢枢相位，和陵祔享，拜尚书左仆射。五月，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寻再贬陇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杀之于白马驿，投尸于河，时年六十五。

史臣曰：晋卿谨身莅事，足为纯臣，避寇全忠，固彰大节。

然博达精审，岂不知宽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顺胥吏之意，悦附张倚，欺罔时君。生为重臣，谄林甫之势也；殁改美谥，引元载之恩焉。或言晋卿不为巧宦者，诚不信也。冕力赞中兴，名居大位，奉公抱义，可以致身；卖官度僧，是何为政？及其老也，贪冒尤深。遵庆学术贞明，为国忠所出；恭俭谨密，遇萧华素知。位重行纯，老而弥笃，彼二公固有惭德。向克荷堂构，不坠门风。枢因盗而振，盗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远刑，盖虑此也。

赞曰：奥矣晋卿，贪哉裴冕。遵庆父子，及之者鲜。

列传第六十四

鲁炅 裴来瑱 周智光

鲁炅，范阳人也。身長七尺余，涉猎书史。天宝六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使至陇右，翰尝设宴，真卿谓翰曰：“中丞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得无人乎？”炅时立在阶下，翰指炅曰：“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后以陇右破吐蕃跳荡功，累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员，赐紫金鱼袋。

禄山之乱，选任将帅。十五载正月，拜炅上洛太守，未行，迁南阳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御使。寻兼御史大夫，充南阳节度使，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湓水之南，筑栅，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贼将武令珣、毕思琛等来击之，众欲出战，炅不许。贼于营西顺风烧烟，营内坐立不得，横门扇及木争出，贼矢集如雨，炅与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余众尽没。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襄阳太守徐浩未至，裨将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炅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寻而潼关失守，贼使哥舒翰招之，不从。又使伪将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颍川太守来瑱、襄阳太守魏仲犀合势救之。犀使弟孟驯为将，领兵至明府桥，望贼而走，众遂大败。炅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鼠一头至四百文，饿死者相枕藉。肃宗使中官将军曹日

昇来宣慰，路绝不得入。日昇请单骑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贼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颜真卿适自河北次于襄阳，谓仲犀曰：“曹使既果决，不顾万死之地，何得沮之！纵为贼所获，是亡一使者；敬得入城，则万人之心固矣。公何爱焉？”中官冯廷环曰：“将军必能入，我请以两骑助之。”日昇又自有僭骑数人，仲犀又以数骑共十人同行。贼徒望见，知其骁锐，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灵众初以为望绝，忽有使来宣命，皆踊跃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阳取粮，贼虽追之，不敢击，遂以一千人取音声路运粮而入，贼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数月。

灵在围中一年，救兵不至，昼夜苦战，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众持满传矢突围而出南阳，投襄阳。田承嗣来追，苦战二日，杀贼甚众。贼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阳节度使。时贼志欲南侵江、汉，赖灵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师收两京，承嗣、令珣等奔于河北。南阳遭大乱之后，距邓州二百里，人烟断绝，遗骸委积于墙堑间。

十二月，策勋行赏。诏曰：“特进、太仆卿、南阳郡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节度事、上柱国、金乡县公鲁灵，蕴是韬略，副兹节制，竭节保邦，悉心陷敌。表之旗帜，分以土田。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乾元元年，兼郑州刺史，充郑、陈、颍、亳等州节度使。上元二年，为淮西襄阳节度使、邓州刺史。十月，与朔方节度使司徒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节度同围安庆绪于相州。灵领淮西、襄阳节度行营步卒万人、马军三百，以李抱玉为兵马使，灵分界知东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贼将史思明自范阳来救，战于安阳河北，王师不利，灵中流矢奔退。时诸

节度以回纥战败，因而退散，尽弃军粮器械，所过虏掠，灵兵士剽夺尤甚，人因惊怨。五日，至新郑县，闻郭子仪已整众屯谷水，李光弼还太原，灵忧惧，仰药而卒。

裴伾，以门荫入仕，累迁京兆府司录参军。来瑱镇陕州，引为判官；瑱移襄州，又为瑱行军司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败，逗留不行，伾密表闻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恶之，密诏以伾代瑱为襄州刺史，充防御使。伾本镇谷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阳。时瑱亦奉诏依旧任，瑱遂设具于江津以俟之。伾初声言假道入朝，及见瑱，即云奉代，且欲视事。瑱报曰：“瑱已奉恩命复任此。”伾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军，因与瑱兵交战，伾大败，士卒死伤殆尽。伾走还谷城旧营，瑱追擒之。朝旨务安汉南，乃归咎于伾。宝应元年七月，敕曰：“前襄州刺史裴伾，性本顽疏，行惟狂悖。顷因试用，爰委军戎，守在要冲，无闻方略。所以申命来瑱，重抚汉南，即宜奔赴阙廷，谢其旷职。而乃顾惜名位，轻图异端，诬构忠良，妄兴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无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转输之物，军国所资，擅为费用，其数甚广。据其抵犯，合置严诛。但自朕登极以来，屡施恩宥，肆诸朝市，所未忍为。宜宽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谪，宜除名，长流费州。”

伾器局轻褊，初兴师徒，给用无节。及败挠，迟回赴召，将至京师，会有是命。既行，至蓝田驿，赐自尽。

来瑱，邠州永寿人也。父曜，起于卒伍。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后为右领军大将军、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宝应元年，以子贵，赠太子太保。

瑱少尚名节，慷慨有大志，颇涉书传。天宝初，四镇从职。

十一载，为左赞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军司马。玄宗诏朝臣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各一人。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之略，临事能断，堪当御侮之任。丁母忧，以孝闻。

安禄山反，张垪复荐之，起复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颍川太守。贼攻之。城中积粟素多，瑱缮修有备。贼继至城下，瑱亲射之，无不应弦而毙。贼使降将毕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将，城下拜泣吊瑱，瑱不应。前后杀贼颇众，咸呼瑱为“来嚼铁”。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摄御史中丞、本郡防御使及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鲁炅败于叶县，退守南阳，乃以瑱为南阳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东道节度防御处置等使以代炅。寻以嗣虢王巨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因奏炅守南阳，诏各复本位。贼攻围南阳累月，瑱分兵与襄阳节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驯将兵至明府桥，望风败走，贼追蹙，大败而还。兵素少，遇败，人情恟惧，瑱绥抚训练，贼不能侵。诏为淮南西道节度使。收复两京，与鲁炅同制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颍国公，食实封二百户，余如故。

乾元元年，召为殿中监。二年，初除凉州刺史、河南节度经略副大使。未行，属相州官军为史思明所败，东京震骇。元帅司徒郭子仪镇谷水，乃以瑱为陕州刺史，充陕、虢等州节度，并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军将张维瑾、曹玠率众谋乱，杀刺史史翊。以瑱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

上元三年，肃宗召瑱入京。瑱乐襄州，将士亦慕瑱之政，因讽将吏、州牧、县宰上表请留之，身赴诏命，行及邓州，复诏归镇。肃宗闻其计而恶之。后吕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惧其得士心，以瑱为邓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唐、

复、郢、随等六州节度，余并如故。俄而淮西节度王仲昇与贼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初，仲昇被围累月，吕諲病于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构己，遂顾望不救。及师出，仲昇已没。裴_í频表陈瑱之状，谋夺其位，称“瑱善谋而勇，崛强难制，宜早除之，可一战而擒也。”肃宗然之，遂以瑱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光、沔节度观察，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观察使，外示尊崇，实夺其权也。加裴_í兼御史中丞、襄邓等七州防御使以代之。瑱惧不自安，上表称“淮西无粮馈军，臣去秋种得麦，请待收麦毕赴上”，复讽属吏请留之。裴_í于商州召募，以窥去就。

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复授瑱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官如故，潜令裴_í图之。其月十九日，裴_í率众浮汉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谋于帐下，副使薛南阳曰：“尚书奉诏留镇，裴_í以兵代，是无名也。且_í之智勇，非尚书敌也，众心归尚书，不归于_í。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烧城市，我众必惧而乱，彼乘乱而击，则可忧也。若及明而至，尚书破之必矣。”翌日平明，_í督军士五千列于谷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阵，呼_í将士告之曰：“尔何事来？”曰：“尚书不受命，谨奉中丞伐罪人。若尚书受替，谨当释兵。”瑱曰：“恩制复除瑱此州。”及取告身敕书以示_í，_í军皆曰：“伪也。承命讨君，岂千里空归，富贵在于今日。”遂争射之。瑱奔归旗下，薛南阳曰：“事急矣，请以三百骑为奇兵，尚书勿与之战。”两军相见，遂以麾下旁万山而出其背，表里夹击，_í军大败，投水而死，杀获殆尽。_í及弟荐脱身北走，妻子并为瑱所擒，瑱甚厚抚之。因抗表谢罪。擒_í于申口，送至京师，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故驿。

八月，瑱入朝谢罪，代宗特宠异之，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代左仆射裴冕充山陵使。时中官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居中用事，发瑱言涉不顺，王仲昇贼平来归，证瑱与贼合，故令仲昇陷贼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诏曰：

《春秋》之义，贵在于必书；君臣之间，法存于无赦。沮劝式遵于前典，进退莫匪于至公，恶稔既彰，明罚难贷。开府仪同三司、行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颍国公来瑱，谬当任用，素乏器能，亟历班荣，累经节制。莅职蔑闻于成绩，登朝虚美于崇名。顷者分阃颁条，久淹江、汉。或频征不至，或移镇迟留，实乖堂陛之仪，爰及干戈之忿。朕以旧臣宿将，道在含弘，会其来庭，用甄后效。超登宰辅，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山陵先远，事委近臣，谋谟素阙于大猷，卜祝颇闻于私议。实亏周慎，且间枢言，何以辅弼鼎司，仪刑簪绂？据其所犯，合置殊科。以尝侍轩闼，用存宽免之辜；緬范旧章，兼膺黜削之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

宝应二年正月，贬播州县尉员外置。翌日，赐死于鄆县，籍没其家。瑱之被刑也，门客四散，掩于坎中。校书郎殷亮后至，独哭于尸侧，货所乘驴以备棺衾，夜诣县令长孙演以情告之，演义而从之。亮夜葬而祭，走归京师。代宗既悟元振之诬构，积其过而配流秦州。

先是，瑱行军司马庞充统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闻瑱死，将士鱼目等回兵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御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阳与右兵马使梁崇义不叶相图，为崇义所杀。朝廷授崇义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义瑱立祠，四时拜飨，不居瑱及正堂视事，于东厢下构一小室而寝止，抗疏哀请收葬，

优诏许之。广德元年，追复官爵。

周智光，本以骑射从军，常有戎捷，自行间登偏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镇陕州，与之昵狎。朝恩以扈从功，恩渥崇厚，奏请多允，屡于上前赏拔智光，累迁华州刺史、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永泰元年，吐蕃、回纥、党项、浑、奴厮等十余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智光邀战，破于澄城，收驼马军资万计，因逐贼至鄜州。智光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坑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惧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优容，俾杜冕使梁州，实避仇也。

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专杀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孙庞充。充方居纒经，潜行，智光追而斩之。又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石，据州反。智光自鄜坊专杀，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结其心。初，与陕州节度使皇甫温不协，监军张志斌自陕入奏，智光馆给礼慢，志斌责其不肃。智光大怒曰：“仆固怀恩岂有反状！皆由尔鼠辈作福作威，惧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为尔作之。”因叱下斩之，脔其肉以饲从者。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店，横死者众。优诏以智光为尚书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诏慢骂曰：“智光有数子，皆弯弓二百斤，有万人敌，堪出将入相。只如挟天子令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历数大臣之过。元仙股怵，智光增绢百匹遣之。于州郭置生祠，俾将吏百姓祈祷。

大历二年正月，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时同、华路绝，上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焉。

子仪奉诏将出师，华州将士相顾携贰。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仪。贬智光为澧州刺史，散官勋封如故。乃听将一百人随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将士官吏，一无所问。乃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使；又以大理卿敬括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长春宫等使。是日，智光为帐下将斩首，并子元耀、元干等二人来献。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斩以示众。判官监察御史邵贲、都虞候蒋罗汉并伏诛，余党各以亲疏准法定罪。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太庙、七陵。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观，次潼关，闻智光阻兵，驻所部将往御之。及智光死，忠臣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

史臣曰：尝读《李陵传》，战败不能死，屈节降虏庭，君不得为忠臣，母不得为孝子，每长叹久之。炁收湓水败众，守南阳孤城，每蹈危机，竟效死节，料敌虽非其良将，事君不失为忠臣。裴旻浮躁无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军政，得士心，庶几千城御侮者哉！始固名位，为裴旻巧言；终归朝廷，遭元振诬构。赐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旧将立祠，门吏偷葬，出将入相，一至于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与论。

赞曰：鲁炁竭节，来瑱枉死。裴旻凶人，智光逆子。

列传第六十五

崔器 赵国珍 崔瓘 敬括 韦元甫 魏少游 卫伯玉 李承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礼，状貌丰硕，饮酒过斗。贞观中，拜驸马都尉，尚神尧馆陶公主。父肃然，平阴丞。

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举明经，历官清谨。天宝六载，为万年尉，逾月拜监察御史。中丞宋浑为东畿采访使，引器为判官；浑坐赃流贬岭南，器亦随贬。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录，转都官员外郎，出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于贼，仍守奉先。居无何，属贼党同罗叛贼，长安守将安守忠、张通儒并亡匿。又渭上义兵起，一朝聚徒数万，器惧，所受贼文牒符敕，一时焚之，榜召义师，欲应渭上军。及渭上军破，贼将崔乾祐先镇蒲、同，使麾下骑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灵武。

器素与吕諲善，諲引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从肃宗至凤翔，加礼仪使。克复二京，为三司使。器草仪注，驾入城，令陷贼官立于含元殿前，露头跣足，抚膺顿首请罪，以刀杖环卫，令扈从群官宰臣已下视之。及收东京，令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如西京之仪。器性阴刻乐祸，残忍寡恩，希旨奏陷贼官准律并合处死。肃宗将从其议。三司使、梁国公李岷执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陈希烈、达奚珣斩于独柳树下。后萧华自相州贼中仕贼官归阙，奏云：“贼中仕官等重为安庆绪所驱，胁至相州，初闻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已下，皆相顾曰：‘我等国家见待如此，悔恨何及。’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复摇。”肃宗曰：“朕几为崔器所误。”

吕諲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肿，月余疾亟，瞑目则见达奚珣，叩头曰：“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器答曰：“达奚大尹尝诉冤于我，我不之许。”如是三日而器卒。

赵国珍，牂柯之苗裔也。天宝中，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时南蛮阁罗凤叛，宰臣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代宗践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书。大历三年九月，以疾终，赠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闻，莅职清谨。累迁至澧州刺史，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居二年，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有司以闻，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以甄能政。迁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瓘到官，政在简肃，恭守礼法。将吏自经时艰，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历五年四月，会月给粮储，兵马使臧玠与判官达奚珣忿争，珣曰：“今幸无事。”玠曰：“有事何逃？”厉色而去。是夜，玠遂构乱，犯州城，以杀达奚珣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闻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河东人也。少以文词称。乡举进士，又应制登科，再迁右拾遗、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为果州刺史。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简淡，在职不务求名，因循而已。大历初，叛臣周智光伏诛，诏选循良为近辅，以括为同州刺史。岁余，入为御史大夫。迟重推诚于下，未尝以私害公，士颇称焉；而从容养望，不举纲纪，士亦以此少之。大历六年三月卒。

韦元甫，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术知

名。本道采访使韦涉深器之，奏充支使，与同幕判官员锡齐名。元甫精于简牍，锡详于讯覆，涉推诚待之，时谓“员推韦状”。

“元甫有器局，所莅有声，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大历初，宰臣杜鸿渐首荐之，征为尚书右丞。会淮南节度使缺，鸿渐又荐堪当重寄，遂授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在扬州三年，政尚不扰，事亦粗理。大历六年八月，以疾卒于位。

魏少游，钜鹿人也。早以吏干知名，历职至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肃宗幸灵武，杜鸿渐等奉迎，留少游知留后，备宫室扫除之事。少游以肃宗远离宫阙，初至边藩，故丰供具以悦之。将至灵武，少游整骑卒千余，干戈耀日，于灵武南界鸣沙县奉迎，备威仪振旅而入。肃宗至灵武，殿宇御幄，皆象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肃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为！”命有司稍去之。累迁卫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议率朝臣马以助军，少游与汉中郡王瑀沮其议，上知之，贬渠州长史。后为京兆尹，请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诸王、驸马中期周已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县丞簿尉，敕从之。迁刑部侍郎。

大历二年四月，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赵国公。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小胥，事刘希暹，恃鱼朝恩之势，恣行凶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诛，元载当权，纳明观奸谋，容之，特令江西效力。明观未出城，百姓万众聚于城外，皆怀砖石候之，期投击以快意。载闻之，特令所由吏拥百姓入城内，由是获免。在洪州二年，少游为观察使，承元载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到州，即日杖杀，识者以是减魏之名，多路之政。大历六年三

月己未卒于官，赠太师。

少游居职，缘饰成务，有规检，善任人，果于集事。前后四领京尹，虽无鹤赫之名，而龊龊廉谨，有足称者。

卫伯玉，有膂力，幼习艺。天宝中杖剑之安西，以边功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兴师靖难，伯玉激愤，思立功名，自安西归长安。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乾元二年十月，逆贼史思明遣伪将李归仁铁骑三千来犯，伯玉以数百骑于疆子坂击破之，积尸满野，虏马六百匹，归仁与其党东走。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献俘百余人至阙下，诏解缚而赦之，迁伯玉神策军节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领众西下图长安，史朝义率其党夜袭陕州。伯玉以兵逆击，大破贼于永宁。贼退，进位特进，封河东郡公。

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封城阳郡王。大历初，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时议丑之。大历十一年二月入觐，以疾卒于京师。

李承，赵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远之孙，国子司业蕃之第二子也。承幼孤，晁鞠养之。既长，事兄以孝闻。举明经高第，累至大理评事，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数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监察御史。淮南节度使崔圆请留充判官，累迁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圆卒，历抚州、江州二刺史，课绩连最。迁检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寻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时梁崇义纵恣倨慢，朝廷将加讨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数崇义过恶，请率先诛讨。

上悦之，每对朝臣多称希烈忠诚。承自黜陟回，因奏之曰：“希烈将兵讨伐，必有微勋，但恐立功之后，纵恣跋扈，不禀朝宪，必劳王师问罪。”上初未之信。无几，希烈既平崇义，果有不顺之迹，上思承言，故骤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晋绛都防御观察使。九月，转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盐铁等使。希烈既破崇义，拥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虑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请单骑径行。既至，希烈处承于外馆，迫胁万态，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虏阖境所有而去，襄、汉为之空。承治之一年，颇得完复。

初，希烈虽归蔡州，留将校等于襄州守当时所掠得财帛什物等，后使襄、汉，往来不绝。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谋杀希烈，以众归朝，多承首建谋也。累赐密诏褒美之。承寻改检校工部尚书，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于位，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承少有雅望，至其从官，颇以贞廉才术见称于时。

史臣曰：自古酷吏滥刑，幸免者多矣，苟无强魂为崇，沮议者惑焉。器深文乐祸，居官令终，非达奚诉冤，无以显其阴责矣。国珍守黔溪，瓘修礼法，括推诚驭下，元甫为政宽简，少游规检集事，皆可称者。伯玉破敌立功，足为猛士，丁忧冒宠，终是武夫。承忠恣谋议，勤劳尽瘁，方之者鲜矣。

赞曰：崔器深文，达奚作崇。七子伊何？李承为最。

列传第六十六

肃宗、代宗诸子 肃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卫王泌 彭王仪 兖王侗 泾王侔
郢王荣 襄王伋 杞王倓 召王偲 恭懿太子伾 定王侗
淮阳王禧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连
韩王迺 简王遘 益王乃 隋王迅 荆王选 蜀王溯 忻王造
韶王暉 嘉王运 端王遇 循王邈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肃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孙氏生越王
係，张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卫王泌，陈婕妤生彭王仪，韦
妃生兖王侗，张美人生泾王侔，裴昭仪生襄王伋，段婕妤生杞
王倓，崔妃生召王偲，张皇后生恭懿太子伾、定王侗，宫人生
郢王荣、宋王禧。

越王係，本名儋，肃宗第二子也。天宝中，封南阳郡王，
授特进。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赵王。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
之兵溃于河北，史思明僭号于相州，王师未集，朝廷震骇。诏
以李光弼握兵关东以代子仪。光弼请以亲贤统师，七月，诏曰：

握兵之要，古先为重；命帅之道，心膺攸凭。是知靖难夷
凶，必资于金革；总戎授律，实仗于亲贤。盖将底宁邦家，保
息黎献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鸿绪，往属元凶暴乱，中夏不宁。
上凭宗社之灵，下藉熊黑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
顷以河朔残妖，尚稽天讨，蛇豕窃依于城堡，涂炭久被于齐氓，
朕为人父母，宁忘闵念。虽好生息战，每冀其归降；而余孽昧
恩，靡闻于悔祸。所以轩后亲征于獯鬻，周文致役于昆夷，古

之用兵，盖非获已。赵王亼系幼稟异操，夙怀韬略，负东平之文学，蕴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爱敬以立身；志尚权谋，有经通之远智。知子者父，方有属于维城；择能而授，俾克申于戎律。且凶徒啸聚，颇历岁时，恶既贯盈，理当扑灭。君亲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龙豹之韬，永清泉獍之类。可充天下兵马元帅，仍令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光弼副知节度行营事。应缘军司署置，所司准式。

九月，史思明陷洛阳，光弼以副元帅董兵守河阳，王不出京师。十月，下诏车驾亲征，谏官论奏乃止；王请行，不许。三年四月，改封越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弥留。皇后张氏与中官李辅国有隙，因皇太子监国，谋诛辅国，使人以肃宗命召太子入宫。皇后谓太子曰：“贼臣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顷矫制命，逼徙圣皇。今圣体弥留，心怀怏怏，常忌吾与汝。又闻射生内侍程元振结托黄门，将图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太子泣而对曰：“此二人是陛下勋旧内臣，今圣躬不康，重以此事惊挠圣虑，情所难任。若决行此命，当出外徐图之。”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乃召亼系谓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复以除辅国谋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亼系曰：“能。”后令内谒者监段恆俊与越王谋，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元振握兵于凌霄门候之，太子既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此事。圣恙危笃，吾岂惧死不赴召乎？”元振曰：“为社稷计，行则祸及矣。”遂以兵护太子匿于飞龙殿。丙寅夜，元振、辅国勒兵于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谋内侍硃光辉、段恆俊等百余人。禁系幽皇后于别殿，侍者十数人随之。是日，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

亼系子：建、逌、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

授殿中监同正员；追封兴道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逾封齐国公，光禄卿同正员。

承天皇帝倓，肃宗第三子也。天宝中，封建宁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员。英毅有才略，善射。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谕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违离左右，俟吾见上奏闻。”倓于行宫谓太子曰：“逆胡犯顺，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夫有国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从至尊入蜀，则散关已东，非皇家所有，何以维属人情？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广平王亦赞成之，于是令李辅国奏闻。玄宗欣然听纳，乃分从官、士卒以遣之。时败卒胆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倓自选骁骑数百卫从，每苍黄颠沛之际，血战在前。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倓涕泗不自胜，上尤怜之，军士属目归于倓。至灵武，太子即帝位。广平既为元子，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侍臣曰：“广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广平地当储贰，何假更为元帅？”左右曰：“广平今未册立，艰难时人尤属望于元帅。况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之元帅，抚军也，广平为宜。”遂以广平为元帅，倓典亲军，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

时张良娣有宠，倓性忠讷，因侍上屡言良娣颇自恣，辅国连结内外，欲倾动皇嗣。自是，日为良娣、辅国所构，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肃宗怒，赐倓死。既而省悟，悔之。

明年冬，广平王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泌与上有东宫之旧，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之所间，欲图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计，

割爱而为之所也。”泌对曰：“尔时臣在河西，岂不知其故。广平兄弟，天伦笃睦，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无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

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宁之冤，追赠齐王。大历三年五月，诏曰：“故齐王亓炎，承天祚之庆，保鸿名之光。降志尊贤，高才好学，艺文博洽，智略宏通。断必知来，谋皆先事，识无不达，理至逾精。乃者寇盗横流，銮舆南幸。先圣以宸扆之恋，将侍君亲；惟王以宗庙之重，誓宁家国。克协朕志，载符天时，立辨群议之非，同献五原之计。中兴之盛，实藉奇功。景命不融，早从厚窆，天伦之爱，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东海，顷加表饰，未极哀荣。夫以参旧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业，而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称，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缙膺大宝，不及让王之礼，莫申太弟之嗣，所怀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宠锡攸宜。敬用追谥曰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谥曰恭顺皇后。有司准式，择日册命，改葬于顺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焉。”

卫王泌，肃宗第四子。天宝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监同

正员。早薨。宝应元年五月，追赠卫王。

彭王仅，肃宗第五子。天宝中，封新城郡王，授鸿胪卿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关东用兵，人情震惧，群臣请以亲王遥统兵柄。三年四月诏曰：

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内封子弟，外建藩维。故周称百代，抑闻麟趾之美；汉命六官，亦树犬牙之制。历考前载，率由旧章。朕以薄德，纘承鸿绪，属豺狼未殄，金革犹虞。赖文武羣臣，协心同德，庶克清于玄昆，期永保于皇图。且授钺分符，义已先于用武；又维城作翰，道方弘于建亲。咨尔分阃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仅等，银潢毓庆，璿萼分辉，忠孝稟于天成，文武称其备用。今三秦之地，万国来庭，诚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胜，是资固本，委以临戎。彭王仅可充河西节度大使，兗王僩可充北庭节度大使，泾王侔可充陇右节度大使，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兴王侑可充凤翔节度大使。

仅，是岁薨。子镇，授太仆卿同正员，封常山郡王。

兗王僩，肃宗第六子。母韦妃，刑部尚书坚之妹。肃宗在东宫，选为太子妃，生僩及永和公主。坚后为李林甫诬构被诛，太子惧，奏请与妃离异，于别宫安置，僩，天宝中封颍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兗王。乾元三年，领北庭节度大使。宝应元年薨。

泾王侔，肃宗第七子。天宝中，封东阳郡王，授光禄卿同正员。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泾王。乾元三年，领陇右节度大使。兴元元年薨。

郾王荣，肃宗第八子。天宝中，封灵昌郡王。早世。宝应元年五月，追赠郾王。

襄王伣，肃宗第九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襄王。贞元七

年正月薨。

杞王倓，肃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贞元六年六月赠为昭仪。倓，至德二载封，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肃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伾，肃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载封兴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伾，皇后张氏所生，上尤钟爱。后屡危太子，欲以兴王为储贰，会薨而止。七月丁亥，诏曰：

厚礼所以饰终，易名所以表行。况情钟天属，宠及褒封，载畴加等之美，式备元储之赠，永怀轸念，有恻彝章。第十二子故兴王伾，毓庆璿源，分华若木，天资纯孝，神假聪明。河间聚书，幼闻乐善之旨；延陵听乐，早得知音之妙。顷以暂婴沉痾，殆积旬时，而资敬益彰，颖悟逾爽。爱亲之恋，言不间于斯须；告诀之辞，事先符于梦寐。顾惟至性，实切深哀。将胙土析珪，载崇藩翰，闻《诗》对《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岂期天丧。瑶英始茂，遽摧于当春；隙驷俄迁，忽沉于厚夜。兴言痛悼，阅惜良深。宜赙宠于青宫，俾哀荣于玄窆。可赠太子，谥曰恭懿。应缘丧葬，所司准式，仍令京兆尹刘晏充监护使。

诏宰臣李揆持节册命。十一月，葬于高阳原。其哀册曰：

维上元元年，太岁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节凤翔等四州节度观察大使兴王伾，薨于中京内邸，殯于寝之西阶。粤八月丁亥，册赠皇太子，庙号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诏葬于长安之高阳原，礼也。燕隧开封，龙輶进轍，陈祖戟而就位，俨涂刍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闷景，悯璿萼之罹霜，瞻龙綈而增思，怀雁池而永伤。考谥惟古，褒崇有式。爰诏史司，恭宣懿德。其辞曰：

惟天祚唐，累叶重光，中兴宸景，再纽乾纲。本枝建国，

磐石疏疆，克开龙胤，实曰贤王。骊源孕彩，日干腾芳，深仁广孝，蕴艺含章。秀发童年，惠彰龀齿，蹈礼知方，承尊叶旨。对日流辩，占凤擅美，鲁、卫后尘，间、平绝轨。胡孽初构，王师未班，爰从襁褓，载历险艰。爰备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禀训，动不违颜。礼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坛受帅。玉质金声，文经武纬，乐善为宝，崇儒是贵。浚哲外朗，温文内深，阅书成诵，观乐表音。《五经》在口，六律谐心，才优艺洽，绝古超今。蛇豕犹梗，寰区未义。涤虑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荤血，心依定惠。庶福邦家，俾清凶秽。雾露婴疾，聪明害神，沉 彖始遘，弥旷盈旬。止虑无扰，发言有伦，在膏方亟，问膳逾勤。云物告征，星辰变象，楚药无救，秦医莫仗。灵仪窅而上宾，徽音邈其长往。违旧邸于青社，即幽陵于黄壤。呜呼哀哉！魂气夺兮去何之，精灵存兮孝有思。念君亲之永隔，托梦寐而来辞。延桂宫而震悼，贯椒壶而缠悲。旌遗芳于碣馆，赍新命于储闈。呜呼哀哉！先远戒候，占龟献吉。指鹑野而西临，背凤城而右出。天惨惨而苦雾，山苍苍而噎日。望驰道而长辞，赴幽涂而永毕。呜呼哀哉！生为宠王兮宸爱所钟，殁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于洞府，阅银槃于泉宫。金石谁固，人生有终，简册攸记兮德音无穷。敢直词于篆美，庶永代而成风。呜呼哀哉！

昭薨时年八岁。既薨之夕，肃宗、张后俱梦昭有如平昔，拜辞流涕而去。帝方寝疾，追念过深，故特以储闈之赠宠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肃宗第十三子。亦张后所生，昭之母弟。至德二载，封定王。宝应初薨，时年甚幼。

宋王僖，肃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阳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

太子，独孤皇后生韩王迥；余十七王，旧史不载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宝应元年，封郑王。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王好读书，以儒行闻。大历九年薨，废朝三日，由是罢元帅之职。上惜其才早夭，册赠昭靖太子，葬于万年县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历九年冬，田承嗣谋乱河朔，时郑王居长，典兵师，不幸薨落，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议请封亲王，分领戎师，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诏曰：

虞、夏之制，诸子疏封；汉、魏以还，十连授律。是用锡珪班瑞，盘石开疆，信通邑之纪纲，为中都之屏翰。然则旌钺之寄，推择攸难，因亲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连、第七子迥、第八子邁、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运、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遘、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逵、第二十子逸等，并敏茂纯懿，禀于衷诚，温良孝恭，形于进对，动皆合义，居必有常。可以理众靖人，抚封宣化，而总列城之赋，缮分阃之谋，克勤公家，允辅王室。今则均茅社之宠，盛槐庭之仪，授钺登车，嗣兹朝典，维城之固，尔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岭南节度支度营田、五府经略观察处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节度大使；连可封恩王；韩王迥可汴、宋等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邁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运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遘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并可封开府仪同三司。

是时，皇子胜衣者尽加王爵，不出阁。德宗朝，述为诸王之长。时分命中使周行天下，求访沈太后，诏以睦王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书乔琳副之。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历十年，封郴王，领渭北鄜坊节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连，代宗第六子。大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韩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宠，既生而受封，虽冲幼，恩在郑王之亚。宝应元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时年四十七。

简王遘，代宗第八子。大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简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乃，代宗第九子。大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历十年封，兴元元年薨。

荆王选，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赠开府仪同三司。

蜀王溯，代宗第十二子。大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历十年封，仍领昭义军节度观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暉，代宗第十四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二年薨。

嘉王运，代宗第十五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第十六子。大历十年封，贞元七年薨。

循王遒，代宗第十七子。大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历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艳妻破国，孽子败宗。前代英杰之君，率不免于斯累者，何也？良以爱恶不由于义断，毁誉遽逐于情移。虽申生孝己之仁，卒不能回君父之爱，悲哉！孝宣皇帝当屯剥之运，收忠义之心，忍行爱子之刑，终宥奸阉之罪，大雅君子，为之痛心。张后卒以凶终，固其宜矣。

赞曰：床笫之爱，人情易惑。以义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韵谐金石。褒谥建宁，良堪太息。